

鄭証因著

龍鳳雙俠

上海元昌印書館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7352B

龍鳳雙俠

鄭證園著

(一名一字慧劍)



元昌印書館出版

武俠長篇小說

# 龍鳳雙俠

## 目次

- 第一章 寒夜篝燈孤孀述往事……………一
- 第二章 母亡家破孝子訪仇蹤……………二〇
- 第三章 雪夜探莊揮拳悲鍛羽……………四八
- 第四章 師門惜別仗劍再尋仇……………六九
- 第五章 孽緣前定棲鳳戀遊龍……………九〇
- 第六章 恩愛冤家深宵覘盜蹤……………一二二

# 龍鳳雙俠

鄭證因著

## 第一章 寒夜篝燈孤孀述往事

在錢塘江畔地名老竹坡，這是一個小的村落，百十戶人家，倒很富庶，因為這全村的居民，不是養着船，就是自己有稻田去耕種，這種樂天知命的生活，倒成了一個安樂之鄉，不管年成怎樣，家家積有餘糧，全是那麼很快樂的生活下去，這全村中只有靠南首一個人家，各別的顯淒涼窮困，一段小小的院落，五間茅草的房子，裏面住着只有母子二人，看他這家中的情形，完全從近些年來才漸漸衰敗的，這家人的頂門立戶的男人，已經沒有了，只剩了孤兒寡母，街隣們全招呼這女的叫石大娘，年紀不過四十餘歲，可是形容憔悴，鬢邊已經夾雜了好些白髮，可見她中且在憂悶苦懷中過活着，把這歲月消磨着，她老的更顯快了，這孤兒年已十四歲，名叫容兒，天性頗爲聰穎，只是體力單薄，也就是因爲他從襁褓中，已經遭到家庭的喪亂，把個可憐的母親，陷入愁雲慘霧中，強自支持門戶，過着清苦的生活，這容兒正在發育之時，得不到豐衣足食，體力受着摧殘、更因爲他天性聰明，所以知識也開化的早，一過十歲，漸漸的懂得人情世事，看到母親整天的指着十指作些針線來將就着過活，愁眉

深鎖，不時的坐在屋中哭泣，每逢自己從外面回來，母親竟趕緊拾淚強自展顏，這容兒年歲雖小，可看出娘的心太苦了，總不願意以悲愁苦懊的臉色叫自己看見，可是她那心中定有一件不願意說出來的痛苦，容兒有時問道：娘，爲什麼總這麼悲傷？這樣長了，豈不有傷身體？咱們家中雖是貧寒，娘你熬着我長大了，不就好了麼？這位石大娘聽到容兒這麼勸，臉上作着苦笑，把容兒攬在懷中，悽然說道：我沒有什麼愁煩的事，你不要疑心，娘沒有什麼說不出的事，你只要好好的聽說，在學房裏用心念書，出去掙柴不要淘氣，我一切愁苦的事全可以忘了，你放心，我不會病，我不會死，我爲我的容兒活着，我要巴結你長大成人，在老竹坡也像別人家一樣豐衣足食，叫你成家立業，我們姓石的在老竹坡不至於絕了這一戶，娘就不白受苦了。說到這兒，容兒忽然想起一件事，揚着臉兒向母親問道：娘，我真不明白咱這老竹坡只有一百餘戶人家，怎麼只有咱家中一畝地沒有，一隻船沒有，我爹爹他是什麼時候死的？這裏別人家清明寒食全帶着一家人到他們坟了，燒錢化紙，怎麼娘從來沒有帶我去給我爹爹上坟呢？石大娘被兒子這一問，現在也忍不住了，淚如雨下，竟自哭聲說道：好孩子！你不要問了，這些提起來，娘的心可碎了，你年歲還小，你爹爹的屍骨，葬埋何處，現在不能告訴你，你要是娘的好兒子，從此不要問這些事，你等到長到十六歲，我把你爹爹死去的病情，以及我家中落到這個地步，是誰害的，我定要完全告訴你，我每日給觀世音菩薩叩頭，我就是求佛菩薩保佑着，叫我能多活幾年，能夠看着你長大成人，我更求佛菩薩保佑着我們容兒身體一天比一天健壯起來，能夠替我家頂門立戶，接續香烟，那我也就一切事全

可以放開了。這一番話，說的不明不白，容兒也疑着說這：娘，這是爲什麼？我父親難道身死不明麼，母親你要不告訴我，我可就不聽你的話了。石大娘嘆息一聲道：我知道你是孝子，不會那樣作，從今日起，在佛菩薩面前，你每天叩頭求保佑身體強壯，快快的長大了，我好把一切事完全說與你，現在你要緊自追問，我也不管你了，我只有投江一死，免得害了你。容兒雖說是聰明，究竟是年紀還小，母子是相依爲命，他那敢惹母親着急，忙的說道：娘，不要生氣，我不問了，娘不是說：只要我長到十六歲，就把家事完全告訴我，我定然好好的聽娘教訓，到了時候，你老不要再騙我，石大娘把臉上的淚跡擦乾，靦然說道：我知道你是一個最聽說的一個孩子，好吧！我從此更要痛你，只要到了十六歲，我定然不會失信，把我們家中落到這般情形，一些不再隱瞞，完全告訴我的好兒子，說罷這個話，石大娘愁容盡斂，立刻從米缸中舀了兩碗粗米，當時這種老米是一種極賤的食糧。老竹坡全村雖沒有大富戶，吃飯的食物，也只有他母子二人，石大娘用竹篩子盛着老米，招呼着容兒，趕緊到村外砍些柴回來，我們母子好燒飯，容兒趕緊答應着，去到重地砍柴，石大娘到水邊去淘米，自己蹲在水邊上竹篩子還沒入水中，這水邊因爲一片石坡，清流見底，自己一低頭，水中照見自己的面龐，看到鬚髮已蒼，形容憔悴，未老之年，已經變成這樣，只恐怕這種愁苦煎熬的歲月，未必能容長長的留戀下去了，可嘆容兒那麼聰明的孩子，我竟不能把他撫養大了，學成本領，報父仇，尋骸骨，恐怕不能指望了，自己想到這些事，一邊淘着米，那眼淚一滴一滴的全落在竹篩內，這時更有兩處街隣的少婦和老婆婆，也全到水邊淘米，石大娘趕緊

擦眼淚擦乾，恐怕人笑話，可是隣家看見石大娘在這兒全趕着打招呼，因為這石大娘雖則在這老竹坡村中極貧寒，但是她撫孤教子，非常的令人敬重，更兼品行端正，言語不苟，對待人溫和知禮，令人對於他全是既愛且敬，更憐到她的遭遇。可憐她雖然這麼窮，品格極高，除了自己仗着十個手指頭作些活計，更織些土布，來維持她母子的生活，輕易是不肯受人家的恩惠，對於最近的隣居，也從無乞求借貸，所以遇到她時，反到趕着她打招呼，那位老婆婆拿着米篩子來到石大娘身旁招呼道：大娘，你也做晚飯了，你們容兒呢？石大娘道：吳嬸七。容兒到村外去撿柴，吳嬸七你近來精神這麼好，真是難得這才是修行來的呢！這位老婆婆一邊淘着米，一邊說道：我看到大娘你，我倒不敢不知足，大娘你太苦了。這時那容兒已經帶着一捆乾樹枝走進村來，這個老婆婆還要說話，石大娘恐怕被容兒聽見，含着笑意站起來，把手上的水甩了甩，把篩子端起，含着笑向這老婆婆說道：嬸七我們容兒回來了，你老有功夫到我家中去坐，咱們明天見了。轉身趕緊走開，這位老婆婆望着她的背影，不住的連連嘆息着道：可憐她命運怎的這樣惡，世上的人還有她這麼遭遇的慘麼？這位老婆婆連連的嘆息着，石大娘已然迎着了兒子容兒，一手端着竹篩，一手領着容兒，這孤兒寡母回轉家中，她們這種淒涼孤苦過活着，轉眼間又過了三年的光景容兒每天早晚到郊外撿柴，還到學房中去念書，這學房裏是這老竹坡全村有孩子的入家請來的這麼位老師，因為容兒沒有父親，守節的石大娘指着十指度日，所以不要她家出錢，容兒上學是全村的義舉，全願意供給他，多念幾年書，頂到十六七歲，也好叫他去作一點事，就因為他家中沒有田產，不能再作

那自耕自食的妄想，這天容兒下學回來的很早，可是滿臉淚痕，進得屋來，還是一個勁的哭，石大娘正在廂房木機上織土布，聽見容兒的哭聲，自己正織到一半時，不願意耽誤工夫，遂招呼容兒，怎麼下學回來竟不到我面前來。快快過來，容兒從上房來到廂房中，石大娘把機子停住，問道容兒敢是被老師責打了？你已經這麼大了，反倒不如從前，不好生聽老師的教訓，你叫娘指望什麼呢？容兒忙答道：娘！我焉能那麼不爭氣，年歲越大，反倒不學好，我要那樣也太不孝了，我今天在學房裏，因為老師有事，得出去半日的時光，老師因為我平日規矩，叫我管束着同學，不許打鬧，老師回來，還要給我們講書，只是老師才出書房不久，他們竟造起反來，任意的胡鬧，互相打罵，我任憑怎樣勸，怎樣管，他們只是不聽，後街劉家那個孩子，他竟自把一個小學生嘴唇打破，我責問他為什麼這麼欺負小師弟，他竟自罵起我來，罵的言語叫我無法忍受，說我窮的連一文錢都沒有，只配在學房中當書僮服侍他們，不配當大學長，來管別人，並且我是個沒爹的孩子，這老竹坡就算是可憐我們母子，叫我們住下來，只要我再這麼裝模作樣，跟他們瞪眼，他們定要把我們母子趕出老竹坡，兒實在無法忍耐，和他打了起來，他自己撞在凳子上，把牙齦破，跑回家去，把他那使船的爹爹找來，他那使船的爹爹，也是蠻橫不講理，那麼大人還打了我兩下，還罵我小雜種，說是我到學房中念書是他們的德行，叫我回家問我寡婦媽，我上學是沾了誰的光，娘！這個學房，我可不能去了，我不能受這個氣，我若有父親，誰敢這麼欺負我。容兒這番話出口，石大娘把手中的木梭往地上一擲，抱着容兒，母子號啕大哭起來，石大娘這次可傷心已極，沒有



話安慰可憐兒，母子哭過一陣，還是容兒見傷心過度，自己有些不忍了，反倒勸慰着母親道：娘！不要難過，兒雖然受了辱，好在我已經十四歲了，再過二年我已長大，那時到了娘告訴我家中真情實況的時候，兒要立志好好的作人，好好的去掙一份家業，在這老竹坡揚眉吐氣，也叫欺負我們的人看看。我石金龍（這是說他學房中的學名）不是沒志氣的孩子，娘！你過分悲痛，要把身體哭壞，兒的罪孽可就大了。石大娘止住了悲聲，拭了拭淚痕，嘆息了聲道：容兒！好孩子！委屈你了，你只要有這般志向，娘就是死在九泉也就瞑目了，好孩子！我們母子受了這般羞辱，只好忍耐等待，你長大再爭這口氣吧！好兒子！只要有志氣，有心胸，將來什麼事全能趁心如願，你還要照舊的去上學，從此後任憑誰說什麼話只給他聽着，聽在耳內，記在心中，不要愁苦，不要羞憤。等待着到了十六歲，我把家中的遭遇，說與你時，你就知道娘叫你忍耐的有道理了。容兒雖則心中不願意再到學房，只是看到娘氣得臉上變顏變色，不忍再叫娘着急了，只有點頭答應，自此後這容兒真個的聽母親的話，每天到學房低頭念書，也不和別人答訕。下學時早早回來，拿起繩索鏈刀就去砍柴，學房中看見他變成這樣，全招呼他石傻子，容兒任憑他們戲弄，只好是不見不聞。這位石大娘經過兒子此番受辱之後她那破碎的心靈上，又給她加了一層重大的創傷，漸漸的顯得衰老，對於操作上，有些力量不能支持，到了冬月，更纏綿多病，一天比一天消瘦起來，這一來可把容兒急死，學房是不能去了，石大娘強自支持，不願意他把書本子擱下，可是容兒却跪在了娘的面前說：娘！若強自掙扎，倘若真個的一頭病倒，你叫兒子還能去念書麼？不如把你是服侍

好了！來日方長，有多少書我念不了，石大娘也只好答應，這一年的工夫，她這家中越發是可慘了，大娘病體纏綿，雖然是勉強的起坐，可是日期一多就更糟了，竟自不能再起床，整天的咳嗽。夜間的喘，原本就是十分消瘦，四十許人早呈現了，老邁龍鍾之氣，再被這病一牽纏，越發的骨立形消，再也掙扎不了，容兒衣不解帶，服侍着母親，自己常常的跪在了母親所供奉的南海觀士菩薩神像前叩頭禱告，自己情願把個人的壽命減去些年，叫母親活下去，但是這種舉動，那會再延長了她這病魔牽纏心血已盡的壽命，日復一日，只有加重，不能減輕，容兒在這一冬裏，把這過去母親所織的土布，連那尚未織成的棉線，全都賣盡，自己更冒着寒風澈骨的天氣，到山野中砍取乾柴，一半自己燒，一半去賣，把個容兒也折磨得形容憔悴，直到殘冬近在除夕之夜，還是鄰家全看着她母子這種情形不忍了，有的送些米糧，有的送些菜肴，有的送他些銀錢，叫他母子好度這除夕之夜，容兒身受人家這種恩惠，痛心欲死，只是爲博母親的歡心，從臘月三十的這天一早，就提起精神來，把屋子收拾收拾，把鄰家所送來的一切東西，叫母親看看，爲的是叫她久病的心情略微的舒展一下，可是石大娘這兩日來，病勢越發的嚴重了，不道她這種病，全是內傷憂鬱勞累所釀成不治之病，任憑怎樣危險，她還是那麼清清楚楚，一切事情全知道，一切的情形也全都明白，看到兒子這種情形，知道他的心太勞苦了，明是身上痛苦萬狀，並且也感覺到恐怕大數已要臨頭，愛子之心太重，強自支持，把一切痛苦咬牙忍耐着，也想叫兒好好過這除夕之夜，一天的情形很好，已到了晚間，這個老竹坡的小村中，在過年的時候，比較任何的村中全顯得富庶快樂，

家家戶戶全穿着新做的衣裳，兒童們三三兩兩的在街頭放着爆竹，每一個門中時時從那牆頭飄起了濃烟熱氣，酒肉的餘香，更從門口可以聞到，歡笑之聲，達於戶外。更有些個村民們聚在一處弄一份鑼鼓，敲打那太平的歌調，本來人們辛勤終年，趕上年成好，豐收下來，一家的妻子團聚，穀滿倉，糧滿囤，在這新年間，他們要盡情的快樂一番，補償他們一年的勞苦，這種一片歡騰之聲，送入這石大娘的家中，這母子二人聽到耳內，怎不痛心，但是娘兒兩個懷着一樣的心情，誰也不肯帶出煩惱愁苦的顏色，到了晚間，容兒他也買了幾隻紅燭點起來，把屋中燒了個炭盆暖着，看到母親晚飯之後，精神十分好，臉上也有些紅暈了，容兒想這准是觀音大士的保佑，除夕一過，我娘就許好了，她老人家這樣的病，若能挽救過來，我情願長齋奉佛大謝神靈的保佑，可是他那裏知道，他母親病到這種地步，漫說他已無力治療，總然醫藥不斷，就俱和緩復生，也無能爲力了，終因他年歲小，沒有經驗，明是情形已到險惡地步，他還是痴心妄想，在炭盆上溫着一壺紅茶，斟了一小碗，送到母親面前，說道：娘！你老這一天精神很好！比前幾天可強多了，尤其這晚間你老的臉色上更顯出滋潤，年過了，娘的病，全隨着舊年去掉，定能日見起色，從此就可以好了。石大娘看了看容兒，欲言又止，遲疑了半晌，咳了一聲道：但願如你的話，只是恐怕未必能夠好的了，傻兒子！不要糊塗，娘的病已入膏肓，你還只望我好麼？除夕之夜，你高高興興扶持着我，我不忍向你說這話，可是好孩子！不要難過，娘此時要不對你說，恐怕我母子二人可真要抱恨終天了。容兒聽了他母親的話，十分驚心，想不到自己是看着母親有好的希望，那知道病勢越發的

危險了，遂湊到母親的床前，拉着母親的手悲聲說道：「大除夕娘怎麼說出這種不吉祥的話來？兒子看着今日你老的情形十分好，怎麼娘反倒說不好呢？娘！現在覺着怎麼樣？別是過緊了吧！這位石大娘作了個苦笑，向容兒道：「我現在正是盞油燈，燈燼油乾之下，燈花一爆，燈火反要亮一下，也就是熄滅之時，這正是迴光反照，不過剎那之間，只是我久病纏綿之人，雖則是大耗已臨，因為我未了之事，我還能多在世，上停留一刻，你不要難過，也不要悲痛，我母子未盡之緣，只有今天了。容兒再也忍不住，竟自哭着，說道：「娘！你難道這麼忍心拋下了兒子不管麼？石大娘顛巍巍把那盞紅茶喝了一口，眼角掛着淚珠，可是流不下來了，問容兒說道：「好孩子！你雖然小，已經十五歲，只是我壽命已終，不能再等你二年，這是無可如何的事，你要往大處想，往大處看，你若真有孝心不用作那無味的悲傷，現在趁着我神思還在清醒，你要好好的聽我講，你只要是盡自哭泣悲痛就誤得我把應該說的話，不能完全說與你，容兒將來你就後悔死了。容兒道：「娘！不是答應我到我十六歲，把我家的一切事完全說與我，只有一年娘不能等待了。石大娘道：「傻孩子！世上事，是萬般由命不由人，我們想那麼辦，老天不叫我們那麼辦，可是我到了現在，依然是感謝佛菩薩的保佑，叫我活到今年除夕之夜，叫我兒子已長到十五歲，我還少微的放心了，今夜就是我告訴你一切事之時，你趕緊拿筆墨來，找一塊紙，給你慘死的父親設上靈位，你還要禱告着你慘死父親的陰靈，保佑叫我把最後的話說完了，再離人世，快去不要耽擱。容兒聽了這話，本是溫暖的屋中自己四肢冰涼，知道母親陽壽已盡，到了最後的時光，不敢耽擱，筆硯紙張，全是現成，把紙

放到母親面前的小桌上，磨了墨，提筆等着，石大娘說道：「你就寫亡父石璞之靈位，去供在神案上，那就是你父親的名字，趕緊給他叩頭。容兒長到十五歲，這才知道生身之父的名字，把這紅紙靈位貼到牆上，點了三柱香，插在爐中，跪在那裏叩頭，石大娘並不容他遲延，招呼道：容兒！快過來，娘有話對你講，你不是一心一意的想問你生身之父，旁人罵你，譏諷你，凌辱你，娘全叫你忍受着，辛虧是你年紀小，倘若你年歲大，定疑心你這個娘來歷不明，出身不正，自己生身之父，不知是何人了。你可知道，娘這些年來，把愁苦悲哀埋藏在心底，我的心已經早碎了，容兒！我們家中原不是這種貧寒，十五年前，也是豐衣足食，我們家的稻田，在這全村也是數一數二的人家，我們過着豐衣足食的日子，你父親一生儉樸，經營着自己的一片農田，從來不會惹事生非，那知道禍從天降，我們的稻田緊挨着這老竹坡附近一個大地主名叫鎮山虎秦大彪，他在這一帶擁有多田產山地，爲富不仁，結交官府，走動衙門，更練就了一身武功，在這一帶簡直就是一個惡霸，沒人敢惹他，那年因爲荒旱，這一帶的水田，因爲江流引不進水來，所以全是牛車運水灌田，種田地的人，這種辛勞勤苦，遇上了這種早年，人就是牛馬，你父親石璞他不肯多雇長工他自己從天亮到天黑，在農田中經營着運水灌田的事，我們的水田，因爲和惡霸所有的田地，緊接連着，他自己儉省人力，我們地裏剛灌滿了，他竟自把田梗子給扒開，把水引過去，這種事叫人怎會忍的下去，何況你父親那種性情，從來是我不欺侮人，誰也別來欺侮我，在第一次不過說了幾句閒話，那知這鎮山虎秦大彪，他所用的般惡奴，比他主人更加可惡，我們用了三天的功夫，又把水

灌滿了，那知他在夜間自又把水放到他的田地內，這種事任憑是怎樣老實的人，也不甘心，再受他的欺侮，你父親竟自在第二日一早，辱罵起來，把他的田梗子也扒開了，把水又放回來，這次竟起了羣毆，我們的長工被打，他的家人也受傷，可是他所養的惡奴，柴旺回去在他們主人面前盡力的搬弄是非，在第三天一早，禍事臨頭，鎮山虎秦大彪親自帶着惡奴們，來到田間巡查他自己的田地，你父親正在趕着一輛牛車，拉着滿車水，從地裏走着，車重路不好走，輕易又不往江邊取水，那車未免在田地裏就有碾着地邊的地方，所有的農田中，全在取水，誰的車也短不了有這樣，那鎮山虎秦大彪他是故意尋毆，他竟喝罵着你父親，故意軋壞他的地，這一來你那梗直的父親，那還忍得下去，立時也怒罵起來，他竟喝令惡奴動手，把你父親打了，那鎮山虎秦大彪，更自故意示威，他一拳把牛擊死，你父親當場受辱，他率領惡奴走去，這種情形，任何人也忍不下去，你那時年只三歲，我苦苦的勸着你父親忍耐了吧！你父親已經吃了那麼大的虧，那肯再容他，正預備着找他拚命時，那知他又逼迫到門上來，拿着一張借據，說是我家在三年前借了他五百兩紋銀，是指地借錢，若能當時把本利還上，把借據撤回，錯過當天去，他就要沒收田地，用以抵債，天哪！像這種事，我雖是女人，也絕不能忍耐了。可是我知道他手下人多，鎮山虎秦大彪，更是一身本領，你父親是一個極老實的農人，那裏會打的過他，只好是到縣裏去告他，可是你父親又不肯那麼去辦，說是素日知道他結交官府，走動衙門，論勢力絕鬥不過他，只有跟他拚命了，在第二天竟掖了一把尖刀，找了他去，可憐他這一去，再沒回來，我帶着你這麼個沒離乳食的孩子，各

處尋找，各處打聽，直過了兩天，在野外荒樹林前，發現了你爹爹的屍體，遍體傷痕，血肉模糊，我見你父親被害，這分明是鎮山虎秦大彪把你父親害了棄屍郊外，我一個女人，找上他們去，又該如何，那時情形，可把人慘死，問到誰，誰連一句話不敢應，分明是全畏懼他的勢力，恐怕惹禍臨頭，我雇人把你父親的屍體抬回家中，我只有到衙門去控告他，抱着你到城裏找人寫了一張冤狀，到縣衙去投遞，那知道這萬惡的惡霸，他竟自早已在衙門中的上下買通，我這冤狀，就是投不上去了，家中陳屍未殮，焉能就那麼回來，縣衙門裏不管，我只好懷揣冤狀，到府衙去喊冤，可是門上人接我的狀子也不准我進去，有冤無處訴，人被他的殺害，田地也被他霸佔，我不想再活下去了，遂跪在府衙門前，要等候知府出來，攔轎喊冤，直等了一天一夜，我在那種情形下，乳水已無半點，把你餓得只有哭，已經堪堪要餓死在我懷中，那附近的人，不忍看下去了，竟有那慈悲人給兒哺乳，給我送飲食，這一來全城轟動，大約是衙門中恐怕風聲鬧得太大了，於他們不利，竟把我帶進衙門，准了我的狀子，知府那裏派委員下鄉驗屍，我自以為從此可以報仇雪恨，那知道萬惡的秦大彪，他好毒惡的手段，竟自在我們回到家中，你爹爹的屍身竟自踪跡不見，我當時死過去很大的時候，這委員查問四鄰，四隣大約全被這惡霸威脅住，問什麼都推脫不知，那委員反倒翻了臉，把我看作瘋婦，憐念我是個無知婦女，不再懲辦，可是竟令我具了甘結，在沒有我丈夫真實下落之下，再若到衙門中去攪擾，定治以誣告之罪，石大娘說到這時，已經得累喘成一片，容兒聽得肝胆欲裂，忙的給母親撫摩着心口，連連的說着：娘！你歇一歇再講，原來我爹爹是這樣

死的，娘！你可苦死。石大娘喘息了一陣，又說道：我當時本當死到那秦大彪的門前，我們陰魂再去告陰狀，只是我想陰曹地府是虛無飄渺，誰見到了准是真有，當時因為你這塊心頭肉，我無法割捨了，我這才咬定牙關，要把冤家你扶養成人替父報仇，可是你的年歲那麼小，把你已結長大成人，是得多長悠久歲月，我們田產被人霸佔，家無隔宿之糧，要我這無能的婦人撫養孤兒，談何容易，當時真是生死兩難，在那時凡是鄉隣舊友一個不敢向前了，這可不是他們薄情，沒有人情性，只爲那秦大彪他當時那種威勢，已經把老竹坡所有我們鄉隣住戶，完全威脅住了。誰也不敢跟他爲仇結冤，只有幾個人腸較熱的舊隣，到深夜悄悄的到我家中來，對我母子加以周濟勸慰，告訴我，那鎮山虎秦大彪派他的手下惡奴柴旺，到我們老竹坡村中散佈下一片狂言，誰敢和我親近，走露他們一句，立時把全家處死，你想我們老街舊隣們誰敢惹他，對我母子雖關心之意，也不敢說一句公道話了。更囑咐我，若是不能逃到別處去，在這裏安分守己，好好的過活下去。日子長了，他不注意到我母子，老街舊隣們絕不能看着我母子餓死，我知道這種情形，越發咬定牙關想活下去，娘受了十幾年的人間之苦，我晝夜的苦自擗扎，就盼你爹爹陰靈保佑，保護着兒能夠長大成人，也好找尋生身之父死後的屍骨，過去的淒涼歲月，你從懂事後看的明明白白，娘強打着精神，整煞了這些年，一個人不是鐵打的，那禁得住這折騰，從三年前，我已種下病根，我晝夜的在菩薩面前禱告，所求的也就是能夠叫我多活一年，叫我兒多長一歲，你能夠一切事情全明白了，把你爹爹慘死的情形，牢牢的記在心中，我姓石的門中，總算是盡了心，給他留下這一條根，好



孩子！今夜我把這些事告訴你，你若真是娘的孝順兒子，可不許你任意胡爲，那山主秦大彪可是容易惹的，你要好好的學本領，好好立志氣，心裏存着這事，不許你說出口來，慢慢的訪查當年他把你爹爹屍身搶走之後，掩埋到何處，我想當時他爲要消滅證據，絕不會把你父親屍身拋入江中，定然是掩埋在附近一帶，離不開過圍二三十里內，只要你能夠把你爹爹的屍骨找着。也就不枉他養你一場。容兒此時已哭得不成聲，石大娘氣力也一時比一時微弱，容兒拉着母親的手道：娘！可太苦死你了！我那知道十幾年的負屈含冤，我父親慘死在這惡霸的手內，空養了我這麼個兒子，殺父之仇不能報。更不能孝養我苦守冰霜的母親，我還成爲什麼人，娘！我在後面前愧死了。石大娘又喘息了一陣，嗓音已有些啞啞，力竭聲嘶的說道：好孩子！以前你不是年歲小麼？娘現在心頭空乏，我雖捨不得可愛的兒子，可是我的陽壽已盡，不容我留戀了。容兒大聲說道：娘！我現在告訴你，我不能報父仇殺惡霸，我不是你的兒子！國法無靈，我只有問我自己，我爹爹留下我這條根，我無論如何，也要手刃殺父的仇人。石大娘一陣急促喘，緊拉着容兒瞪着眼道：報仇不是現在，你沒有本事仇報不了。你先把命送掉，我反倒害了你，我死後也見不得你爹爹了，你要好好的想法子，學成一身本領，那時才是復仇之時，容兒！你若孝子，你答應娘吧！容兒此時進退兩難，哭着說道：娘！你不必這樣問我了，我那有那麼容易練得一身本領，娘！你放心！我年紀雖小，心地尙還明白，我不能夠白白的再把我這條命送在仇人的手中。容兒才說道這句，這位石大娘竟自喉間咕嚕的一響，一口濁痰上湧，尙喊出一個「容」字，立刻已經一瞑不視，撒手人寰，

這時正是除夕的後半夜，五更左右，這老竹坡的村中，家家戶戶全在快樂着渡過這良宵，預備着天一亮，正是新年的第一日，迎新歲，慶春節，誰又知道他這家中也正是人中最慘痛的一剎那，容兒幾乎哭死，但是這可沒有辦法了，一個除夕的後半夜，尤其是鄉間有一種牢不可破的習俗迷信，最顯明是聽見了石家的容兒慘痛哭聲，誰又肯在這種時候過來看望，容兒不過是一個十五歲的孩子，他只有哭一陣，看看母親，望望外面，這麼點的年歲孩子，雖然自己是自己最愛的母親，他也有些胆怯害怕了。可是自己想到個人的遭遇，更有殺父之仇，此後只有給爹爹報仇雪恨。這條命又能活到幾時，還怕個什麼，遂把床上收拾淨了，用一床被子，把母親的屍體蓋好，外面一片爆竹之聲，天已經大亮，容兒站在院中看到滿院的淒涼，更聽到街上隣居們走着，互相說着吉祥話，自己索性不敢出去了，大年初一，見了鄉鄰給人家報喪磕孝子頭，定要遭到人家的厭惡，好在這種寒冷的天氣，屍體不會壞，索性等到把新年元旦過去，再去找村中幾位有年歲的老伯們，求他們把屍首掩埋，自己也好另作後來的打算，他這一天，只在屋中院中來回的轉着，不敢出去，可是停屍未殮，家中又沒有錢，又趕上這種日期，母親空養了自己一場，連口棺木全不能買，養我這個兒子有什麼用，可憐他老人家受盡了多少苦，才把我扶養大了，臨到自己的收緣結果，竟落到這般慘況，我真是愧死了，他想到難過處，痛哭了一陣，直到太陽快落了，這些鄉鄰雖然是不肯來，可也全聽到了是這位石大娘已然故去，街鄰們互相傳說起來，雖然說習於迷信，不願意看這種喪氣事，可是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石大娘守節撫孤十餘年中，那種循規蹈矩，鄉鄰們沒有不欽敬的，又知道

他這家中只有母子兩人，容兒年歲尚小，石大娘死去，只有那可憐的孩子，守在家中，事情是太慘了，這老竹坡在村東頭住着兩個漁夫，他們全是無兒無女孤獨一身，老弟兄兩個，雖不是同姓，可是情同手足，此時聽到這種情形，互相一商量，竟自找上門來，把門叫開，這老弟兄一個叫趙誠，一個叫王大有，容兒也認識，含着淚說道：二位老伯伯，新年元旦的日子，你還到我家來，不嫌喪氣麼？這老漁人王大有道：容兒！我們老哥兒兩個，聽見大家傳說，大約石大娘病勢危險了麼？家中只你這麼一個孩子太可憐了，我們也在這老竹坡住了多年，那能沒有一點鄉鄰的義氣，我們全是單身人，沒有那些忌諱，怎麼樣了？容兒這才跪下叩頭道：我母親已在天亮前死去了。趙誠，王大有齊嘆息着，走進屋中，看到屋中這種淒涼慘切的形情，不由的全滴下淚來，安慰着容兒，不要難過，這大初一晚上什麼事不能辦了，你們娘兒兩個，在這老竹坡很有個人緣，我們弟兄兩個，出頭給強些錢，買口棺木，把你母親葬埋了，只剩下你自己就好辦了，我們在江面上打魚，你願意跟我們在一處，不比你一個小孩子家漂流下去好麼？容兒聽到這兩位老伯伯這麼慷慨幫忙，十分感激，只有叩頭拜謝，這兩位老漁人，更在他家中幫着守了一夜，到第二天在全村中，竟自殮了一百多吊錢，把這位石大娘盛殮起來，過了五天，權人抬出村去，葬埋在村邊，這兩位老漁人，主張着叫容兒跟他們走，容兒只有叩謝着葬母之恩，告訴兩位老漁人，自己家中還要收拾一番，過兩天定要去找兩位老人家幫助在漁船上操作，自己也算有了安身之處，這兩位老漁人聽容兒說得很好，遂回轉家中去等候，那知道容兒是另有心腸，他那肯去找那兩位老伯伯，便把葬母所剩

的錢，買了一摺鋒利的匕首，藏在身邊，在他母親死後的第十天上，他在夜間家中設好了父母的靈位，跪在那兒，叩頭禱告了一番，只求父母陰靈護佑，保佑着能夠找到仇人秦大彪報仇雪恨之後，就是自己逃不了活命，也倒如願已償，更求爹爹的陰靈有知，能夠把父親的屍骨找着，成全了兒子的這點孝心。不然的話，總然把仇人殺死，兒子也是落個不孝之人，他祝告完了，等到天光微亮，把家中的燈火熄滅，自己只有一身衣服，別無他物，暗藏匕首，來到村邊，在母親的坟前痛哭了一陣，禱告了一番，容兒立刻離開了老竹坡，從這天起，他家的左鄰右舍，再也見不着這個可憐的孩子回來。這容兒離家之後，他雖然是一個懦弱無能的幼童，但是這孩子天生來的有志氣，他認為爹爹屈死在惡霸鎮山虎秦大彪之手，母親雖然是病死家中，窮愁以終，十幾年慘酷淒涼的歲月，也完全是惡霸秦大彪所賜，我爹爹既有我這個兒子，我那苦命的母親爲我苦守冰霜，節衣縮食，把我撫養成人，他是希望着我能夠接續了石家的後代香烟，爲屈死的爹爹報仇雪恨，雖然老母是要等待我再過些年，身體長得健壯了。再叫我尋訪仇家，可是他老人家禁不起這種貧寒愁苦的消磨，不能再等待下去，竟自拋下自己心愛的兒子，魂歸地下，剩下我一個人，無依無靠，孤苦零仃，幸蒙鄉隣仗義把老母葬埋了，我真得好好做個有爲的人，決心立志，若總依靠在別人的身旁，醜顏偷生，置父母冤仇於不顧，我不能拿我自己當小孩子看待，我已是十五歲的少年了，安心爲父報仇，我就不信不能俟機下手，他遂在鄉鎮上買了一把匕首，藏在身邊，葬埋母親時還剩了幾串錢，買了個竹籃，裝作小販，買些食物，他遂順着錢塘江灣夠奔了三江城交界的地方，地

名沙金崗青狼堡，這裏離着容兒所住的老竹坡沒有多遠，只有六七十里，不過容兒生長在老竹坡，就是出去砍柴，只有二三里地，從來沒到很遠的地方去過。他走了兩天的工夫，才到了這沙金崗青狼堡，自己想的本不是一件難事，鎮山虎秦大彪他是這一帶有名的惡霸，只要一問就能打聽着了，可是他到了這青狼堡一看，這裏的情形，心裏就冷了一半，這青狼堡緊靠着山根下，四面建有土圍子，雖然裏面所住的全是平常人家，看着非常冷落，也有出去種農田的，也有進山採伐樹木的，但是所出來的人，全有人領率着，在這青狼堡你若早遇見別人這麼講話，恐怕你賺不着錢，連籃全要賠出去了，早把你打出堡去，趕快提着籃子走吧！這裏少來，青狼堡這裏就是這個規矩，不准閑人往裏闖。那宅門口一個年青的家人說道：老何你怎麼那麼些廢話，一脚踢出去比什麼不省事，容兒見勢不佳，趕緊把竹籃提起說道：謝這位大爺，我實在不知這裏的規矩，轉身就走出了青狼堡，容兒那肯就走開，見前面不遠就是一道水港，在港岸上坐着兩個有年歲的人，在那裏晒太陽，容兒慢慢走到近前，也作為腳底下累了，往地上一坐，一個老者正鑿着一桿三尺多長的旱烟袋，慢慢的吸着，容兒却向這位老者說道：老大爺！我跟你老打聽一件事，前邊這青狼堡那麼大的莊子，我想乘此作些生意，賣幾個錢，不想一個錢沒賣着，險些個把貨籃子叫人家踢了，把我趕了出來，我真不明白這裏怎麼這麼厲害？那老者把烟袋中的灰磕掉向容兒說道：小夥子！不是本地人吧？聽你的口音也遠不了。容兒道：不錯！我老家就在錢塘江口，家中人已經沒有了，現在投奔到于家塘一個親戚家中，全是窮人，我只好出來作些小生意，幫助他們度日。老者道：看你的

情形也不像幹這個的，這青狼堡是從來不准外人進入，容兒道：那是怎麼回事？那老者道：你難道沒聽說過？這裏住着的是山主秦大彪麼？這青狼堡內沒有外人，不是他的本族就是他的至近親友，人家有財有勢，這堡內用什麼東西，全是親自派人出去採買，分散給大家，所以你看這堡內沒有一家買賣舖戶，你今日進去，還算討了便宜，遇上那性情不好的，你非吃虧不可，沿江一帶，村鎮很多，還是別處去吧！這容兒聽了好生懊喪，若是這青狼堡全不能進去，我那能接近殺父的仇人，遂向這老者說道：這裏原來住着這麼個大財主，就是不讓我們在這作生意，我也願意看看這個人，認識認識這種有名的人也算不自住在這一帶。老者道：小夥子出來作小生意是想賺錢養家，這種眼不必開，這種人也不必想看，於你沒有一點益處，你只要在這一帶常作生意，等到一解凍，農田一忙了，他就不斷常出來了，還會看不見麼？附近百八十里內全有他的莊田，這是我們錢塘江有名的大地主呢！這老者說話間，已然站起，和他一同坐着的兩位老者，兩人拍了拍身上的土，順着港口邊向東走去，容兒望着這兩個老者的後影，直到他們轉過一段樹林，自己被港邊一陣陣的涼風吹着，覺着混身冰涼，雖有太陽也沒有覺出暖和來，只好無精打采的站了起來，現在容兒身邊並沒有多少錢，他也不敢去住店，並且就這樣他也不肯甘心，自己就在這江邊一個土穀祠內暫且存身才有少林僧一番遇合，金佛寺暗傳絕藝，助孝子復仇。

## 第二章

## 母亡家破孝子訪仇踪

這種小廟，在江南一帶到處全有，每一個村鎮市集，差不多全有廟宇，可是這種小廟，並沒有僧道，平常的時候只把山門倒鎖上，遇到了春秋祀神的時期，農人們到這裏獻些香燭，或是有死亡的人，也到這裏報廟，這不過是愚民一種迷信的舉動，可是若干年來，竟成了習俗，容兒越過短牆，進了小廟，就在裏面容身，天氣既然寒冷，又沒有多少衣服，只有坐在那神案，略避那外面的寒風而已，想到眼前的事，這青狼堡不准人入內，看情形他手下還有一般惡奴，聽母親說這鎮山虎秦大彪，更是頗有本領，難道我就從此放手，置父母之仇於不顧麼？我這作小生意不過是掩飾本來的面目，我那會經營，身邊帶其所有，不過還有兩三串錢，我就是拿它苟延殘喘的度命，又能活到幾時，我若是流落到乞討爲生，作了叫花子，仇不能報，爹爹的屍首更沒法找尋，爹娘要我這個無用的兒子何用？我倒不如死了乾淨，氣恨極了，把身邊所藏的短刀抽出來，就要把自己扎死，但是刀尖子到了衣裳上，又停住了手，淚如雨下把刀扔在神案上，容兒在這種走頭無路之下，並不是拍死備命，他完全是想到人死不能復生，我娘從三歲把我撫養到今日，受了多少苦，就要我一刀自己扎死麼？我也太沒志氣了，我死了我娘也不願意，要我這個兒子，鬼魂全不能去見他，在學房中也曾聽老師講過，從古至今，凡是成大事業的全要有堅忍之心，百折不回之念，不貪生不怕死，無論多艱難困苦的事，全能闖的過去，才能成就人所不能的事業，我父母含冤而死，我生長在貧寒之家，

現在我覺着雖然是剩了我一人，無家可歸，我還沒吃什麼不能受的苦，我怎能就自己想自殺，我好糊塗，容兒這一轉念，立志要吃盡人間苦也要爲父母報仇，乞食度日以待時機，他打算的好，真作去可就難了，別看容兒出身農家，他母親本是一個極規矩婦女，雖是遭遇不幸，把他打入悲慘淒涼之境，他可是沒一點小家婦女寒賤之氣，所以容兒雖是窮孩子，也不善作那搖尾乞憐之態，爲何逼迫的他，竟自到各村鎮上乞食度日，他那裏能張的開口，說的出話來，有時站到一個大門首，一站就是半日的光景，他也不肯開口招呼，直到人家看着可疑了出來問着，他才兩眼落淚，羞愧難當的說是父母全死了，無家無業，現在因爲莊家地裏還不到時候，不能去給人家作工，只好是暫時乞討，求善人的憐恤，人家看得他這種可憐的情形，反倒格外的週濟他，但是容兒越得到人家的憐憫，越是格外的難過，闖到了土穀祠中，招呼着爹娘一哭就是半夜，這天因爲在一個村莊中，竟受到一個惡少年的輕簿，奚落，回到土穀祠中，越想越難過，竟在半夜中不住的招呼着爹娘，大哭起來，喊着說：爹娘你的陰靈有知，趕緊把我叫了去吧！我沒法子繪爹娘報仇了。我沒要過飯，我受不了人家的冷語輕薄，我願意早早的死掉吧！他哭了一陣，喊叫了一陣，隔扇門是關着，裏面是黑沉沉冷清清，在他哭得力竭聲嘶之下隔扇門忽然改呀的一聲竟自開了，容兒先前也是文驚，忽然搖頭招呼道：爹娘你們真能來把兒子帶走麼？既幾門口這條黑影，忽然念了聲「阿彌陀佛」可憐的孩子，你叫我把你帶到那裏去？容兒這時已然看出進來的竟是一位僧人，容兒急忙站起哀告道：老師父！我實在無投無奔，才在你這廟中聊避風雪，我疑心這是一個沒人管的小廟，老師父你多



慈悲我哩！這個老和尚把容兒的兩手拉住，湊近門前，借着星月之光看了看，容兒的臉，不禁嘆息說：「塵世上竟有這樣可憐人，我出家人以慈悲爲念，那能不管，這種冰冷的佛堂中，食不飽，衣不暖，豈不把你送葬在這裏，可憐的孩子，不要怕，這不是我的廟，我也不住在這裏，你隨我走吧，你方才哭訴的情形，不止於聽個滿耳，我已經看過你好幾次了。容兒見這老和尚慈眉善目，聽他說話的情形，分明是對自己起了十分憐恤之心，流着淚說道：我這麼一個叫化子，老師父你肯收留我，我倒不敢跟你去了。老和尚道：那叫怎樣講？容兒道：老師父帶我入廟中，一定要叫我出家當和尚，出家的人只能念經拜佛，再不能辦別的事了，我還有未了的事情，我不把它辦了，死不甘心，我焉能捨身佛門。忘了一切，這位老和尚點頭道：可憐的孩子！你不明白我的來意，我若不知你出身來歷，焉肯多管閒事，快快隨我走吧！容兒道：老師父！怎麼稱呼？在那座廟修行？這位老和尚道：老衲法名靜虛，就在沙金崗上金佛寺出家，我那也是個小廟，只有師徒二人清修苦度。容兒這才跪在地上叩頭道：我現在已經衣食不週，堪堪的餓死在土穀祠中，老師父能夠搭救我，叫我免去眼前這步劫難，不止於我感恩不盡，就是我那死去的父母也不忘老師父的大德，老和尚把容兒扶起來，說道：不許說這些感恩戴德的話，你有這番相遇，在我佛門中算是夙緣，快快走吧！容兒還要把他那破竹藍拿着，這位靜虛和尚道：傻孩子！不必要了，現在你已經有了安身之處，還要它何用，這位靜虛和尚，領着容兒走出佛殿，竟自把手往他左臂下一托容兒身軀竟被靜虛和尚帶起，越過了短牆，輕輕的落在了牆下，容兒很是心驚，像這和尚這種年歲，總有

七旬左右的情形，可是身形這麼矯健，他定有一身好功夫，隨着這靜虛和尚在這冷月疏星照着的荒野小路，一陣疾走，繞着一處處的小村落，直奔沙金崗，來到這座山崗上，孤零零的一座古廟，牆頭灰土全剝落，山門緊閉，靜虛和尚仍然是翻牆而進，這座廟內，地方很大，可是房子不多，廟內倒有許多數百年的古樹，把這整個兒的廟全遮蓋上，越發顯得莊嚴古樸，前面是一座佛殿，後面離開很遠有一座禪房，靠東西牆下，尚有幾間小房，這位靜虛和尚，領着容兒走進後面禪房，屋中已經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僧人，在燈下看着經卷，這時趕忙迎接過來，竟向老和尚問道：師父還是什麼人？從那裏領來的？靜虛和尚落坐之後，向容兒道：這就是你的師兄，他法名叫悟禪，你拜見拜見，往後也好叫他照顧你一切。容兒趕緊跪倒行禮，靜虛老和尚却向他這弟子悟禪說道：此子身負奇冤，天性至孝，流落到乞討之中，却沒有苟且偷生之念，遭遇的可憐，我不能再坐視不救，只得把他引入我佛門，只是他將來還有顯達之日，我只能把他收作記名弟子，你看他並沒有寒賤之像吧！悟禪把容兒已經拉起來，却向師父答道：師父絕不會看差，此子骨格很好，不過是爲飢寒所逼，顯着十分衰弱，若是師父肯慈悲他，不過三月的功夫，定可變形易貌了。容兒對於這位老和尚說話的情形，很象是完全知道自己過去的事情，這沙金崗離着青狼堡很近，我還是謹慎爲是，自己正在一怔神之間，老和尚却叫悟禪先給容兒取了一盞熱湯來，叫他喝下去，先減去身的寒冷，遂叫他坐在對面，向容兒說道：你可知道我佛門的規矩？容兒忙答道：弟子是一個貧寒人家出身，父親早死，老母苦守冷霜節操，強巴結着我念了幾天書，家中過於貧寒，不能夠叫我多受

些教化，漫說佛門中規矩不懂，連平常的一切事我全不能十分明白，老師父叫我住在廟中，應該守什麼規矩？求老師父明白指教，弟子一定謹記。靜虛老和尚道：佛門中最重要的是不許打誑語，我把你帶入金佛寺，是一種佛門善念，明日我要帶你在佛前祝告一番，你雖不是我佛門中人，我把你收作記名弟子，你也要表明心願。容兒忙答道：弟子跟着母親長大，雖然是貧寒人家，家教很嚴，從來是不許我說假話，我在老師父面前，那敢說誑語，表明心願，正是我的心意，還有一事，不過將來我要去辦時，是離開廟中去辦，絕不願叫老師父受一點牽連，靜虛和尚把面色一沉說道：你才和我見面，把你從那寒冰地獄中，帶到了溫暖的禪房，你若有感恩之意，身邊所帶的東西爲什還不肯獻出來？容兒變顏變色的站起道：弟子現在已經遭到飢寒交迫，每日不得一飽，身邊連一文錢都沒有了，我實在沒有可獻之物，靜虛和尚冷笑道：已入佛門，身藏利刃，年歲雖輕，在我面前還敢存着惡念，你認爲老衲就那麼可欺麼？容兒趕緊跪在地上，哭着說道：老師父你一心救我，把我帶到廟中，我焉肯再生惡念，不錯我藏着一口利刃，是我報仇雪恨之物，老師父你不要疑心，我身負奇冤，我才這麼忍受飢寒等待機會，如今老師父疑心我懷着什麼惡念，求你把我放出廟去，我的事老師父不必問了，容兒說罷，一陣痛哭，靜虛老和尚這才用溫語招呼道：容兒快把你那把刀拿出來，你認爲是你報仇之物，你又那知道是害你自身的利器，你的仇焉能那麼容易報，你那仇家又豈是你能接近之人，好好的坐下，聽我來問你，容兒赶忙把身上那把短刀拔了出來，向桌上一放，自己拭了拭臉上的淚痕，向靜虛和尚說道：老師父對於弟子的事，似乎

知道的清清楚楚，弟子一切事再不隱瞞，也要求老師父把怎樣知道我出家來路，說予弟子才好，靜虛和尚道：我對於你過去的情形，並不十分清楚，自從你一到青狼堡可疑的情形頗多，老衲未免十分注意，我遂叫你悟禪師兄暗中查看你的行爲，和你的來歷，雖然對於你蒙冤住處出身來歷，還知道不甚詳細，可是你在那土穀祠中不時的哭訴，一生的冤枉，和你的心事，差不多已知道了大致的情形，是你父母全算死在青狼堡山主嶺山虎秦大彪之手，你已經剩下孑然一身，既無錢財，又無倚靠，以這點年歲，竟要爲父母報仇雪恨，雖然你不知利害，自不量力，要作出那種愚蠢行爲，白白送掉自己性命，可是你的這種孝心，和你已死的父母之仇在念，實在是令人可敬，老衲更想起了十幾年前一件可慘的事，因爲當年這嶺山虎秦大彪雖則強梁霸道，他不過是仗着是富有田地，爲自身多造些罪孽，他還沒有過分作惡行爲，老衲雖然和他近在咫尺，一個佛門弟子，但分可以忍耐之下，不願意忘開殺戒，何況我們時時存着因果之念，他自身作惡，終有報應臨頭之日，不想有一日他們竟自從別處弄來一具尸身，時候是天已經快亮了，就在這沙金崗青狼堡後面一片桑樹林前，掘坑掩埋，老衲當時雖然發覺這件事，明知很有毀尸滅跡之情，只是一時事無佐證，更不知所害的是何人，只把他掩埋尸體地方記清了，預備着查出被害的來歷和他的苦主來，再設法查明他的事跡，只是當時任憑我師徒各處訪問，這青狼堡一帶所有的居民，一個個守口如瓶，不肯對嶺山虎秦大彪妄談一字，這樣叫老衲也就無法了，事隔十餘年，老衲把這件事未嘗忘掉，認爲世上的事，冤孽牽纏，不會這麼無結果，使被屈含冤者，冤沉海底，想不到隔了這些年，竟有你前來

尋訪仇家，我認爲你這正是與那件事有關連，所以連到那土穀祠中去訪查了數次，你悟禪師兄更跟綴你多日，這才把你帶回金佛寺，你的孝心可嘉，不過你還算是父母的陰靈護佑，沒叫你闖進青狼堡動手，殺害那鎮山虎秦大彪保全了你這條小命，我把你帶進廟中，要成全你這一條苦心，你還要把你本身的冤枉對老衲從實的講來。容兒淚流滿面的說道：老師父你這番慈悲之心，叫我家生死難忘，弟子的遭遇，實在是叫我寢食不安，我父親石璞是錢塘江老竹坡安分守己的農人，我家雖不是什麼富庶，所有的田產可以說豐衣足食，我母親孫氏只生我一人，不想弟子從落生後，就給家門中帶來無邊大禍，我父親因爲田產相爭，得罪了鎮山虎秦大彪，他倚仗着官私勢力，把我父親打得遍體鱗傷，更把田產完全佔去，我父親因傷致死，那時弟子尚在襁褓之中，可憐我母親懷抱着孤兒，到縣衙去伸冤告狀，那知道鎮山虎秦大彪有錢財有勢力，我母親冤屈難伸，在我父親停尸未殮之下，抱着我越級上告，在府衙門前跪了三日三夜，狀子遞不進去，母子也堪堪的要死在了府衙前，那府衙前所有的黎民百姓，全動了公憤，竟自要激成了民變，府衙中把狀子接了進去，可是在這種黑暗世界賄賂公行，狼狽爲奸，竟把狀子收下，差派委員下鄉查驗，那知道鎮山虎秦大彪，竟自用了毒惡手段，把我父親屍身搶走，左鄰右舍，被他威脅的不敢說一句公道話，府衙差派的委員，竟自誣我母親爲瘋婦，勒令我母親具結悔過，可憐在那種勢力之下，我母親有什麼力量再去掙扎，父親的尸首沒有了，更是無憑無據，可憐我母親要帶着我死在鎮山虎秦大彪門首，還是一般鄉鄰父老不忍坐視，白天不敢跟我母子接近，竟在一個深夜中，悄悄到了我家中，把鎮山虎

秦大彪的惡魔舉動說與了我母親，更勸慰着以教子成人，終有復仇之日。如果一死，豈不更稱了惡人的心願，一般安善的良民，雖然看着事情不平，個人全有身家性命，父母妻子，跟這鎮山虎秦大彪結了仇，還有安生之日麼？願幫助我母子的生活，或是使他惡貫滿盈勢力敗了，再出頭告他，或是把我撫養大了，替父報仇雪恨，這就是當年的事，老師父你想我家中田產完全被秦大彪霸佔去，寡母孤兒過那種淒涼的歲月，只有苦了我那可憐的母親，他只仗着十個手指頭支掌着家門，每天天一亮就操作，夜間還要織些土布，常常熬到夜靜更深，我年歲小不能幫助他，他苦受了七八年的光景，年歲未老，已經把他摧殘的憔悴異常，他積勞成病，更因為近幾年來，精力大衰，纏綿床褥，被病纏磨着，竟於去年除夕之夜，撒手人寰，棄我而去，可憐我母親懷十年的深仇大怨，把我撫養到十五歲，只在臨死前才把以往的實情告訴我，我雖然年未及冠的少年，沒有力量，沒練過功夫，可是父母身遭慘死，我是姓石的後代，不能尋父尸，報父仇，爲亡母地下伸冤，我有何面目活在人間，可憐我家中已經貧無立錫，連葬埋母親全仗着鄉鄰之助，雖有人要收養我，我不願意忝顏偷生苟活下去，這才買了一把利刃藏在身邊，假扮小販模樣，找到金沙崗青狼堡，可是漫說秦大彪見不着，連他那堡內全不容我進去，我無處存身，在土穀祠暫避風雪，我的心不死，我還一心想着天賜我機會，叫我爲父母報仇雪恨，只是在天寒地冷下，無衣無食，我竟流落成乞丐了。不過我在萬分絕望下，我只要有一口氣在，我的心終不會灰，老師父入土穀祠救我入佛門善地，我本該就認爲有我報仇的機會，所以明知道入金佛寺帶着這種預備殺人的兵刃，是罪惡事，但是弟

子決不想在廟中爲佛門添一些罪過。想不到師父對我一切完全盡知，我真對不起老師父一番好意了。容兒說到傷心處，哭個不住，這位靜虛和尚點頭道：雖然你存着殺人之念，就是我家和尚也不能認爲你是甘心作惡，你懷着這麼大的深仇大怨。受到飢寒之苦，心中仍然是忘不了爲慘死的父親，和含冤而死的母親伸冤雪恨，這是很難得了。不過你身上既沒有一些本領，更不明白世路人情，鎮山虎秦大彪他有一身武功，自幼習武，因爲擁有極大的財產，更作了他作惡的工具，平常青狼堡養着許多江湖道中人，這種人雖然是良莠不齊，可是內中頗多能手，這些年來，他學了一身本領，有十三太保橫練的功夫，雖不是刀槍不入，可是平常的兵刃也輕易傷不了他，他練過油錘貫頂，鐵尺排擋，外撞硬功，漫說你這麼個懦弱少年，就是平常江湖的武師也不是他的對手，你想你未曾深入青狼堡見着他本人，還算是命不該絕，若稍有舉動，就是你這小命在鎮山虎秦大彪手中豈不是像一個螞蟻？仇不能報，反先斷送了你自己的性命，你那苦守冰霜的老母，豈不白白的在千辛萬苦中，爲姓石的留了這條後麼？容兒聽到靜虛和尚這番話，更加痛哭着說道：這樣看起來，我是一些指望沒有了！我還活在人間有什麼用？靜虛和尚却把面色一沉，喝叱道：糊塗的孩子！我是叫你知道眼前的利害，何曾告訴你報仇已絕望！死重於泰山，輕於鴻毛，死生的輕重，只在你自己選擇，秦大彪雖然武勇非常，他不是活佛轉世，金剛不壞之身，你若是有志氣的孩子，應該下苦功夫，鍛練本領，那秦大彪尚在盛年，他那會就離開塵世？你能夠下苦心練成一身本領，那時何患仇不能報，冤不能伸，怎麼說出這種無用的話來？容兒一陣靈機獨動，想到靜虛老和尚帶他

到金佛寺，那種體健身輕，分明不是平常出家人，我眼前明放着這難得的師父。我反倒說出那種無用的話來，真真該死！連忙叩頭道：師父你要憐念弟子的遭遇，就求師父你傳授我武功本領，我一定要晝夜刻苦用功，將來爲父母報仇雪恨，師父你就是成全我這一生的人，求你慈悲到底吧！靜虛和尚道：我本有此意，不過我有言在先，我還未必就是成全你到底之人，將來看你個人的機緣遇合，至誠可以感動天地，只要你孝思不泯，定有意外的遇合，能夠成全你這孝子之心。容兒叩頭拜謝了靜虛和尚，站了起來，那位悟禪從外面走進來，向容兒道：師弟你真是跟師父帶來宿世之緣，他老人家並沒收過俗家弟子，把你帶進廟中，既已說明師弟不是我佛門中人，可是師父對你竟不用再仔細觀察，慨然答應你傳授武功師弟你可知道我們師父在這金佛寺小廟中，不過是一個平常和尚，誰又知道他老人家是嵩山大叢林，少林寺嫡傳的門下，只要你肯好好的用功，不要起急躁之心，忍耐着歲月，這廟中雖然沒有香火，還有些山田，和菜園，粗茶淡飯，守着我佛門的本分，心中不起雜念，好好的遵着師父教訓，鍛練功夫，自有你成就之日，我這裏倒爲師弟慶賀了。容兒聽師父說出師父竟是少林一派，自己對於武功雖是門外漢，可是聽人也講究過，少林寺是武術正宗，只要是本門親傳，得到他一點真功夫，就可以成名露臉，自己絕處逢生，竟會遇合上這種方外異人，實在是不容易了。趕忙向師兄答禮道：此後我能在廟中存身，望師兄你對我多加教訓，靜虛老和尚又向容兒招呼道：這沙金廟下所埋的無主尸身，事隔多年，再也無人提起，和你所訴說當年的情形，頗爲吻合，只是這件事很難辦，年月既多，又無棺材，你父親被害時，你且尚在襁褓之



中，現在不過是一堆枯骨，就是刨出來，怎能辨認？容兒是個天性至厚的孩子，聽到師父這話，不由落淚說道：我聽人說過，親父子骨血相關，雖則他死去多年，尸體已腐，我還能滴血認父尸，我想我父親含冤而死，母親受盡千辛萬苦，把我撫養大了，我能找着含冤而死的生身之父的尸骨，他不會沒有一些顯應的，靜虛和尚不禁口念阿彌陀佛，隨向容兒說道：明白在佛前你先行了拜師之禮，我把你收爲弟子，在明天晚間，我帶領你到那山坡下，青狼堡後，找尋你父親埋骨之處，萬一你父親冤魂不散，能夠認出來，準是他的骸骨，我們仍把他掩埋上，這裏離青狼堡很近，得十分謹慎嚴密着一切，預先買好一口棺木，好在我這廟中，停放靈柩，是很平常的事，那時把你父親的骸骨檢回成殮起來，也算先了結你一樁心願，容兒叩頭拜謝了靜虛方丈，這位老和尚徒弟悟禪領容兒去歇息，到第二日天明後，靜虛叫他拜見悟禪師，因爲容兒是他的乳名，並且事先說明，決不收容兒出家爲僧，仍然招呼他石金龍的學名，容兒拜師之後，自己感到十分安慰，總算是有了一寄身之所，不致於流落到別處去，靜虛方丈更答應傳授自己的武功，從此報仇有望，對於老方丈這麼恩收自己，真是感激涕零，到了晚間，夜靜後，老方丈叫悟禪徒弟點起一支燈籠，拿着鋤鑿招呼石金龍跟隨出了這座金佛寺，這種地方在白天就是十分荒涼寂靜，輕易的見不着人跡，此時在這種嚴冬深夜裏出來，一片黑暗，雖然有悟禪提着一個紙燈籠，這山崗子上風又大，吹得燈籠搖搖欲滅，更覺着身旁所經過的地方儘是荒林野樹，山根子底下，那枯乾的荒草，被風搖的刷啦啦作響，悟禪在前面領着路，靜虛方丈和石金龍在後面跟隨，悟禪不住的向頭問着，應該向那裏走，因

爲這件事，只有靜虛方丈親眼看見，青狼堡的人十幾年前在這裏埋尸滅跡，靜虛方丈遂跟他走在前面，指點着他的道路，所以這種地方既不是通行的道路，附近也沒有村莊，雖有這點形如鬼火的燈火，在這荒涼的曠野裏，再不怕有人注意，離開山崗下，往東出來有一里餘，靜虛方丈把悟禪手中的燈接過來，自己也仔細的辨認着，往前又走出半里之遙，身形站住，向石金龍說道：這裏你可曾到過麼？石金龍忙答道：這種地方，我那裏會來過，看這一帶的情形，多半是大戶人家的墳山墓地。靜虛方丈道：鎮山虎秦大彪，他把那青狼堡弄成了匪巢盜窟一般，夜間他園子上定有巡查防守的人，我們有燈籠在這裏移動，不要被他們發覺了，那一來就誤了事，靜虛方丈道：你倒不必多慮，這前面有兩處極大的墳地，是這縣城中兩個富戶的墳塋，墳地那片蒼松翠柏，整整的橫在青狼堡的後面，就是燈火再多些，也不易被他發覺了，靜虛方丈說着話，手提着燈籠，向一片樹林前走來，這裏道路也是坎坷不平，深一脚淺一脚，靜虛方丈忽然把身站住，見他用燈籠所照的是一排白楊樹，這樹林前儘是些荒草，全有半人多高，可見這裏輕易是沒有人到的地方了，靜虛方丈說道：我記得當初他們掩埋尸體。就在這當中第三株白楊樹前，不過年月既多，準準的距離這株樹有多遠，我可記不清楚了。容兒聽到靜虛方丈的話，他竟把肩頭所扛的一把鐵鎬放在地上，向着第三株白楊樹跪倒，哭着叩頭招呼道：屈死的爹爹，你當日被鎮山虎秦大彪打死移尸滅跡，把你尸骨埋在這裡，十幾年的工夫，叫你含冤地下，你遺留下的後代石金龍，已經長大，要給爹爹報仇雪恨，現在佛門高僧金佛寺主持靜虛方丈，發大慈悲，收錄我爲弟子，答應了傳授我武功，爲

含冤而死的爹娘報仇雪恨，今夜蒙我老師父的慈悲，帶領我到這荒林尋找爹爹的骸骨，爹爹你陰靈如有知，要可憐兒子石金龍，過去年歲太小，不能早早給你報仇。如今你得保佑着兒子，把你骸骨找着，我總有給爹爹報仇雪恨之日。容兒一邊禱告着，連連叩頭，這悟禪師兄雖然和容兒才見面，不過一天一夜，如今看到他這種孝子的行爲，難過的不住落淚，忙過去扶他起來道：金龍師弟你不要這麼悲痛，你父親冤魂不會散。咱們趕緊動手，他定能保佑着你早早的把他骸骨找着。靜虛老方丈也不住的口宣佛號，連連爲他祝告着，遂叫他兩人在這楊樹前五尺內，先把地上一片荒草除了，只是這天寒凍之時，想把地上凍結的土翻起來，不是容易的事，容兒親自拿着一把鐵鎬，悟禪師兄也用一柄種地的鋤，幫助他掘地上的土，靜虛和尚見他二人力氣費的很大，很大的工夫，才把地上的土掀起半尺來，自己不禁搖手遂向容兒招呼道：石金龍你過來，舉着燈籠，看老衲替你動手吧，你們這樣費事，劍頂天亮，也不易把尸骨找尋出來。容兒已經累得氣喘吁吁，聽到師父的話，趕緊的把鐵鎬遞過來，把燈籠接過去，退向一旁，這位靜虛方丈，把鐵鎬擎在手中，招呼悟禪，也閃在一旁，這靜虛方丈，把這鐵鎬提在手中，把灰布僧袍前襟掖在絲帶上，用這鐵鎬向地上攢動起來，那堅硬的土地，如擾泥沙，一剎那間，已經掀起一尺多來，手底下漸漸的放慢了，地面上的土堅硬的也就是上層，越往深處越容易着手了，靜虛方丈招呼悟禪，用鐵鋤幫助着，把這一尺深的浮土推開，只是任什麼也看不到，下面只有草根和樹根，靜虛方丈不住搖頭，也因爲年月太多，這尸骨恐怕全腐化了，老方丈抬起頭來，望着天上的星斗，嘆息着說道：佛祖難道遇到這樣

可悲可痛的孝子反倒不肯慈悲他麼！自己隨手把鐵鎬又翻動，圍着這土坑方圓五六尺內，連連發動着，忽的鐵鎬似乎觸動了什麼，這時風也很大，容兒所持有的燈籠，被風吹得滅而復明，地上的土沙全被風捲起，這一排白楊樹，被風搖撼那發出一片怪聲，這種林木皆鳴，眼前又是忽明忽暗，真顯得鬼氣森森，可是眼前這三人，那師徒是佛門至善的弟子。這苦命兒更是純孝之心，那還怕眼前這種鬼境，容兒忙用手遮着燈籠的上口，遮蔽着不叫風把燈火吹滅，靜虛方丈忽然俯身把下面的土抓起一把，湊到燈籠前仔細的一看，把土扔在地上，向容兒招呼道：石金龍，這足見佛祖有靈，含冤而死的冤魂不散，他的尸骨果在此處了，容兒驚問道：師父怎麼知道？不是還沒有刨出什麼了麼？靜虛方丈道：現在下面已經發現了還沒腐爛的蘆蓆，也正時他們當初掩埋尸體所用，這決不會錯了，靜虛方丈把鐵鎬放下，那柄鋤頭，慢慢的撥動着下面的土，果然又刨到半尺多，下面竟有蘆蓆繩索發現，只是這種東西已被多年來雨水的浸蝕，不動他時還依然有原形在，只要一見風，繩全是腐爛得隨手散開，老方丈招呼着悟禪，輕着手脚，把這一堆土全撥盡了，果然下面是完具尸體，把蘆蓆隨手撥動着，也全成了土一樣，十幾年的工夫，血肉早已腐爛得沒有了，只有一具骷髏擺在土上，那容兒再也忍不住，把燈籠插在地上，跪在土坑邊，痛哭起來，靜虛方丈忙招呼容兒道石金龍，現在還不是你盡情悲痛的時候，雖則老衲記憶不差，在這裏找尋着這具骸骨，但是只剩了這個骷髏，如何辨認。容兒聽道師父這種話，立刻用衣袖把臉上的淚痕擦乾，一聲不響，把中指合到口中，牙咬處，把一個中指完全咬破，手指流出來鮮血淋漓他竟向這骷髏的白骨上

滴去，慘呼着：冤死的爹爹，你可要給兒子顯應，他的血流過多，疼的他一條左臂不住的顫抖着，靜虛方丈趕緊把地上的燈籠拾起，招呼悟禪快把你師弟手指處的傷處紮裹上。自己可是拿着燈籠，向這具骷髏上所洒到跡血的地方，仔細看去，靜虛方丈入佛門五十年來，修爲的已經參透了佛門真諦，塵寰中一切看作空虛，但是此時看到這具白骨上所洒上的鮮血，點點入骨，就沒有一個血跡浮在上面；靜虛方丈竟洒下慈悲淚來，更知道這種冤業牽纏，竟能夠沒世不忘，遂招呼容兒，你趕緊跪下給你死去的父親叩頭，這正是他的骸骨無疑。容兒跪倒地上，哭了幾聲，竟自暈了過去。趕到他醒來，靜虛方丈已經跟悟禪弟子，把上面的土重行掩上，向容兒說道：石金龍，你這種堅誠之念，足以動天地，而驚鬼神，趕緊隨我回廟中，現在手底下的一切不齊備，不能檢拾這付骸骨，我們明晚再來吧。容兒遂遵着師父的囑咐，師徒三人更把這一帶的亂草，弄倒許多，堆到上面，遂回轉廟中，在第二日，這位靜虛方丈給買了一具棺木，仍在夜間把石璞的骸骨完整的檢回來，自己更給他念經超渡，完全用水把這具骷髏沖洗了，容兒所點上的血跡，任憑用水怎樣沖洗，絲毫不退，老方丈親自動手給成殮起來，就停放在這金佛寺廊內後牆下。容兒對於師父這樣助自己完成這樣大事，悟禪師兄更是盡心盡力，對於師父師兄之恩，真是刻骨難忘。過了十幾天，到了二月初八日，在這天佛門中是個辦極大功德之日，從一早起來，靜虛方丈就帶着兩個徒弟洒掃佛殿，收拾供品，燃燭焚香之後，把容兒單獨的喚到神案前，叫他跪在地上，靜虛方丈說道：石金龍，你已然行過拜師之禮，今日是我佛門中最大的盛典，這正是佛祖成道之日，我要從今日起，傳授你的

武功，可是論起來，我是一個出家人，在你本身是有殺父之仇，不能不報，在老衲傳授你的武功，也就是我多造殺孽之時，老衲情願在佛祖前担了罪過，正爲得你這種至誠所感，佛門中更敬的是忠孝之人，不過你得謹守我今日和你說的話，你自從經我傳授武功之後，須要把你報仇之事，完全丟開，不得時時存着這種凶殺之念，不論受多大艱難困苦，你要立定了腳根，忍苦耐勞，磨練下去，不到我親自開口叫你去復仇之時，可不准你向我要求，你可能答應我麼？容兒忙叩頭說道：弟子蒙師父這樣成全，我只求老天保佑着鎮山虎秦大彪，福壽綿長，弟子多少年全能等待。靜虛方丈道：很好，我但願佛祖慈悲，能如你的心願，但是你只要一心鍛鍊武功，更要明白作師父的有成全你之心，不願意你復仇不成，反倒把你斷送了，我不能落兩層殺孽。石金龍點頭答應，靜虛老方丈更宣佈了本門戒條，叫他一世遵守，不得稍背一字的規戒，石金龍一一領受，叩頭起來，在這日晚間，靜虛方丈，把他領到禪房後面一道寬大的院落中，這裏絕沒有絲毫練武的八式場子的情形，連一件武器也沒有，這院中只有幾株古老的榆樹，圍着一段短牆，平坦的地面，沿着牆下樹下全是很深的腳印，靜虛方丈站在這院當中，向石金龍說道：金龍你把那鎮山虎秦大彪，若看成平常的大地主土豪惡霸，就把你耽誤了，他在青狼堡這種搶掠霸道的行爲，在安善良民的眼中全看不下去，只爲他有錢有勢，不敢惹他，那又知道他在綠林中，已是迴心向善之人，他更認爲已經是安分守己，洗手的綠林人，他精擅一身武功，更不是平常江湖道中所有的本領，內外軟硬，輕身術，他全得有名師的傳授，此人近十幾年間，他更晝夜的刻苦的鍛鍊。他可並不是對付會受他欺壓的

農民百姓，他是另有他個人的事情，防備的也正是他舊日在江湖中所結的深仇大怨之人，所以此人這一身本領，在武林中也算難得的人物，江湖綠林中更是少見了。你懷着復仇之心，必須親手殺他才算償了你的心，可是你要想練個三年五載平常的本領，那能是他的對手，那時一想動他，不過是白白送了性命，更兼你天生來的體格，不能運用我門戶中的重手法，這必須先把你的體格改變一下，所以我今日在佛殿前一再的向你說明，叫你必須具堅忍耐苦的恒心，報仇才可有望，一年半載中，你先不要指望能夠傳授你拳術器械，你只要心中知道師父我對你已下了苦心，非把你成全出來，好叫你報父仇，重整家業，現在我先從易筋經入手，給你調練氣血，增加先天不足的本質，只要你肯用心，細心領悟我傳授你的訣法，進步很快，改變你體格也決非難事。石金龍一一答應。這位靜虛方丈遂教給他站樁、站架子，完全從初步的功夫入手，這種傳授的法子，可在一個平常的子弟想練武功的，練上一個月，立刻是興趣全消，希望毫無，沒有不半途而廢的，何況更不是短短的時日間把這初步功夫能練完，石金龍的情形不同。他自從滴血認屍之後，已經堅定了他的心意，知道靜虛老方丈已經安定了成全自己的決心，他是任憑師父怎樣指點教訓，他是一片虔誠之念，敬服之心，虛心受教，一絲不敢疏忽，他可就得了這種好處了。短短的兩個月功夫，自己已經覺出氣血充盈，筋骨有力，每一動作，全身的骨筋全作響，靜虛方丈，見他進步這樣快，也是驚喜十分，這種情形，暗中有天意在，或者是他那屈死的爹爹和那含恨而終的母親，陰靈在暗中護佑着，叫他這個孝子早早的成就，老方丈越發的高興起來，練到三個月之後，這石金龍面色紅潤。

體格已經明顯出健壯來，氣守丹田，不浮不散，所擺出來的架子，穩練有力，靜虛方丈指着院中這幾株大樹說道，金龍，我不想你短短三個月的工夫，成就的這麼快，這真是出我意料之外，你從此日起，每日早晚練完了站樁，站架子，要矮身慢步，雙掌交錯在胸前，像站架子一樣，作肩下氣取自然之力，圍着這幾棵樹反覆廻環的走，左右廻旋，往返要轉他四十次，不要間斷，距離樹身不遠不近，初入手時，可以和樹身隔開一些，步眼蹲準了漸漸的和樹身靠近，腳底下也要一天比一天放快，廻旋轉折，多怎練到疾走如飛，身軀和這樹相隔不過五寸，能夠練到任憑如何快走連衣服全不碰不着樹身，那時你在稟告我，靜虛方丈更給他擺成了姿勢，親自給他試練了一番，叫石金龍照着這種姿勢用功鍛鍊，石金龍遂按着師父這種教法，每天早晚必要這樣操練兩次，在乍一練時自己覺着不難，可是這種功夫實地的施展出來，這才覺出不容易了，十幾天中，脚下走的慢還不覺怎樣，只是轉到十餘次，就覺出力量不足，氣往上浮，石金龍遵着師父的囑咐，不強自用力，每覺着腳法散亂時，立刻停止，在院中稍微的疏散些時，仍然繼續操練沉心靜氣，着意的揣摩，身法步眼怎樣爲宜，在這半年的工夫，他雖是知道那悟禪師兄在師父手下，也曾練了多年的功夫，可是自從自己經師父傳授之日，就沒看見師兄到這裏來過，除了方丈到這裏來指點之外，就是我一個人在這裏操練，那知道無形中這位靜虛方丈已經暗地體查，石金龍體格雖差，可是他天賦的一種靈慧，有靜中生明的慧根，所以決不叫悟禪和他一同下場子，這樣石金龍來運用這種武林中反先天補後天基本功夫，他得到了武功的真諦，在他這時自己可不懂得這種最高最玄妙的訣要



，這種盤旋繞樹，直到了六個月的光景，才敢向師父稟明，已然得到這種功夫的訣要，靜慮方丈叫他親自試練，石金龍在師父面前領命之下，轉身到了場子當中，把身形站好，向師父一行禮，跟着身形往下一矮，氣質丹田，雙掌交錯，腳下一動，輕靈穩快，已經穿着樹幹，往復盤旋，這種步眼身形，以及廻旋轉側，全是深爲這種功夫的訣要，他試練了一番，靜慮方丈十分讚許，更告訴石金龍，叫他這種功夫不許間斷，更有一種顯着呆笨的方法，越發不許輕視，在每一株樹前站成子午樁的架子，向樹身上連推他三掌，在初練時可不許用濁力，力用猛了，身軀被彈得在胸下幌動，那完全失了這種功夫的真義，練到了功夫，只准樹身動，自己本身上下三盤，絲毫不被這種力量反撞回來，推樹之法，已經得心應手，再跟着用抱樹搖樹的功夫，雙臂往樹幹上一圈，可是前胸不得黏在樹幹上，雙臂左右攙動各三次，每一練樹要操練這麼一回，只要你練到掌發臂動，樹上的枝葉紛飛，那就是你功夫告成之日也，正是你復仇之時，這兩樣功夫，我是任憑你自己練，並不監視，並不看着，你每天早晚兩次，除了你練這種掌力臂力，我再教授你輕功器械，石金龍一一領教，自己週身的力量，自從師父傳授了易筋經八段錦，個人也曾試練過，雙臂上足有五六百斤之力，可是自從師父叫自己操這種搖樹擊樹之法，自己絲毫不敢間斷，細心體會此中的真理，可是經過三四個月的功夫，樹身上絲毫見不出一些被自己的力量震動，樹上的枝葉那又會脫落下來，知道這種功夫，實非容易，在師父既這樣重視，當然是自己報仇雪恨所用，更不敢向師父多問，遂忍耐着歲月悠長，刻苦的晝夜鍛鍊，這時別的功夫，可進步快了，長拳短打，各種的兵器，暗器，

輕功，全隨着歲月增加他的火候，寒來暑往，像箭一般快的光陰，這石金龍來到金佛寺，一棍已經五年了，他這搖樹的力量，才見出些火候來，雙掌向樹上一擊，樹身已見震動，並且掌落處，樹皮完全脫落淨了，樹幹上被他這樣晝夜不斷的用掌力猛擊，每一個樹幹轉着圓圈剝落下來寸許深，在雙臂擺動時，那樹帽子上雖不見脫落，但是上面發出很大的響聲如同一陣狂風一樣，因為師父當年交待的必須枝葉紛飛，才是功夫成就之時，雖則見到了這個火候，依然不敢明告師父現在自己的遺就，近一年中，悟禪師兄却不斷的和自己一同下場子了，操練對手的功夫，這正是靜虛方丈的授意，叫他親自給這個師弟領招喂招，石金龍每天除去練功夫之外，就到後牆下父親的墳墓前叩拜一番，數年的功夫，決沒間斷，每次叩拜必要祝禱一番，求父親的陰靈護佑，保佑着自己早早的把武功練成，爲父母復仇，這年正到了八月中秋，這天晚間月明如晝，靜虛方丈却帶着他們師兄弟二人，來到後面場子中，叫他們師兄弟兩人演一趟羅漢拳，這兩人各把一身所學在師父面前施展出來，這趟拳術演完，各自收住式，求師父的指教，靜虛方丈微笑點頭道：你們拳術上功夫，能練到這樣，已經很好了，鍛鍊武功就仗着心志專一，你們再把劍術施展一番。這師兄弟二人，各持一口利劍，以師門最得意的劍術，先把八卦六十四式，這趟劍術施展開，又是在月光下，一僧一俗，起落進退，對，攔，隔，拒，吐，撒，放，兩人的手法，緊妙異常，劍術和身形已經全能夠身劍相合，這六十四式劍施展完，各自一收式，靜虛方丈點頭說道：火候雖差，你們倒還能夠深得這趟劍術的訣要。遂單向石金龍說道：你把你自己所練的兩種功夫，在我面前試練一番，我看看你

的進步如何！石金龍很慚愧的說道：弟子深負師父的期望，這兩種功夫火候還差得很遠，師父要格外的慈悲弟子。靜虛方丈說道：你自管練來。石金龍遂遵照師父的話，矮身塌步，到了每一株樹前，雙掌一揮，向樹身擊去，雙掌打上，身形撇開，撲奔第二株樹，仍然是用掌一擊，他掌落處樹帽子上面全見了嚮聲，枝葉搖動，連着擊過五株樹幹，身形轉回，又用這種抱樹的功夫，雙臂繞動時，那樹上面也是像他掌擊時一樣的枝葉動搖，這位靜虛方丈不住的口宣佛號，把石金龍叫到面前，靄然說道：你果然不負老衲一分苦心，能夠這麼刻苦用功，老衲當年若是能像你這麼樣苦心鍛練，我早就作了掌教的方丈了。說到這兒，略一沉思，向石金龍又說道：當初叫你鍛練這種功夫，我曾說過，必須要你的力量到處枝葉紛飛，那不過是老衲一時鼓勵你的言辭，叫你安心忍耐，因為我看你有鐵一般的心腸，我恐怕對你說出真情實話，把你復仇之事擺在近前，你的心情一起浮燥之念，反影響了你最後的功夫，我所以才那麼對你講，這種武功造就到你現在這般地步，已很難得，真要是把力量用上，這麼巨大的樹身，枝葉紛飛，再練十年亦不容易見到那種火候，今日已是八月中旬，在三個月內，就是你這部功夫放手之時，可是在這最後緊要的關頭，你可不許起浮燥之意，一百天內，我那時看到你這部功夫到了你最大的成就之時，我自然對你講，你要好好的安心，一如往日。方說到這兒，忽然禪房的屋頂上有人說道：身為方丈，反不能守沙門五戒，你還敢妄傳弟子我看你這和尚要永墮泥犁了。靜虛方丈聽得發話的聲響，驀的一驚，抬頭向房上一望時，却驚手合十招呼道：一塵落主仙駕降臨我這金佛寺小廟，恐怕不足接待諸主的金身。這時上面

發話的人，已經飄身而下，那悟禪已經跪在地上，石金龍見來的是一位老尼，看年紀不過有五旬以上，生得骨格清奇，不是平常所見修行人那麼慈眉善目，這老尼眉目間，夾着一股子英風銳氣，叫人對他不敢逼視，身材很高，穿一件灰布僧袍，腰繫絲縑，背後揹着一口劍，右肋下跨着一隻黃色香袋，白襪僧鞋，手執拂塵，這老尼實當得起「仙風道骨」四字，石金龍見悟禪師兄對於這老尼這麼恭敬，遂也隨着跪在地上，這時這老尼向靜虛方丈手打問訊，更向悟禪和石金龍道：「不要多禮，請起！」悟禪站起，趕緊搬過一個坐位來，放在師父所坐的上首，靜虛方丈，向這老尼讓坐，彼此落坐之後，靜虛方丈問道：「菴主怎麼這麼清閑，來到此處，竟肯迂尊賜教，這真是貧僧所想不到的事，這位一塵菴主答道：「我正在到錢塘赴瀟湘劍客之約，他離開湖南之後，已經有數年沒見，忽然在一月前，有人傳信給我，他已在西子湖邊結廬歸隱，老方丈你想這不是欺人之談麼？以他那種天性，他焉肯在西子湖邊隱跡下去，我認爲他定有什麼緣由，故意又作出這種出人意外的舉動來，請這一般同道前去，或者就許他個人有不能應付的事，叫大家替他帮忙呢！靜虛方丈道：「怎麼瀟湘劍客已到錢塘，他遠走天邊，在邊荒一帶，這幾年很作了些無上的功德，突然又重返江南，我還絲毫沒有聽得一點信息，我早晚倒要訪他一番，我和他大約有七八年沒有見面了，這時悟禪已給一塵菴主獻上茶來，石金龍站在一旁垂手侍立，一塵菴主不住的仔細看他，却向靜虛方丈問道：「你不是已經說過，有悟禪這個徒弟，足可以繼承你的衣鉢，你怎麼又收起俗家的弟子來了，更肯把你一身絕技，傾囊而贈，這倒是老方丈你意外的緣分了，靜虛方丈慨然答道：「菴主！我自

從在金佛寺閉門懺悔以來，我決不想多惹牽纏，只是這裏邊有一段不可解的宿緣。說道這兒，却招呼石金龍道：你過來，這是衡山玉清菴一塵菴主，這是我們江南俠義道門中領袖人物。今日菴主仙駕降臨，我認爲更是你難得的緣分，你一身冤孽很重，將來或者還許求菴主的慈悲，以他的菩薩救世之心，定能助你消滅一切魔障，石金龍趕緊跪在地上道：弟子石金龍求主的慈悲。一塵菴主打着問訊道：不必多禮，願你在靜虛方丈的門下，能夠把他一身所學全能夠用心鍛煉，將來你的成就，定能爲他門戶中昌大光明。石金龍叩頭起來，仍然退到師父的身旁，靜虛却把石金龍的出身來歷，以及自己收他的情形，全說與了一塵菴主，這位老尼聽罷，靜虛方丈這番話，更注意的向石金龍的臉上看了看，却向靜虛方丈說道：此子骨格聰明，實是難得的資質，只是按着我佛門中因果說來，他這一身冤孽牽纏，擺脫不是一件容易事，稍一不慎，方丈你就要枉費辛勤，按他這種面貌五官氣色，三五年中他這無邊的魔障，任你有多大的力量，也不易替他消滅了。石金龍聽得這話，立刻跪倒在一塵菴主的面前，悲聲說道：這樣說起來，弟子爲父母報仇的事，恐怕今生無望了麼？一塵菴主念了聲阿彌陀佛，却招呼石金龍起來，正色向他道：你不要灰心我佛家修行之法，只重清心，所以說酒肉穿腸過，佛在心頭上，你這心存復仇，固然是一種殺孽，可是你復仇完全是至孝之心，雖然有一切魔難，阻攔你不能順情順理的叫你如願以償，可是佛祖慈悲渡世，也正是願意拯救你們這班孝子賢孫，你只要具堅忍不拔之心，百折不回之志，任憑他魔火萬丈，想要消滅他，只有你一顆心，你明白我這個意思麼？石金龍點點頭回答道：謝菴主的慈悲，弟子明白這種

意思，只是我心志雖然堅定，只怕我一身力量薄弱，終要被這種魔難把我煉化了，落個含恨而死。一塵菴主微搖了搖頭道：你不要動這種想念，任憑他眼前擺上刀山箭樹，你也要拿定這種至死不變的心腸去闖他，終有叫你把一切阻難蕩開，走向光明之路。石金龍道：但願能如菴主的教誨，弟子能夠把這不共戴天之仇報了，我自己就是落個身化劫灰，也無遺憾了。一塵菴主說道：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命動也一樣可以轉移的，默默中貧僧感覺到與你有一段緣法，將來或者再遇到時，也就是你大仇得報，壯志得伸之時了。石金龍道：謝菴主的慈悲，這靜虛方丈站起來，向一塵菴主道：何不請到禪房略坐片刻。這位一塵菴主，站起說道：我今夜尚有四十里路程，天在黎明前要趕到，我們還是再會吧。方丈如若有閑暇時，何妨到西子湖邊走走，瀟湘劍客他頗眷念故人呢。靜虛方丈道：我這金佛寺，無人主待，我那能離開，何況我自己多種下這種冤孽債，我不把他清償了，也不容我放手的，菴王既是有事，我不便強留，事情也不能預定，或者我能夠把這種俗事稍微的擺脫開，也想到前塘走一遭，這位一塵菴主，含笑向靜虛方丈道：我從來處來，我還是從去處去，咱們再會了，向靜虛方丈一打問訊，把右手的拂塵倒提着向背一撥，左手把僧袍一提，身形飛縱起已到了後面那段牆頭，靜虛方丈是跟踪而起，也落在牆上，這一僧一尼，竟自在牆上略一停，那一塵菴主却回頭看了看石金龍，低聲向靜虛方丈說了兩句，這位老方丈點頭答道：既然是菴主推測出過去未來，我焉能扭天而行，自當謹遵菴主之教。一塵菴主不再答話，已經一飄身翻下牆去，靜虛方丈只在牆頭上一合手，說聲：不遠送了。跟着飄身而下，悟禪和石金龍也跟着

過來就在牆下等候，師徒三人一邊往前走，靜虛方丈說道：「石金龍，你雖然遭逢這種惡運，可是你的遇合也不非常，這位一塵菴主，乃是南派劍俠中有數的人物，今夜他初次見你，對於你十分關心，並且把你未來的事更多指示，你只要拿定了主張，前途遇到大災大難，我看自有解救之人。」石金龍忙答道：「但願能如師父的話，那就是弟子之福了。」靜虛方丈道：「天色不早，你我歇息了吧。」遂一同轉奔前面，師徒各安歇，石金龍自經這位一塵菴主說過這番話之後，個人越發時的警惕着，每日仍然是刻苦用功，一些不敢鬆懈，並且在父親墳墓前更加虔禱告，陰靈默佑，早早的報了大仇。從那夜起，靜虛方丈也不再問他的武功鍛鍊如何，一幌又過了三個月的光景，已到了嚴冬臘月，眼看着就到了臘月初八日，這個日期是佛門中最大的祀佛之日，頭兩天師徒三人高高興興的忙着收拾佛殿，預備香燭供品，這天從半夜起，就要在佛殿誦經拜懺，在黎明時，要把這煮的臘八粥供獻在佛前，這位靜虛方丈，却換上了輕易不穿的袈裟，帶上毗盧帽，悟禪也換一身新僧衣，只有石金龍仍是俗家弟子的打扮，可是也換得衣帽整潔，這時佛殿中已是香烟繚繞，頭一天作好的供品，素菜陳列在神案上，靜虛方丈帶着兩個徒弟，焚香叩拜，師兄弟兩人鳴鐘擊鼓，老方丈跪在神案前高聲朗誦經文，這個臘八節，在民間是普遍的重視，這個日期差不多的人家，全是整夜不眠，有那富戶和那篤信佛教的善男信女，全要在這日的黎明時，作一次大佈施，施捨給那無衣無食的貧民，所謂結佛緣，種善果。這位老方丈叩拜已畢，站了起來，立在神案前，向石金龍道：「到今日你來到寺中有幾年了？」石金龍忙跪在師父面前，說道：「自從那年師父把我從土穀洞中救來

，已經整整五年的光景，靜虛方丈點點頭道：日月如梭已是五個寒暑，過得很快了，這五年的光景，論你的武功造就，足比別人練十年的，現在我認爲你功夫造就，雖然不能算是得我少林派武功的個中三昧，可已經登達入室，不過我盡我個人的所能，只能把你造就這樣，可是現在我無法再在這裡耽誤下去，三日內我就要離開金佛寺了。石金龍道：師父到那裡去。靜虛方丈答道：我要到福建少林寺朝拜掌教方丈去，我離開少林寺已經有二十年了，這已經到了我積修外功限滿之日，無論有什麼事牽纏，也得暫時放手，所以我決意的離開此地，我把你收錄了來，是爲的成全你一番孝道，想助你爲父母報仇可是當年你也會有誓願，必須要親手報仇，不願借重於人，我這佛門弟子不到不得已時，又何嘗願意多造殺孽，只是這鎮山虎秦大彪，這些年來，他的武功造就，和你相同，也是頗得能人指教，你要想動他可能成，我毫無把握，這三天之內，在我沒走之先，我願意叫你見識他，倘若能夠蒙師祖的慈悲，你亡父的陰靈默佑，你能夠把這惡人殲除，你的壯志得伸，我的心願也了，我就是回寺之後，也沒有什麼牽累了。如若是不能得手，千萬的要及早抽身，不要辜負了我這五年的心血，我還另有辦法，對這件大事未了，我是放不下手的。石金龍聽到師父竟答應今夜自己去報仇，叩頭說道謝師父的慈悲，無論成與不成，那是弟子個人的命定，我含辛茹苦，這些年來，我只盼望的是今日，縱然不能得手，弟子死也心甘了。說罷給師父叩頭謝過師父數年辛勤的教誨，站了起來，向師父說道：我到後面向我亡父的靈前也祭奠一番，靜虛方丈點點頭道：「叫悟禪給打點了一份祭品香燭，用木盤子托着，一同到後面廟牆下，在那墳前把供品香燭擺



好，石金龍焚香叩拜，行完禮，跪在那兒，淚流滿面的祝禱道：「兒子石金龍，現在已到了最後的關頭，父親含冤地下，十幾年來，總算有這個不孝兒子，與你報仇雪恨，爹爹你陰靈保佑着兒子，石金龍能把秦大彪的心摘下來，把父親靈柩運回家鄉，兒子總然這一生就此了結，也算於願已足，情願意追隨父母的陰靈於地下叫我作鬼能夠盡些兒子的孝心，父親你有靈應沒靈應，我也只能作最後的祭奠你了。」叩頭站了起來，把供品收拾起來，香燭息滅，仍然回到佛殿上，師父却在那裡念着經文，爐中的香烟裊裊，佛殿中靜肅異常，石金龍來到師父身旁，低聲招呼：「弟子想天色尚早，趁這時我想入青狼堡探查一番，師父你看可能去得麼？」靜虛方丈抬頭看了看，向石金龍點點頭道：「我也正想叫你入青狼堡去查查看看秦大彪的動靜，也好預備下手，不過你雖則隨我練了五年的純功夫，可是你身臨大敵，這還是初次，你要一切謹慎才好，石金龍點點頭答應道：「師父，我等待了這些年，爲得是什麼！不過是只盼有今日，我一切自知謹慎就是了，靜虛方丈，却從神案旁把石金龍當初入寺時帶來那柄七首刀取出來，遞給石金龍道：「你把這七首刀插腿蓬上，比較着便利，不過你要聽我的話，你要借重這種兵刃來制服秦大彪，可就沒什麼指望了，你只憑這些年來，鍛鍊的鐵臂功夫，以內力勝他，比較有些把握，石金龍把匕首刃接過來，插在腿上，靜虛方丈却轉身向神前一拜道：「弟子靜虛作孽作福，爲求佛祖的見憐，雖造殺孽，弟子甘願領佛祖的譴責，求佛祖的慈悲護佑這可憐的孝子吧，石金龍聽到師父這個話，不由感激涕零，向師父一拜，更向悟禪師兄一拜道：「師兄我走了，悟禪道：「師弟，師父有三日的工夫才能離開此地，你不要魯莽從事，不要

急於下手，此去暗中偵查一番，詳細的計劃一下，方可成功。石金龍答了聲：「是一辭別師兄，轉身出了佛殿，這時天也不過四更左右，外面寒風陣陣，天却又陰下來，已經微微的飛起雪花來，這正和當日他被師父接引入金佛寺情景相同，靜虛方丈和悟禪全送到廟門；老方丈只說了聲：金龍，我要等待你回來。石金龍道：師父我也願意能夠重回到師父的身旁，只看弟子的命運吧。石金龍一咬牙，竟自頭也不回，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順着山崗的斜坡，翻了下來，走出老遠去，回頭往廟門那裏看了看，尙見到師父師兄的黑影，在廟門口依然沒有回去。石金龍不敢留戀了，辦着方向，撲奔青狼堡。

### 第三章 雪夜探莊揮拳悲鐵羽

相隔沒有多遠，只不過半個時辰，已到了青狼堡的土圍子下，現在這石金龍已和當年假扮小販的容兒變成兩樣了，現在已經練就一身軟硬功夫，竄過壕溝，看了看土圍子上，只有四角的箭樓上，有巡更的駐守，並沒有多少巡查防守的人，自己翻上土圍子，這青狼堡內，家家戶戶全在燈火齊明，也是預備着過這臘八節，石金龍翻下土圍子，秦大彪所住的那片莊院，他當初是已經來過，遂從一片之民房上輕登巧蹤，撲奔東南，遠遠的看到了那秦大彪莊院前面，大門已經開着，門口立着兩架氣死風燈，從大門裏到後全掛着紅色的羊角燈，那莊丁家人，全是衣帽鮮明烟氣騰騰，這正是秦大彪他在這臘八節，要作一回善舉，預備在黎明時，施捨臘八粥，散福食，所以他這宅中，這一夜和大除夕不差上下，石金龍從西面大牆翻進來，這裏正是他這宅中的大廚房，那裏院中臨時架着四個爐灶，四口巨形的大鍋，用劈柴燒着，每一個大鍋前，有兩名壯漢，站在兩邊的高凳上，用長柄的木銑把鍋中的粥來回攪着，那大廚房裏也用極大的籠屉蒸着施捨的麵食，已經作好了的全放到竹筐中，一筐一筐的排在窗下，風涼着，這裏有二三十個人，這麼忙亂着，石金龍看到這種情形，越發的痛恨，難道這就是積善之家所作的善事麼？霸佔別人的田產，裝不滿他沒底的貪囊，他却沾名釣譽的作這種假善人，來欺騙鄉愚，怎麼天道不公，這種人竟不能叫他遭報，太叫人痛心了！石金龍翻過西邊的廚房一帶往東又轉過兩道院落，這裏迎而是一座高大的客廳，廳房的客

掛着四個紅紗宮燈，廳門口掛着暖帘，從那水紋式的隔扇窗上，看出裏面也是燈火輝煌，正有兩名穿着長衣服的家人，從裏面走出來，兩人走到院子當中，只聽內中一個低着聲音說道：「今天莊主爺十分高興，不只於大施捨一下，對我們還有一番賞賜，好好的伺候着，你看從前天起，就這麼高高興興的，莊主爺安心作好事，這回看出來他是一點虛假沒有。」

全宅上下人，三天之內，全不許動一些葷酒，早晨因為廚房裏一支碗，刷得不乾淨，被莊主大鬧了一頓，說是不因為這種好日子，非把那個廚房吊打一頓不可，告訴他謹慎小心，只要敢再這麼疏忽，過了這三天，也是跟他算帳。這兩人一邊說着，已經走出去，石金龍從簷口翻到地上，一縱身，已竄到廳房的月台上，絲毫不敢遲疑，知道此時家人們不斷出入，身軀往起一蹶，已經掙住走廊下上面的橫樑，下身往起一翻，兩腳的脚尖往橫樑上一掛，雙手一鬆，身軀倒翻下來，只用兩腳倒掛，珍珠倒捲簾式，全身倒翻着，已經手攀住隔扇上的橫窗，把上面窗紙點破了一個小孔，臉貼在上面，往裏窺查，只見這座廳房之中，陳設的富麗堂皇，鄉紳的氣派十足，靠西山牆一張花梨螺甸的八仙桌，兩旁作着兩人，正在談話，靠裏邊那

個年約五旬餘，雖坐在那裏也看出身軀比別人高，赤紅的一張臉面，濃眉巨目，獅鼻闊口，唇上已留黑短鬚，穿着絳紫幕本緞皮袍，腰繫藍絲板帶，下面是青緞靴，在燈光下看這人的氣色身形，和服裝的打扮，帶着一團威風，靠外邊椅子上坐着這人，年紀和他不差上下，只是身材較短，臉色微黃，眉禿眼小，光着頭頂，年歲不大，鬚髮已禿，可是精神十足，在石金龍眼中，看到這兩人也都是暗暗驚心，從他們眼光中全可以看出內力十分充足，這二人原來

就是鎮山虎秦大彪，和他莫逆之交半師半友的近人，名叫金沙手呂子彬二人全是高高興興的談論着。一年所有的莊田收穫，更談到這次臘八節施捨的心願，這時那金沙手呂子彬正在陪着笑臉說道：「莊主這麼樂善好施，終能得到作善降祥的好處，我看你認爲缺陷的事，很可以不必掛在心上，何況你年歲未老，太太就是不能生養了，討一房小，一樣的能夠傳宗接代，那何必把這種事看得那麼固執，何況你現在有這點家業，吃個三輩五輩的也吃不窮，並且屢年還有積蓄，將來這一帶所有的土地，定要完全歸到青樓堡掌管之下，現在你雖然是一個鄉紳，可是作到督撫又該如何，恐怕沒有你這樣清閒之福，你這位小姐，從這點年歲，說話就那麼聰明伶俐，有時候連我全反被他問住，無話回答，他不過才十二三歲的女孩子，就是那麼聰明伶俐，將來武功練成了，只憑這個姑娘，就能給你頂門立戶，莊主你要想開些，有這麼個可愛的女兒，也足可以寬心了，那鎮山虎秦大彪哈哈一笑道：「呂師兄，這個話我倒真承認，他天生來的是我們武士家風的後代，差不多平常人家的女孩子，從小時候就喜歡擦胭脂抹粉，只有他天性個別，從一小五六歲時，看着我練功夫，他就跟着舞槍弄棒，天性帶來近於此道，這幾年我教他些粗淺的功夫，那時也沒叫我多費過事，一說就明白，指點就會，我很想不辜負了他這份天資，和他這種性之所好，我想要盡我的力量，給他訪求名師，把他成全起來，可是呂師兄，只有一件叫我不能釋懷，就是他將來歲數大了，女孩子終是別人家的人，只要一出嫁，我這個爹爹也不過是白費一番心血，所以我在高興之中，想至將來，又未免灰心。那金沙手呂子彬笑說道：「莊主，你這種可算完全叫錯了，你這萬貫家財，吃不盡

的出處，既沒有遊枝的宗族，將來你選個藥龍快婿，叫他帶盡半子之勞，不也是一樣了麼。鎮山虎秦大彪含笑點頭道：「將來的事將來再說吧，咱們且先顧眼前，天色不早了，大約快亮了吧，金沙手呂子彬道：才交過五更，離着天明大約還有些時候。鎮山虎秦大彪站起來向呂子彬道：呂師兄，咱們到前面去看看，大廚房預備的怎麼樣了。這時二人直奔廳房門走來。石金龍縳在橫樑上，把他二人的情形全看明白了，自己暗打主意，仇人現在眼前，我怎能再忍耐下去，天賜良機，我再把他放過，也太沒有勇氣了，這時秦大彪和呂子彬已然走出廳房，才到這廊簷下，把脚步停住，那秦大彪却說道：呂師兄，你看雪又下起來了，天氣也真夠冷的，佛祖成道之日，聽他們講究過，就是這種情形，那呂子彬也隨他一同站住，這時外面那兩個家人也翻回來，走到院中，見莊主出來，遂緊走了兩步，站在台階下說道：廚房那邊完全預備好了，淨等着莊主傳話，秦大彪點點頭，跟呂子彬一同走下月台，却向家人說了聲：到廳房裏把帽子給我們取來，家人答應了聲，趕緊進廳房，給這兩人去取帽子。秦大彪和呂子彬已經走到院子當中，石金龍已經身形一翻，把上半身垂下來，住起一撻，雙手翻到外面，抓住橫樑，雙腿往下一落，輕輕的落在了走廊下，住起一聳身，疾如脫弦之箭，已經竄到了二人的背後，他二人是並肩而行，鎮山虎是在右邊，呂子彬靠他的左邊，石金龍這麼快的身形，撲過來這兩個人全是一身極好的功夫，那會絲毫不能覺查，那呂子彬猛一轉身，往旁一撤步，已看到了石金龍撲到了莊主秦大彪的身後，他厲聲喝叱：「什麼人？」可是他口中雖這麼問，已明知來人不懷好意，並看出是一個年青的鄉下人打扮，身形飛躍過來，腳底

下極輕，分明有一身極好的功夫，這金沙手呂子彬，他是話到人到，身軀往前一撲，雙掌齊出，向石金龍肩頭胸口打來，石金龍懷着十餘年的冤憤，不論什麼人阻攔他復仇，也要和他一拚生死，手底下那肯再留情，呂子彬雙掌到，石金龍往旁一撤身，雙掌往回一圈，雙揣手，往上一崩金沙手呂子彬的雙臂，黏着他胳膊底下打了過去，呂子彬回腹吸胸，往後閃避，可是已被石金龍左掌指尖掃中了，他的左肋上被震得倒退出三步去，跌在地上，那鎮山虎秦大彪在呂子彬驚呼之中，身軀也轉過來。石金龍和呂子彬動手，一招一式不過剎那之間，秦大彪見突然發現來人行凶，他怒叱一聲，往下一矮身，竟自黑虎掏心式，左掌穿出，向石金龍的左眉頭便打，石金龍右掌攔他的腕子，一橫身，左腳往前一欺，左掌從底下穿出，葉底摘花，一掌打到，正奔他肋下的致命處，秦大彪腳底下往後一滑，身軀往回下一帶，一個轉身，掃堂腿，奔石金龍雙腿掃來，石金龍往起一蹶身，已經竄到鎮山虎秦大彪的右側，右掌金叉手，向鎮山虎秦大彪的右耳輪戳來，秦大彪一甩頭，雙掌往上一翻，向石金龍這條右臂上劈來，石金龍心說：你這還那裏走，右臂往後一揚，猛然往下一圈，雙臂完全向秦大彪的兩肋上擊來，這次石金龍把丹田的力量完全貫到兩肋上，那秦大彪他識得這一手的利害，身軀往後撤，是來不及了，他的雙臂往後一擺，順着自己的胸前往下沉，可是石金龍的掌已經到了，力量往一處一合，那知道這時金沙手呂子彬已經一按地，蹶身而起，還算好，他和石金龍身軀沒正對着，他竄到了石金龍的背後靠左邊，他因為形勢太緊急，又是倒坐在地，蹶起來腳上總不如平時得力，他身軀往地上一落，相隔着兩步，探掌向石金龍肩頭後斜

劈過來，這一掌他也是用的十分成力，那鎮山虎秦大彪被石金龍雙掌已經打上，可是他的雙臂已經垂下來，往左右也在猛一分，石金龍肩頭後這一掌可也挨上了，只有猛一斜身，雙臂一抖，大鵬展翅，左掌猛然向呂子彬右臂劈去，鎮山虎秦大彪身軀倒退着，已經跌在地上，進客廳取帽子的兩個家人，已經出來，見院中已然動了手，立時一按嘴唇，咬舌的運着就是三聲呼哨，石金龍右肩頭後被金沙手呂子彬斜掃中一掌，雖則這下沒打正了，但是呂子彬他是湖南派內家名手，手底下實有真功夫，這一掌石金龍已經禁受不住，雖則負傷之下，仍然還他一下，自己的身形也是跟踉倒退出去，在這種情形之下，眼見得不共戴天之仇的人，又要逃出手去，遂咬牙忍痛，一抬腿把匕首撤出來，仍想着就是臨死前也要再給秦大彪一刀，往前緊趕了兩步，撲了過來，可是那兩個家丁這幾聲呼哨，把秦大彪平日所收容的江湖道中朋友驚動過來，更有他手下的惡奴柴旺，他也正從廳房東面角門外闖進來，一眼看見莊主倒在地上，一個少年提着一把七手刀，正撲過去，呂老師似已受傷，這惡奴柴旺，他平日搶掠霸道，借着秦大彪的勢力，更是窮凶極惡，平日腿上總是掖着傢伙，此時他看見有人刺殺他主人，他一俯身，手叉子撤下來，一躡身竄過來，向石金龍大喊了聲：好小子，你敢逞凶，他這把手叉子照着石金龍左肋後戳來。石金龍見有人來接應，此時眼紅了，有一個算一個，那還顧得是秦大彪的什麼人，惡奴柴旺，手叉子遞到，石金龍微往後一斜身，手叉子遞空，他的身軀可也轉過來，石金龍匕首刀向他左肋上一送，撲哧一聲，扎了進去，腕子往外一抖，把這柴旺抖出兩步去，跌在地上，他立時算是送了命。石金龍雖是料理了這個惡奴，自



己知道自己不行了，這一掌被打得右臂已然用不上力量，但是那肯甘心，仍然往秦大彪這邊闖，秦大彪此時已然挺身竄起來，那呂子彬右臂已傷，他見石金龍仍然不肯甘心，他也是趕着撮唇打了兩聲呼哨，這時從東廂房上飛撲下兩個人來，一個提着單刀，一個提着一條七節鞭，飄身而下，使單刀的喝喊了一聲：那裏來的狂徒，敢到這裏老虎口上拔毛，接刀吧！一縱身過來，這口刀攔頭蓋頂向石金龍就劈，石金龍一閃身，掄起七首刀向這人左肩便戮，這人刀已劈空，他竟自往後一個矮身迴旋，這口刀掄起，向石金龍雙腿斬來，石金龍七首刀剝空，敵人的單刀從下盤削到，用力一縱身，竄出六七尺來，可是那使七節鞭的也撲了過來，人到鞭到，向石金龍斜肩帶臂砸來。這時四下裏呼哨齊鳴，莊丁們已然聚衆往廳房這邊圍，這二人把石金龍這一圍住，秦大彪他已然緩過勢來，退向月台上，却招呼手下的莊丁打拳，各自抄傢伙往上圍，不要叫來人走脫了，石金龍和這一口單刀，跟一條七節鞭，努力拚鬥，但是負傷之下，那裏還能盡自和匪徒鬥戰，那呂子彬更指揮着青狼堡中一般得力的莊丁，四下裏包圍上，用弩箭要把來人攢射在這兒，石金龍雖有一身精純的功夫，怎奈這條右臂不給他使喚了，對頭冤家更又逃出手去，自己在這種情形之下，知道今生報仇是無望了，一咬牙，預備再料理兩個，脫不開身，只有用七首刀自刎，免得落在他們手中，和他動手的兩人，並不是多高的本領，不過仗着全是年青力壯，一股子銳氣，石金龍又在受傷之下，顯着不能抵擋他二人，可是石金龍是安心在這裏結了一生，無形中又鼓起一團勇氣，那使單刀的一刀正向石金龍胸口上扎來，石金龍不閃不躲之下，刀尖子已然點到胸口上，只把上半身微往

左一擦，刀尖子擦着衣裳扎了過去，可是他的身形也撞過來，石金龍喝聲：「去罷！」掌中短刀貼着右臂往上一揮，這匪徒嘎呀了一聲，已經往旁跌出去，一條右腿已被石金龍這柄短刀削斷，只連着一些皮肉，立刻倒在地上，昏死過去，石金龍往回一撒身，那知道那呂子彬却退到東房下，那打了兩聲呼哨往大廳這院內圍進來的打手莊丁，已經把弓箭暗器全預備在手下，這呂子彬招呼着自己的人，往下一撒，立時刷刷的連着就是一陣亂箭，夾着飛鏢，飛蝗石齊向石金龍打來，尤其是這種利箭攢射，在這種負傷之下的石金龍，可實不易走脫了，那鎮山虎秦大彪他便招呼手下的人，只要能上房的要從屋面上往下用暗器包圍石金龍，這時石金龍身上已經中了一飛蝗石，繩上更中了一箭，雖則全不是致命傷，這種情形下，要逃走可實不容易了，大叫一聲：「萬驪的秦大彪，姓石的殺父之仇不能報，我死後化作厲鬼也能來要你的狗命，自己一咬牙，把短刀往起一橫，就要自刎死在青狼堡，正在他喝喊聲中，西房上一陣呼號喊叫，跟着碎碎的響聲巨響，從房上滾下兩名匪黨，空摔得腦漿迸裂，鮮血四濺，從這西房上突然如飛的縱下一大，這人却披着一件皮毛向外的火風衣，頭上却帶着一頂遮到眼眉的風帽，把他整個臉全掩藏在風帽內，快若風吹般的到了石金龍的跟前，一伸手竟把他的腕子抓住，把短刀奪過去，一轉身之間，把石金龍跌在背上，一句話不發，一個「鹵子攢天」式，已經又翻上西房，縱越如飛，向西邊逃去，這人連撲下來，再逃走不過只剎那之間，地上已死兩個，房上更一片呼喊之聲，原來受傷的滾土房坡上尙有三名，把那鎮山虎恨得咬牙切齒，眼看着手底下空有這般人，竟自任人來去，還傷了這些人，沒受傷的再想

追趕時，人已逃得無影無踪，石金龍被這人指在背上，一路拚命的逃竄，就這樣，石金龍始終也沒有辨別出搭救自己的是誰，因為這種衣服，和形狀，決不是師父和師兄，並且這人腳下不停，仗着天陰沉着，此時可是五更已過，天就算亮了，因為天空被陰雲籠罩着，雪花不住的飛着，曠野中依然是黑沉沉的，石金龍也緩過氣來，在這入背上招呼道：救命恩人，你是那一位？這樣不顧生死的，把我救出虎口，請你把我放下吧！我諒還能勉強行走。這入仍然腳下不停，却是一句話不答，趕到走出一里多地來，竟撲向了山崗上，直奔了金佛寺，石金龍驚呼道：你究竟是何人？怎麼竟把我送到這裏來，這人仍是不答，騰身飛縱上了廟牆頭，竟落在了大殿前，走進大殿中，把石金龍往地上一放，此人把身上披的皮風衣往地上一抖，把頭上的風帽一摘下來，石金龍見正是悟禪師兄，石金龍看了看悟禪，不覺落淚說道：原來竟是師兄，這麼捨死忘生，把我救回廟來，不過我不願意回來了，師父空費了這麼些年的心血，我依然不能報殺父之仇，我還有何面目活在人間，這時殿門外靜虛方丈，往裏走着，却口念着「阿彌陀佛」，招呼道：金龍你回來了，你沒有面目見我，我這作師父的又該怎樣，更得怨我沒有真實的功夫，把你教出來，手戮仇家，我的罪孽比你還重，真個若是叫你報仇未成，反死在青狼堡仇家手內，我豈不是造了無邊罪孽。石金龍不要這樣想，這樣看起來，那位玉清菴主果有先見之明，他比較我高多了，在他到我廟中一見你之後，就已經看出你這一段因果，雖未明言，他已經暗中指示我，現在還不是你復仇之時，時機未至，尚有另外一段因緣，必須要你自己去了結他，你只要能以這種堅忍不拔之心，仍然忍耐下去，終有如願

以償之時，菴主這等說法，我還不敢深信，如今我回少林寺的期限已到，所以任憑你青狼堡尋訪你的仇家，我還想着人力或可勝天，只要時機湊巧，也許能夠叫你早早報了大仇，那知道終事不能如願，雖然是你有誓約在先，報仇的事不叫別人相助，可是我終覺不大放心，這才暗中打發你的師兄追隨了去，暗地保護你一切，你師兄還算是善於應付，這種局勢他居然沒露出本來面目，我們在這金佛寺可以耽誤兩日，你不必灰心，那玉清菴主臨行時曾囑咐我倘若應驗了他的言語之時，叫我指給你一條明路，你趕奔浙江錢塘縣，在西子湖邊尋訪那瀟湘劍客公孫，他自能看在菴主和我的面上收留下你，你能在他身旁再鍛練個三年兩載，那時節只要機緣一到，才是你報仇之時，你能信得及師父的話麼？石金龍兩眼含淚匍匐在地上，向靜虛方丈叩頭道：師父始終這麼成全弟子，弟子敢不遵命，只要有師父的話，我決不敢絲毫違命，何況我一身除了報仇這件事，勢在必行，我一身自頂至踵，已經許與了佛門，再沒有別的心念了，靜虛和尚點點頭，遂叫悟禪弟子把石金龍扶起來，架到後面禪房中，驗看他的傷痕，腿上的箭傷，身上的磕摔傷，老方丈全不介意，只有看着他右肩頭後的掌傷，向石金龍道：還算佛祖慈悲，這掌傷你的人，是湖南派內家名手，這一掌若是被打重了，你報仇可就無望了。石金龍聽到師父這麼說，也覺驚心，可見鎮山虎秦大彪青狼堡內確實的收容不少江湖能手，隨向師父問道：我聽他們說話，此人姓呂，他既有這種內家的掌力，湖南省更沒有多少成名的人物，師父可知道他的出身來歷麼？靜虛方丈道：這還不能斷定，據我想，他或者就是那金沙手呂子彬，真個若是此人，你更要十分注意，他在湖南派中很有幾個極厲害

的人物，倘能全被勾結出來實是你復仇時極大的阻障。湖有派這種掌力，另有一種傳授，和別的門戶中完全不同，他們這種內力運用出來，非常的厲害，就是手下太毒，只要打上，性命就不易保全，可是多少年來，也沒出了幾個擅長這種掌力的。說着話，靜虛方丈親自動手，把傷處全給他紮裹好了，內裏更給他服下治內傷的靈藥，囑咐石金龍把一切放開，不必再想過去未來的事情，因為現在實在無法耽擱，第三天一定要離開金佛寺，石金龍知道，師父實在是得尅期趕回少林寺，這是關係他佛門中的大事，自己牽纏他不能走，於心何安，在服下藥去之後，把服藥前的事情全都放開，澄清思慮，將養了一晝夜，果然靜虛方丈少林寺所傳的治傷秘藥，實有起死回生之力，傷處疼痛全止，肩頭後雖是掌力的重傷，也覺得這條右臂漸漸的有力，到第二日精神已經恢復過來，可以下床行動，靜虛方丈向石金龍說道：『你要好，好注意這次的掌傷，雖則他沒有打實了，可是你在這最近還要謹慎留神，練武的所仗的就是四肢，只要十天內不再過分的用力，就沒有妨礙了，我和你師兄明晨一定起身，要趕回少林寺，我寫一封信你帶着，分手之後，你就投奔瀟湘劍客那裏去，他自能收留你，我回少林寺之後，還不知掌教的對我如何分派，你只安心的跟隨瀟湘劍客公孫毅，好好的練些劍術，到了時期他自會叫你去復仇，那時師徒或許有相會之時，既或我不能再到江浙一帶來，你大仇得報之後，可以去尋我。石金龍聽到師父這麼吩咐，淚流滿面的說道：『弟子現在不敢過分的指望了，這次青狼堡的失敗，我才知道練武的有這樣難法，並且江湖上能人太多，弟子對付這鎮山虎秦大彪隨着師父練了這幾年的功夫，尚且不足應付，將來的事，也許那秦大彪另有

所遇，或是再有什麼厲害人物，暗中相助他，只怕弟子的事，終要抱恨終身。靜虛方丈把面色一沉，向石金龍道：你怎樣竟說出這種話來？你的心念若是那樣易於動搖，瀟湘劍客那裏你也就無須去了，必須有百折不回之心，才能成就事業，你才遭到挫折便要灰心，我這番心血也算白費了。石金龍趕忙跪在地上叩頭道：師父不要生氣，弟子不敢灰心，只覺得來日的大難所盼望的事沒有十分把握而已！靜虛方丈道：一生畏難之心，你前途的事，更沒有指望了，你不要背却在神前所發的誓書，你報仇的事終不會叫你失望，何況玉清菴主更把你前因後果看得明白，你只要忍耐着眼前的困難，將來的事決不會叫你過分的失望。石金龍點頭答應着說道：弟子還有一件事，求師父允許我，此去投在瀟湘劍客門下，武功劍術沒有大成就，弟子決不能入江湖，三年五載不敢定了，我想回到老竹坡，給我亡母上墳掃墓，稍盡人子之心，雖然我沒把我的心願達到，可是蒙師父收留之後，現在有這身功夫，保護我自己總不致於葬身溝壑，埋骨異鄉了，亡母地下有知，也當稍慰。靜虛方丈點頭道：人子之心，我那能不允許你去，好！這正是你的孝思不泯。師徒說罷之後，靜虛方丈交給他服了一次藥，晚間這師徒三人各自收拾好，老方丈又拿出幾兩散碎銀子四串銅錢交與了石金龍，叫他留在身邊，好防備着不時之需，石金龍此時對於師父看成了自己的骨肉一般，絲毫不容氣，把錢收起帶在身邊，這一夜間靜虛老方丈却把石金龍叫在面前，把這江南一帶所有江湖中成名的人物，以及他們武功本領，各門各派中的絕技，全都一一的說與了石金龍，又指示了他重新投入瀟湘劍客門下，應守的規矩，老方丈對石金龍這份關心，情真意摯，石金龍實有些對師父

依戀難捨了，這一便全都沒睡，黎明之後，在寒風凜冽中，這師徒三人，出了金佛寺，悟禪把廟門從裏面關好，這坐金佛寺從此就要荒廢下去，靜虛方丈帶着這兩個徒弟，走下高崗，用手向東南一指道：石金龍，那邊是你的去路，我們就此分手吧！石金龍那裏捨得就和師父分闕，痛淚直流，要送師父和師兄一程，靜虛方丈嘆息了一聲道：石金龍師徒全有大事在身，你不要作那兒女私情般的留戀，我們師徒這一去不是永別，定有重聚之時，我們也不必耽擱了，你快快的走吧！向石金龍一揮手，跟着向悟禪徒弟說了個「走」字，這師徒二人，在曉色朦朧中，竟自往西南一條小道上如飛而去，石金龍楞楞的站在那裏，直到師父和師兄轉過一片樹林，看不見他門踪影，自己才悵然的轉身來奔江邊一帶走去，離着老竹坡不是百里，在第二日的中午之後，已經來到老竹坡附近，自己的大仇未報，重返故鄉，見着鄰里父老們面日無光，所以只在附近一個村莊小店中，暫時住下，直到天快黑了，買了些冥紙，找到自己的石家墳墓，在母親的墳前哭拜了一番，禱告了一番在這種天色已經黑了之後，又是個臘月的天氣，寒風刺骨，在這曠野中人跡是見不着，石金龍痛心往事，伏在母親的墳上，哭了個力竭聲嘶，一陣陣朔風揚處，枯乾的樹葉子滿天飛起，石金龍已經把寒冷忘掉，座在母親的墳旁，靜靜的等候了會子，聽得老竹坡村中交了二更，這才站起奔老竹坡村口裏走來，看了看村口一帶，房屋的形勢，和當日離家出走時還沒有什麼改變，漸漸的走到自己當初和母親所住的那所小房子前，心裡跳個不住，不知道那房子這些年有沒有人管，是否已被別人住了，或是還荒廢着不得而知，走近門前，自己的心中越發難過，只見兩扇木板門上，

更多了幾塊木板，橫釘在上面，可見已經是一向廢置着，沒有人肯動他，石金龍走到牆頭，往院中一看，越發的淒涼滿目，靠大門前一株桂樹，此時雖已枯乾，可是比自己走時已經長高了數尺，地上荒草落葉全佈滿了庭前，那屋中的破紙窗被風吹破吱吱的作響，自己飄身落在院中，把囊中所預備好的引火之物取出來了，直奔上房，把門拉開，裏面黑洞洞一股子陰涼之氣，石金龍絲毫沒有胆怯，用火石打着了火，把囊中一段臘燭點着了，燭光一亮，找着一個舊臘台，把臘插在上面，走進裏面，和當日出走的情形絲毫不差，只是添了許多灰塵和蛛網，紙窗上的紙，被風雨侵蝕的幾乎全沒了外面的風陣陣的吹進來，點着的這盞臘燭，被風吹的忽明忽暗，陰慘淒涼如同地獄，石金龍呆立半天，欲哭無淚，好似沒有知覺一樣，手中的臘台差一點兒沒隨手掉落在地上，只好勉強把臘台放好，只見母親的那個神主，尚好好的供在了卓案上，上面全蒙罩了一層塵土，父親的那個紙牌位，依然貼在牆上，石金龍把母親的神主拂拭淨了，供在了父親紙靈位旁，母親在拜佛的香爐，還依然擺在那兒，神案上還放着當日沒燒完的香，石金龍伸手去拿，那眼看着是好好的，趕到用手一動，却早已朽腐了一堆香末，只好悵然的跪在地上，向父母的靈位叩拜了一番，祝告道：不孝兒石金龍，願爲父母報仇雪恨，雖則幸遇靜虛老師父傳授武功，只是依然未能如願，如今重去西子湖邊，投入瀟湘劍客的門下，重學劍術，再練功夫，好預備手刃秦大彪爲父母報這廿年冤仇，望父母陰靈有知，保佑兒子如願以償，那時把我父親的尸骨運回來，歸入祖宗的墳墓，兒子的心願才算盡了，父母的冤沉海底之下，兒子若不能報此大仇，那只有把石氏後代香烟也斷絕了，



祝告完，叩頭站起來，這種淒涼慘切的地方，再不願留戀下去了，把臘台端着，走到院中，把臘台拋在地上，火焰熄滅，屋們仍然掩好，石金龍嘆息着說道：「我石金龍重返故居之時，也正是我大仇得報之日，倘若不能如願，老竹坡這個家宅今生我就再不能來了，自己咬定牙關，把心一橫，飛身竄上了房頂，翻到街心上，聽梆鑼正交三更，石金龍離開了老竹坡，連那鄰村的小店也沒去，在這黑夜中直走了一夜的光景，天亮之後，稍微的在一個鎮店上歇息了半日，遂趕奔杭州西湖，按着師父所指示的地方，這位瀟湘劍客公孫毅就住在岳王墳畔，石金龍來到西子湖邊，正是一個嚴寒的時候，六椅三竺雖然是風景無邊，可是這時草木凋落，湖面上風濤也大，在這種季節裏，那還有遊人到這裏來，靜蕩蕩的長堤，柳條積雪，越顯出一片蕭條氣象，石金龍雇了一隻小船，直到岳王墳畔，棄舟登岸，順着水邊往裏走來，這裏那耐寒的蒼松古柏，全是數百年的老樹，順着一條小道，往前走了有半里多地，遠遠的看見了一片梅林，在這種嚴冬中，逞着嬌艷，高大的牌坊，就在那梅林的掩映中，只是這裏更見不着一個行人，更不知這位瀟湘劍客公孫毅究竟住在什麼地方，遂向這牌坊下走來，穿過牌坊，地勢開展，這可是岳王墳墓的所在了，從這墓門走進來，一道花牆圍着，在門兩旁有那高大的翁仲兀立在寒料峭中，遠遠的一道重門，只見門上兩邊有一副對聯，上寫着：「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鐵無辜鑄佞臣。」石金龍雖然沒念過多少書，可是在學房中聽老師曾講過，看到這幅對聯，不由令人啓發一股壯氣，知道流芳千古，遺臭萬年，這八個字叫人凜懼，門兩旁正是那秦檜長舌婦的鐵像，跪在道旁受到萬世的唾罵，這後面岳王墳建築的莊嚴偉大。

石金龍走到那白玉石的祭台上，向岳王墳叩拜一番，岳王的忠孝，受千秋的敬仰，他才起身時，突然聽得身後有人說道：這位仁兄，在這種風雪寒天，却單單的來到岳王墓前叩拜，真是難得。石金龍聽得有人說話，趕緊的站了起來，回身看時，見是一個十四五歲的小童，手裏拿着一把梅花，眉目十分清秀，石金龍忙向他一拱手道：小哥，你也有這種清興，到岳王墳畔，捋這寒梅，想是住家就在這附近麼？那小童點點頭，石金龍問道：我正找不着闖路的人，我是到這裏訪尋一位隱逸的高人，小哥既在這裏住，定可指示，請問小哥這裏住着一位姓公孫的老先生麼？那小童哦了一聲道：仁兄你找這位公孫老先生有什麼事？石金龍忙答道：我從老竹坡被一位方老人打發來的，叫我到這裏面見公孫老先生有事求他。小童道你真問着了，這岳王墳一帶再沒有第二個住戶人家，在春夏秋三季沿着湖邊還有些個遊船和茶棚，賣茶賣酒，供應遊客，這種時候，你若不是遇上我，只怕再找不到第二個人呢！仁兄你尊姓大名，那方老人又是何人？你說明白了，我就能領你去見公孫老先生。石金龍忙答道：我姓名石金龍，住家老竹坡，沙金崗有一座金佛寺，那裏的靜虛老方丈，和公孫老先生是方外之交，我是老方丈的弟兄，奉命前來，拜見公孫老先生，小童含笑點頭道：這還算得巧，公孫老先生就是我的主人，他就在前面轉過這片梅林近水的地方，那座茅廬內，你隨我來，石金龍忙說道：我還沒領教小哥的尊姓。這個小童答道：我姓柳，名叫如烟。石金龍道：一切事多求小哥你照應吧！說罷，遂隨着他一同走出岳王墳，往東轉過來，順着這片梅林走出有半里之遙，已到了湖邊，遠遠的在一片柳林下，圍着一段竹籬，裏面有三間茅屋，小童領着

石金龍向竹籬邊走來，石金龍聽得這茅屋中琴聲悠揚，小童忙向石金龍站住道：「你在這裏略候片刻，我去給你通稟。」石金龍隨站在籬邊等候，這小童走進去，裏面的琴聲頓住，工夫不大，小童出來向石金龍一點手，石金龍小心的隨他進了竹籬，來到茅屋前，把竹風門拉開，石金龍隨着小童走進屋中，只見這茅屋中是兩門一通連，裏面窗明几淨，一股梅花的清香散佈滿了屋中，在靠裏邊窗下書案前，坐定一人，這人年歲約五旬餘，生得骨格清奇，滿面書卷氣，看不出一些練武的氣派來，面前正放着一張古琴，近窗處一個瓦瓶中，插滿了梅花，這情形分明是一個讀書的隱士，誰又看得出他仗劍走江湖的俠義道，這小童向石金龍道：「這就是我們主人公孫老先生。」石金龍赶忙跪在地上叩頭道：「弟子石金龍，奉靜虛老方丈之命，前來拜見。」叩頭已畢從懷中把一封信取出來，那小童接過去遞與了瀟湘俠客公孫毅，公孫毅却欠身向石金龍道：「請起，一路風塵你很辛苦了，坐下好講話。」石金龍那肯就坐，仍然站在一旁，公孫毅把靜虛老方丈的信打開，看了一遍，抬起頭來向石金龍仔細端詳一番，遂說道：「靜虛方丈是我二十年來道義之交，我們已闊別多年沒見了，不過他這信中，說是要叫你拜在我的門下，這件事我可不敢承當，你想靜虛方丈是少林派的正宗，他一身武功本領，武林中沒有多少能和他作對手的，我公孫毅讀書習劍，不過是空有虛名，並且我從來也沒有收過徒弟，你在老方丈門下，已有很深的造就，我焉敢那麼不自量，妄爲人師，我看你不要自誤，還是另投別處吧。」石金龍一聽，公孫毅竟自不肯收留，立刻跪下叩頭說道：「老師父，靜虛方丈他已經回轉了福建少林寺，弟子不能跟隨他前往，所以才教弟子投奔老師父來，弟子身

負奇冤，我的仇家更是武林中極厲害的人物，所以老方丈叫我投奔老師父來，成全弟子這點死不瞑目的心願，老師父無論如何看在靜虛方丈的面上，收留弟子能夠與弟子稍有成就，就是我死去的父母也不忘老師父大恩。說罷，叩頭不已，這位瀟湘劍客公孫毅却把面色沉着向石金龍道：你這真是強人所難了，我有什麼功夫可以教給你，何況你還有勞不兩立的仇人我隱跡在這岳玉墳畔，就爲得離開是非地，閉門讀書，永遠不再問江湖上事，我焉能惹火燒身，自尋苦惱，何況我武功本領連那靜虛方丈全不如，你叫我傳授你些甚麼，不要強人所難，我看你還是另投別處吧！石金龍仍然跪伏在地上不肯起來悲聲說道：老師父無論如何你也把弟子收留下，就是不能傳授我武功劍術，我也願意在老師父這裏作一名僮僕，也免得我流落江湖，無投無奔。公孫毅無可奈何的說道：你說得可憐，叫我也不忍過分的拒絕你了，只是我的話和你講在頭裏，我實沒有甚麼高深的本領，能夠傳授你，你願意在我這裏，我只能拿你和我這書僮如烟一樣看待，我可不能承認和你有師徒的名分，你若願意時就暫時留在我這裏，等候那靜虛方丈再到江南，叫他把你仍然領去，你可願意？石金龍已經拿定主意，謙虛方丈既打發自己投奔了他來，任憑受多大苦，自己也要忍耐下去，敢緊叩頭答應，這位瀟湘劍客遂吩咐書僮如烟，把他領到隔壁屋中，安置石金龍的一切，石金龍萬分難過，只有忍在心中，自己把包裹和一口劍完全放下，那如烟却是照顧着他飲食一切，不過立時告訴石金龍，公孫老先生每日起居飲食的習慣，伺候他的一切規矩，石金龍只好一一答應，記在心中，這一天的工夫，倒是也沒招呼他操作，到第二日一早起來，如烟就招呼石金龍把竹籬內

打掃乾淨跟着招呼他去一同收拾這座書房，石金龍見這位瀟湘劍客對自己冷淡異常，只好低頭操作，從這日起，石金龍來到這裡如同小廝一般，漸漸的連那如烟也隨便支使他來，更是不時的挑剔着石金龍不懂規矩，不會作事，石金龍雖是生長鄉農之家，孤兒寡母，爲了家境貧寒，也曾受了多少磨難，每日更到野地中拾些柴草，賣錢幫助母親度日，可是自幼就是天性，不流於那種因貧賤而下流，像這種情形，在他的本性是不能忍受，只是每一念到靜虛方丈收錄自己那一片熱誠，真叫自己那一時也不能忘掉，雖則跟隨他習武數年，把武功鍛練到火候純青，青狼堡復仇又遭失敗，老方丈又急於回轉少林寺，師徒分離，把自己打發投奔瀟湘劍客，師父說話的神情，和他的打算分明是叫自己投在公孫的門下，報仇雪恨全可以如願以償，老方丈是一個有修爲的出家人，他決不會作荒唐事，必是十分靠得住才叫自己投奔了來，那想到見着了公孫老師之後，毫沒有顧念和師父交情，真心收留之意，這種情形分明是在無可如何之下，將就着自己收在身旁，竟拿自己當小廝看待，我若是有志氣不該甘心在這裏受這分侮辱，就是忍受了，父母之仇何時報，只是若負氣離開此地，定叫靜虛老方丈認爲自己沒有恒心，沒有耐性，石金龍在反覆思索之下，只好暫時忍耐下來，他們主僕二人對於石金龍呼來喝去，毫無一點情義，瞬息之間，已經到了三月間，風和日暖，這西子湖一帶已經是最好的時光，山明水秀，美景無邊，每天這裏的遊人也多了，這岳王墳一帶不時的有人走了來，到這裏憑弔，這好幾個月的光景，就沒見這位瀟湘劍客，提到一個武功的字，只是每日讀書寫字，彈琴賦詩，到了這三春景色最佳之時，這位公孫毅先生，常常的出去遊

玩，有時一整天不回來，那如烟只要在主人一走，他立時什麼事不作，有時在屋中，有時在柳蔭下躺在那裏一睡，所有一切全得石金龍去操作，還得滿伺候週全了，石金龍看到這種情形，真是些意冷心灰，不能忍耐下去，但是想到離開這裏，茫茫天地，何處是自己容身之處，只好低頭忍受，可是想到和靜虛方丈所學的武功劍術，要長久的這麼不去操練，把已經學成的本領荒疏了，豈不可惜，還指望報仇雪恨嗎？遂在如烟偷閑躲懶不在面前時，自己悄悄到的茅屋後面去操練功夫，更時常把寶劍偷偷的取出來，自己鍛鍊一番，這樣又過了月餘，石金龍每日要得着餘暇的功夫，躲開如烟的面前，自己反倒刻苦的用上功夫，這一天正在晚間，已經到二更過後，這位瀟湘劍客公孫毅在外面遊玩了一天回來之後，似乎十分疲倦，也早早的歇息下，石金龍見如烟也睡了，個人遂把寶劍拿出來，悄悄的出了院落，把竹籬門帶好，却不敢在附近操練，却趕奔岳王墳，因為那墓地方極為清靜，在深夜間更沒有遊人來往，可以盡情的鍛鍊一番，石金龍遂在這月色當空之下，走進了岳王墳前，石金龍來到墓前，把寶劍放在祭台上，恭恭敬敬的在墓前先行過禮，抬頭看了看滿天的星斗，一輪皓月當空，翠柏蒼松圍繞着四邊，短牆內外越顯得這墓地中沉鬱寂靜，自己遂在這片空地上把十八羅漢手施展了一番，又演了一趟羅漢拳，覺着精神十分振奮，週身氣血充盈，不由的感覺高興，自己的功夫還未生疏，這樣看起來，只要我自己肯暗中用心鍛鍊，師父曾說過，武功的造詣火候的深淺，一半是由師父教，一半也在自己肯下苦心，把拳術施展完，圍着墓地轉了一週，一時高興，把身形往下一矮，圍着一株株的大樹，施展開旋身盤掌，運臂力，推樹撞樹的

功夫，一盞茶時把東邊這一排巨樹全轉過來，這才略微的歇息一刻，又從祭台上把寶劍撤出鞘來，施展劍術，這種寂靜無人的地方，石金龍這一盞興，施展開這口劍，舞動得盞盞生風，這齣劍術方運用到緊妙處，突然聽得靠西邊似乎有人說了個「難得」二字，石金龍猛然把劍式一收，喝問什麼人，壓劍斜身查看，一株老松樹下，似有黑影一閃，石金龍猛然縱身竄了過來，追到這樹後看時，仍然是寂靜無人，自己覺得決不會聽錯，分明是有人聲，一縱身竄上矮牆，見往南去兩三丈外，一條黑影往東轉過去，這次看得比較真切，石金龍又喝問了聲，什麼人，腳下一點牆頭，二次騰身面起，飛撲過來，追的不算不疾，可是那條黑影竟自己又出去了三四丈，已轉到東南木柵門後，身形又被樹木隱去，石金龍暗道：怪哉？難道這種地方也有鬼魅潛形，騰身追趕，可是那條黑影時隱時現竟圍着岳王坟四週，整整的轉了一圈，石金龍盡力的追趕，只是相隔數丈遠，就是追不上，他心內越發的懷疑，越不肯就這樣放手，又轉到這圍牆的東面，竟自找不着那條黑影的所在，圍着這一帶的樹後復尋一週，石金龍實在搜尋不着踪跡了，自己不禁憤恨着，轉身退回來，想要奔祭台前取那寶劍鞘，趕緊回去，才從一排蒼松後面轉過來，突然見那祭台前站定一人，月光下看得分明，正是瀟湘劍客公孫毅，石金龍吓得驚惶失色，自己是私自出來，竟自被他發覺了，定要遭到他的嚴厲責備，趕緊把寶劍壓在左臂下，緊走了兩步，來到瀟湘劍客的面前，往地上一跪，叩頭道：老先生你怒我初次不守規矩，下次我再不敢出來了。瀟湘劍客嘆息一聲，親自伸手把石金龍扶了起來，鬚然說道：石金龍我太對不起你了，這幾個月來，我竟拿你當作僮僕看待，我主僕盡

情的折磨你，你能甘心忍受，決無一字怨言，現在你居然肯這麼有志氣，不墮落，你到這種地方，個人把武功本領暗自鍛鍊，你有這種忍苦耐勞堅忍不拔之志，我公孫毅還那裏去找這樣好徒弟，我倒深爲感謝靜虛老友之賜了，從今夜起，再不要存主僕之心，石金龍我要收你作弟子。

#### 第四章

#### 師門惜別仗劍再尋仇

石金龍驚喜交集之下，重行跪倒叩頭說道：師父，你能夠不棄嫌我這貧寒家子弟，收錄我作弟子，我石金龍復仇有望了。說罷，連連叩頭，瀟湘劍客此時却不再向他客氣，竟任憑石金龍叩拜，只略還了半禮，這才叫石金龍站起來，公孫毅說道：金龍你奉靜虛方丈之命而來，我跟他武林中道義之交，彼此全是敬仰，他既把你託付我，老方丈是少林派中有數的人物，他從來不作冒昧事，我本當見着你時就把你收入門下，只是無論如何，我得對於你的品行，天性，武功成就全在茫然，所以我故意的拒絕你，使以不能忍受的事來折磨你，可是你本身已有這種本領武功，竟甘心在我身旁作僮僕，受折磨，被喝叱，低頭忍受，沒有一句怨言，我才知道你果然是非常的人，這正是武林中難得的弟子，近日來你私自鍛鍊功夫，我全在一旁看的明明白白，我今夜若不是故意的現身和你相見，大約還不容易被你發覺已有人在暗中監視着你，我親眼見到靜虛方丈所傳授的功夫，你已然深得少林派的門徑了，你只要肯好好的用功，我公孫毅要把我一生所特爲獨掌門戶的劍術傳授給你，足可以隨你的心願，石



金龍一聽到這兒，趕緊叩頭，公孫毅又說道：「不過你可得謹遵我門戶中的門規，藝成之後，只要你把你的大仇一報，你要按着門規在江湖上行道十年，作些有益人羣，爲百姓造福的事，你可能遵守麼？」石金龍仍然跪在那裏答道：「只要師父能夠傳授我本門的一字慧劍，弟子對於本門的規情願終身遵守。」瀟湘劍客公孫毅道：「自今夜起，就算是你入我門戶之日，我不重儀式，這是岳忠武的坟墓前，一代名臣，忠孝信義，使千秋景仰，你能在這種地方拜師學藝，把脚步立穩，雖不敢比這千秋景仰的奇人，也要以這古人作個榜樣，在你復仇之後，不致走入歧途，那就不枉我靜虛方丈成全你一番了，遂把本門的門規，宣佈了一遍，叫石金龍一一謹記，更對天發過誓言，石金龍行過禮站起來，瀟湘劍客把石金龍這口劍拿起來，看了看，向石金龍道：「少林派中從來不重劍術，可是靜虛方丈憐憫你使用這種兵刃，分明是他早具深心，適才你施展的這趟三才劍，雖則火候不純，已纔顯見功夫，你閃開，今夜的月色皎潔，我把你正式收入門牆，也是一件痛快事，我練幾手你看看，和你的招術就不同了，石金龍趕緊退向一旁，瀟湘劍客公孫毅也不脫長衣連髮辮也不挽起，只把兩隻袖管挽了一下，提着劍離開了祭台，往常中走了幾步，身形一停，脚下站成了斜丁字步式，左手劍訣，食中二指往胸前一圈，掌中的劍已然向上一舉，右手握劍，却是往裏合着，手背向外，左手的劍訣，往劍身當中橫着，一搭這口劍，劍尖往前沉，平端在胸前，左脚探出半步去，右腳也跟着移動，脚下雖然移動着，肩頭決不搖動，往前連進了六步，倏然左手的劍往右跨下一沉，從右斜邊翻起來，圈到自己的頭頂上，左手劍訣也往上一舉，和劍身搭在一處，這種劍式，遂

逐步展開，一劍一劍運用着，每一招施展出去，劍身上全帶着風聲，疾徐進退，起落盤旋，身隨劍走，變化的招術迅捷，沉實，穩練，石金龍年歲雖輕，可是得過名師的指教，他一看到瀟湘劍客公孫毅的這趟一字慧劍施展出來，實有不同的手法，這種長衫便履，施展劍術時，身形和劍式全好，似行雲流水，趕到越施展越快，奔騰躍刺，忽進忽退，忽起忽落，這一字慧劍是按着先天八卦之數，反正是一百二十八手，運用到緊急時，這劍上映着月色，寒光滾滾，起似驚鴻，落如沉電，矯若遊龍，穩如泰山，劍與身合，把個石金龍看得目瞪口呆，以自己本身的功夫，和瀟湘劍客比起來，真有天淵之別了。趕到瀟湘劍客把劍式一收，停身站住，石金龍忙向前說道：師父你老這一字慧劍，劍術通神，弟子能被師父取錄在門下，傳授弟子這種武林絕技，實弟子一生之幸了。瀟湘劍客公孫毅把寶劍遞與了石金龍，含笑說道：不過我這劍術上要說是在武林中就沒有敵手，那可是狂妄之言，比我劍術高的很有些位了，不過我這一字慧劍是我老恩師精心研討出來，這劍術中全仗着他老人家個人的一點靈機悟化出來，這趟劍術按着奇門之術，八八六十四卦，以生尅反正，得一百二十八手，劍招雖多，但是只從一字中得來，這裏邊含着先天之機，萬物之始，造物的本源，萬物的歸根，正和太極之理一樣，不過太極是由無形而有形，由無象而生有象，這一字慧劍，只由這一字爲本源，能夠推闡出來，這一百二十八招，所以這趟劍術起於一字，收於一字這種理，現在不易講解明白了，你慢慢的操練起來，自能悟中此中的妙境，石金龍聽到瀟湘劍客，詳細闡明一字慧劍精微之理，把瀟湘劍客所說的牢牢記住，不過這種深奧的劍術，不是一時就能會。

時就能瞭解，自己遇到這種名師，只有安心下去，刻苦的用功，在他門下把一字慧劍學成，還愁大仇不報，冤憤不伸嗎，叩頭謝過了公孫毅，瀟湘劍客遂帶着石金龍從岳王墳踏月而歸，可怪的是那個書僮如烟他竟站在籬邊等候，肅然侍立一旁，讓瀟湘劍客走進去，却一把把石金龍拉住道：你慢走一步。公孫毅却扭着頭向如烟嗚叱道：你又要胡講些什麼！如烟笑着答道：我有一點事和他商量，我那敢胡說什麼。公孫毅走進書齋，如烟却向石金龍一拜道：我這數月來，可實在對不起你了，待你的情形過分無情，實不相瞞，我給老師作過書僮，我可也算他的記名弟子，只爲我天資體格不能學他這門的劍術，所以他不能取錄我，只能記名在他門下，他也指點我些淺近的功夫，我想天成，就是沒有的，我只好認命了。剛說道這瀟湘劍客已在招呼石金龍，兩人忙來到屋中，瀟湘劍客道：「金龍你不要儘聽他胡講，如烟倒也是個好孩子聰明心性全不錯，他已被天賦骨格氣魄所累，對於我門戶中功夫無法深造，我也略微的指點他，叫他學些強身保命的功夫，於他將來也有極大的用處，我這門中的劍術，只要入手一練，須要以一片精誠之念，堅忍之心，刻苦的去揣摩鍛鍊，更得跟着學講氣的功夫，好在你已得少林門下的真傳，入我門中事半功倍，我想你再有三年的潛心的鍛鍊，定有成就，此後對於操作的一切瑣事，你不用再管了。石金龍對於師父所說，只好是一一答應着，不敢再把自己的心意隨意說出，原本一到孤山這裏，和如烟一見面，就覺着他十分可愛，數月來他雖然對自己有故意折磨之意，始終對他沒有懷恨之心，如今真象說明，更對他起了同病相憐之念，當時公孫毅吩咐石金龍和如烟全去歇息，這兩人回到屋中，反倒親如手足一

嚴，從第二日起，瀟湘劍客却按着時間傳授石金龍劍術，和他本門中各種功夫，石金龍除了跟隨師父練功夫之後，依然是按部就班和如烟操作一切，決不肯和往日稍差，於是公孫毅輕易的不再指使他，石金龍武功原有根基，現在瀟湘劍客這際盡心的教導，他處處的能夠心領神會，他這種進步突飛猛進，這種歲月過着尤其顯着快，寒來暑往一轉眼在瀟湘劍客門下練劍三年，那靜虛方丈竟始終沒到西湖來過，公孫毅輕易也不提起他，只是石金龍不時的想念起恩師，但是現在師門受藝那敢作別的請求，直到轉年春夏之交，這天突然公孫毅一走三天，直到第四日天色黎明中，從外面回來，石金龍和如烟好生的放心不下，這時兒師父回來却是滿面怒容，兩人那敢多問一字，謹慎的伺候着師父梳洗，如烟給泡上茶來，石金龍也在一旁侍立，這位瀟湘劍客忽然把石金龍喚到面前，向石金龍說道：你近來這劍術上造就的很好了，雖然火候還稍差，可是以你得我兩派的真傳，以這身功夫，入江湖尚可以應付一切，我本想叫我在你門下多造就一年半載，只是事不由人，現在我有一樁重太事，得我親自料理，我離開此地，尚不知準到什麼地方，一時半時大約不容易回來，你懷着不共戴天之仇，以我這所傳的劍術去對付那鎮山虎秦大彪，他雖然武功本領不弱，你只要乘機下手，諒他還逃不開你的劍下，你復仇之後，也不必在回這裏，你能得今日這身本領，也全虧了靜虛老方丈一番苦心，得憲不能忘本，你若能報仇之後，可以趕奔福建少林寺去訪尋靜虛老師父，也不枉他救你一場，他更可指示你一切，我的事情緊急，師徒的緣分不盡，將來自有相會之時，趕緊收拾一切，我叫你要立時起程，石金龍聽到瀟湘劍客這個話，忙跪到面前說道：師父

你老有什麼緊急事，怎的竟不能在留在這裏？弟子蒙師父恩收之後，傳授劍術，自己覺着功夫還不夠，願意在多隨師父操練幾年，師父若有什麼可叫弟子效勞之處，我願意暫時仍跟在師父身旁，也稍盡弟子一點報恩之意。瀟湘劍客說道：金龍你不要這樣子，快快的起來去收拾去罷。石金龍見師父這種情形，分明是他本身的事十分嚴重，自己恐怕盡自求他，反倒招惹出他的煩惱，今日的情形，正和靜虛方丈那時一樣，這種俠肝義胆的成名武師，他對於自己雖沒有平常的人那種親熱，可是數年來對於自己一切以正義的關心，很看出來他把很大的希望寄託在自己身上，這種依戀難捨忍住落下淚來，低頭站起，慢吞吞回到自己的屋中，如烟也跟隨過來，滿臉也是淒涼之色，向石金龍招呼道：師兄，你看這真是事出意外了，師父連去了三天，回來竟自這種神色，分明是也遇到什麼事，並且我比師兄你早來數年，我就從沒見過他這樣，至於無故的把你打發走，我還不知怎樣了，師兄咱們今日分別，不知何年何月再見。石金龍也覺得十分難過，拉住了如烟的手說道：師弟你不要悲傷，好在我已經學得一身本領，我也只剩下孤身一人，我現在有兩種打算，能夠報仇之後，我要趕奔福建少林寺，投奔我靜虛師父，只要他肯收留我，我情願意削髮爲僧，出家當和尚，倘若不能收留我，要仗着兩派所傳的武功，仗劍走江湖，作些濟困扶危，剪惡安良的事，那時我定離不開江南這一帶，我們不是容易見面麼？如烟點點頭道：師兄我願意你照着第二樣想法去作，師父傳授你劍術也願意你行俠江湖，也不枉你會這一身本領，若是空空把他埋沒了，豈不可惜？這時石金龍把自己的衣物打點起來，把寶劍插在包裹上，如烟替他提著，再來到書房，石金

龍來到師父面前，恭恭敬敬給師父叩頭說道：弟子如今不敢違背師父之命，趕奔青狼堡，找尋那鎮山虎秦大彪爲我父母復仇，倘若天從人願，能夠把這個惡魔親手殲除，我立時趕奔福建莆田少林寺尋訪靜虛老方丈，將來或者我重返江南，想念師父你叫我那裏去找？說到這兒，却把頭低下，眼含着淚，瀟湘劍客也覺黯然，可是跟着長嘆了一口氣道：石金龍你可知道，我瀟湘門下本着門規，凡是學成本領全不爲的是己身，不圖功名不求富貴，要本着俠義道的天職，作些有益人羣的事業，所以我絕不把那種兒女私情放在心上，你的情形不同，懷着大仇未報，現在要盡你的力量爲父母報仇雪恨，以慰地下的冤魂，將來師徒們相見那有何難？只看你個人行爲了，要知道公孫毅雖然和你今日別離，將來也許時時的在你身邊，不必多言，快快去吧！石金龍聽到瀟湘劍客這番話，不覺凜然，知道這分明指示自己以兩派的武功傳授與我，要我作他兩派所願作的事。倘若我一個脚根立不穩，行爲上一走入歧途，只怕我不易逃開他的劍下，諾諾的連聲答應着，說了聲，弟子這就走了，瀟湘劍客略一沉吟道，等一等。遂叫如烟把自己床頭的一個木盒打開，取出一包銀子，瀟湘劍客叫如烟交與石金龍，向石金龍說道：你此去復仇，身邊沒有些銀兩使用加何行？我們雖挾一身本領，但是我們不是飛仙劍俠一流，一樣的也在江湖上和常人一樣，將來於行道江湖時，只要不是享個人的私慾，任意胡爲，能取不義之財，作有益的事，個人生活所需無妨沾染些，我們不能說那種過分清高，我們全是家無恆產，剩得一身，不願意空負一身本領，作那些庸庸碌碌的事，那麼也只好取之有道，用之正當，問心無愧，行爲上能夠對的起天地鬼神，也就很好了，這個話

你要牢牢謹記，把銀子包裹起來，這就去吧！石金龍遂把銀子收拾起來，辭別師父向外走，公孫毅却也站起來，跟隨着走出屋來，石金龍忙回身說道：師父你老難道還送我麼？公孫毅微搖了搖頭道：師徒如父子，我難道還和你客氣麼？我是要看你離開我門下，走入正途。石金龍忙答道：師父放心，弟子脚步不會亂了，弟子離開師門之後，行爲稍差，也就師父的劍到了我的項上之時，瀟湘劍客答了個「好」字，一揮手，如烟仍然替石金龍提着包裹，却向公孫毅說了聲，老師請回去，我送師兄一程，這就回來。瀟湘劍客點點頭道：正該如此，這師兄弟二人順着那綠草舖滿的小道，奔一片柳林走去，路經岳王坟前，石金龍仍然進去叩拜一番，暗中禱告保佑自此去能夠爲父母報仇，遂令如烟趕緊回去，恐怕師父有急事，你不可再耽擱了，這師兄弟二人才洒淚而別。石金龍把包裹寶劍往背後一揣，離開岳王坟雇船到了江邊，棄舟登岸踏上征途。石金龍雖開西子湖邊，趕奔青狼堡，石金龍此時，和當年離家出走困頓在土穀祠中時，已經是判若兩人了，一來他年歲已長，隨着少林僧靜虛方丈，學藝五六年，又投到瀟湘劍客的門下，既得着武功劍術的真諦，更得山川秀氣，培養得他形貌上，愈發的英俊秀爽，雖然是衣服樸素，但是丰度翩翩，另有一種高貴的氣魄，到青狼堡並沒有多遠的途程，相隔不過三四百里，在第三日已經到了青狼堡不遠，在相隔三四里的一座鎮店上，落了店，自己把包裹寶劍存放在店房，到沙金崗上那坐金佛寺去看了一番，廟門依然緊閉着，那台階上已經長滿了蓬蒿，可見數年來並沒有人再進這廟內，真是荒涼悽人，石金龍遂騰身躍上廟牆，再看廟內好一片淒涼景象，滿院中全是荒草，石金龍在牆頭上一現身

，那地上的雀鳥驚飛，騰空而去，再看那大殿上土蔽塵封，房簷下全結滿了蛛網，知道靜虛方丈和悟禪師兄，是不會再來此地了，石金龍落到殿前的荒草上，轉到後面看了看師父所住的禪房，也是經久沒有人再開啓了，乾枯的荒草，和落葉，全堆滿了窗下，遂又到了後牆下，見父親的坟也被荒草全掩蔽上了，石金龍痛心之下，哭拜着禱告父親護佑，此去能夠報仇，自己不願意在這種傷心之地留戀，翻身從廟牆後跳出來，繞奔青狼堡，這時已竟夕陽啣山，野鳥歸林，石金龍看到這青狼堡還是和當年不差什麼，轉到青狼堡前面，只見從青狼堡內出來兩三個小販，全是作完了買賣，到這時相繼歸去，石金龍看着好生詫異，這青狼堡從來是不許小販入內，怎麼現在竟會改了規矩，這真是怪事，自己緩步走進堡門口，一看裏面的情形，可和當年自己來時不一樣了，這裏邊好像比當年反倒繁盛起來，裏面的房屋也增建了許多，全堡內各處的民房，全湧起縷縷的炊煙，照來攘往，變得和當年的情景決不相同了。石金龍因為這些年來，自己的像貌大改，決不怕被人認出來，一直的撲奔鎮山虎秦大彪那片，莊院前門石墻前，石金龍愕然止步，向那門前看時，兩扇寬大的莊門，已經倒鎖上，那台墻根底下，走下潮濕處，長了許多青草綠苔，石金龍心頭跳個不住，這分明是人已不在這裏，青狼堡完全是他個人的私產，這裏的房子地，多半是秦大彪所有，他更在這附近百餘里內，擁有若干田產，他怎麼會落到莊門倒鎖，人全那裏去了？他真個要是已然去世，可憐我石金龍受盡了千辛萬苦，好容易盼到了武功學成，二次尋仇，竟不能叫我如願，報恨終身，我怎對的過死去的父母，石金龍木立在門前，這時從街道裏走過一個本處的人，看到石金



龍這樣丰慶翩翩的少年，站在秦大彪的門首，木然痴立，遂湊到近前，說道：這位客人，你站在這裏找誰？石金龍忙的收斂心神，向這人一拱手道：老哥，我借問一聲，莊主秦大彪怎麼不在這裏，他的家眷全遷移走了麼？我是被朋友所託，給他帶來一封信來，我空跑了很遠的路，竟見不着他，有勞老哥指示一切。那人上下又把石金龍看了一番說道：你是給這位莊主帶信的，他已經走了二年，大約這裏他先不回来了。石金龍道：老哥可知道他們遷移到那裏，這人搖搖頭道：我可說不詳細了，他全家搬走時，聽說往省城杭州去，可是後來聽到別人透露出口風，他全家搬到杭州，是假活，實在的已經遷移到海州，可不知到那裏去落了戶，還是經營別的事業，我們旁的事也知不清楚，不過看他在離開這青狼堡的上半年，把他的田產拆變出不少去，分明是不想再回青狼堡了。這人說了這片話，揚長走去，石金龍好生難過，自己受盡艱辛，爲得是給慘死的爹娘報仇雪恨，這賊子分明是逃走了，我若不能找到他，我石金龍生不如死，我空學就一身本領，又有何用，這時天色已經漸漸的黑暗了，看到他這所莊院的情形，那人所說的話，一定不假，秦大彪定是早已離開這裏，我不論海角天涯，我也要找尋他的下落，見不着他，我這一生一世，也就白活在人世了，太辜負了兩位恩師的辛勤教誨，自己不能儘自在這裏久立，轉過身來順着街道走出青狼堡，此時真是心亂如麻，更不知道自己將來落到如何的結果，這秦大彪他既然把這全份的家業，全拋掉了不要，遠走他鄉，分明是躲避自己，至於他遷移到海州地面，尤其是不可靠的事，石金龍在痛恨中，自己竟不知是要走到什麼地方，天色黑暗下來，這一信步往前闖，驀然的望到了當年初訪青

狼堡喬裝小販；查探秦大彪的踪跡時，存身的那座土穀祠，今日又看到這種地方，更叫自己又驚又愧，當日慈母死後，離開老竹坡，尋訪鎮山虎秦大彪，寄身在這土穀祠中，風雪寒天，無衣無食，已經堪堪的要凍死在土穀祠中，幸遇靜虛老方丈，發大慈大悲，把自己救回廟中，不止於有了安身之處，沒落個凍餓而死，反倒蒙師父收爲弟子，蟻月初八日，青狼堡復仇，幾乎死在他們手中，師父把自己救了出來，重投到瀟湘劍客的門下，傳授了自己一身本領，好容易盼到今日，竟自找不到秦大彪報仇之事，又落了個渺渺茫茫，毫無指望，我石金龍這命運也過於惡劣了，想到這裏，真是痛心欲死，天地茫茫，那裏是自己置身之地，雖有一身本領，父母大仇不報，也不願意再進取別的事業，恢心之下，離開了土穀祠，回到店中取了寶劍包裹，竟亦願在這住了，出了店房，沿着江灣，往前走來，遠遠的看到江心波濤起伏，黑沉沉水面之上，湧起了煙幕，漁船三五，也點起了燈火，點綴着荒涼的江岸，驀然耳中聽得野寺鐘聲，石金龍突然驚醒，自己想到遇到這種情形，心情不該頹喪下去，靜虛方丈收錄自己時，就因爲自己有堅忍之心，百折不回之念，才認定了我將來定能報仇雪恨。重振家聲，難到那秦大彪已然移家遠走，可是我一身無罣礙，我只要仍然抱定了不折不回之心，只要他能活在世上，終有見着他之時，石金龍打定這個主意，遂決意的趕到海州，訪尋秦大彪的下落，石金龍這一夜竟自趁着月色直走到天明，才找了一個大鎮店，落了店，歇息了半日，仍舊起身，趕奔海州。一路之上毫無耽擱，這天到了海州地面，自己因爲訪尋這個秦大彪，不是一兩天就是能得着什麼信息，遂在這海州一坐大叢林，普救寺借宿，一連在這

裏住了七天的光景，把這個海州地面全走遍了，那有秦大彪的踪跡，連一點信息也沒得着，石金龍失望異常，這種人海茫茫中，要想找尋一個人，談何容易，空在這裏耽誤了許多日，音信毫無，就沒有知道秦大彪這個人的，石金龍可實在灰心了，不便在海州這裏儘自住下去，遂離開海州地面，到那裏查訪他的踪跡，一找就是三四個月的光景，把江蘇省地面全走遍了，那裏去找他，自己默念着瀟湘劍客臨打發自己離開師門之時，也曾諄諄的囑咐，要不負師恩，以及一身所學，爲父母報仇的事，雖然是必須作到，可是務必必要本着俠義道的門規以一身所學，要盡力的去作些除奸誅惡，濟困扶危的事，這個秦大彪不知隱匿到什麼地方，尋訪他的下落，毫無把握，自己若是就這麼在江湖上遊蕩下去，豈不辜負了兩位恩師，成全我之美意，石金龍遂在江湖上，遇見不平的事，也要伸手去作了，在江南地面，也倒爲人間尋了幾件不平的事，輾轉到了安徽境內，風聞得鳳陽府地面，不斷的出些個姦殺盜案，任憑官家如何偵緝，始終沒把這作案的強徒緝捕着，石金龍是個行踪無定的人，此時如同閑雲野鶴一般，真是任意所去，既知道了鳳陽府地面上發生這種事，他焉肯不管，遂來到鳳陽府地面，這裏是安徽省省會的地方，富庶異常，自己不願意住在那繁華之地，遂在北關外清林觀，暫駐行踪，每日往各處查訪秦大彪的下落，更注意着本處所發生的盜案，一連數日的工夫，這兩件事毫無一些跡兆，這日天氣十分清和，石金龍感覺着心頭欣快，遂到郊外遊賞一番，一到城外這種地方，花明柳媚，見那一處處的農田，遠山橫黛，高峯插雲，山坡上綠柳成行，野花吐艷，這種天然的雅趣，那石金龍看着十分高興，緩行着竟奔山坡一帶走來，本是

想到山上遊玩一番，但是一眼看到沿着山脚下，往南有很長的一段道路，靠着綠生生的山壁下，竹籬茅舍，那田地修整得非常整齊，碧綠的麥苗，沿着山根底下，如同鋪着一層綠絨毯，這近山住的農民，也得到山林的秀氣，雖是鄉農可也全那麼乾乾淨淨，不像那北省風高土厚之地，田地裏的人，全是那粗暴之氣，並且皮膚被太陽晒得黑紫色，這一帶的農夫人家，雖然沒有城市中的那塵白哲，秀氣，可是絲毫沒有粗暴之氣，自耕自食，一家人無論男女全在操作着，把他們的小兒女們放到地上，隨便的玩耍着，鷄鳴犬吠，在這沿山的小農村間，越發點綴出人世樂園之象，石金龍不禁不由的遂順着脚下走過來，這裏的農田盡是些小道，因為水田多，旱田少，並且種菜蔬全仗着灌溉，他們恐怕走路糟踏了農田，不惜人力的在那田中必要開出幾條道路來，這種道路可是極狹，有的地方只能容一個人走，有的地方稍寬些，也不過就是二三尺寬的小道，全是用泥匪堆積，比較農田高着一二尺不等，雖然這樣，因為土脈潮潤，你走在這種農田中，就是有風也揚不起塵沙來，石金龍越看這個地方越愛，自己雖是生長在江南，家中也是務農為業的，不過到的自己懂事時，家中的田地全被鎮山虎寨大彪給霸佔去，雖是農家之子，對於耕種的事，是一竅不通，此時看到這種整潔幽雅的農村，石金龍十分動心，順着一條小道往前走，走出很遠來，自己一看這條道，大約是盡了興，仍然得原路而回，沿着山根底下，連着過了兩個小山彎，再往前去，一眼望不到邊，山勢是重疊起伏，綿延不斷，大約總得有一二十里路長，石金龍正穿過一條橫道，見這一段地方，比較着略高，緊貼着山根聚集着十幾戶農人，全搭蓋着草房，也沒有院落，全是出了自己門口

，就是農田，這時農夫農婦，全在操作着，看到有一個農家，以他所住的房位置看來，他的田地很多這一家有四個成年人，兩個小孩子，一對老夫婦，全在田地裏持鋤操作，不辭辛苦，的頭也不抬，一對少年男女，那個男的正在用一鐵鍬培積着引水的土溝，一個年青的婦人，穿着件鴨蛋青短褲，青色中衣，白腰巾子紮着腰，白絹帕包頭，光着兩隻腳，站在一個井口上，正在用轆轤向外打水，兩個小孩子，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那個只是將將的會走，才學會了說話，一邊跑着，一邊招呼阿媽，那個女孩子領着他一隻手，只顧跑，腳底下登在引水的大溝上，撲嗤跌在那兒，這個小孩子哭着爬起來，可是滿臉黃泥，井台上那打水的婦人，笑得前仰後合，口中還說着：寶寶這可真好看呢，石金龍一聽這婦人是揚州的口音，莫怪打扮的這麼乾淨瀟灑，這時那婦人已經把小孩子抱了起來，向他們所住的房子那邊走去，石金龍看到人家這種自耕自食，天倫之樂，叫人羨慕，不禁勾起了自己的傷心，想到慈母早亡，爹爹更是含冤而死，剩下自己這麼個苦命人，雖是如今把武功本領學成，但是仇家又訪尋不着下落，自己流落江湖，還不知將來要得到怎樣的結果，石金龍這一勾起心事，不禁有些忘形，痴癡着兩眼，望着那少婦的背影，忽然那個年老的農夫却猛然咳嗽了一聲，自言語道：年輕輕的有什麼看不夠，閃了招子，再掉在溝裏，落個溺死鬼，不嫌冤麼？好容易長這麼大，自己出來家大人也放心麼？石金龍心裏一驚，心說：這可糟了！我這無緣無故的挨這種罵，我只要一答話，定有找出極大難堪來，可是猛然想起，他說便宜話時，怎麼裏邊還夾着江湖術語，一個老實種地的人。怎麼竟懂得這個，口中雖沒答話，身形可半轉身過來，要細看看

這老農人，那農人也在憤憤不平兩眼看石金龍，雨下的眼光一碰，石金龍又是一驚，險些大聲驚呼出來，這老農人好銳利的目光，分明這人有一身極好的功夫，難道這是高人隱士之流，隱居在這裏，自耕自食，享着田園之樂，自己索性不帶出神色來，也不捨他這個碴兒，竟自一低頭，趕緊的要轉身走去，耳中聽得一陣鸞鈴響，一匹駿馬，抄着山地間的小道，如飛跑過來，因為這種土道上最寬的地方，也不過三尺左右，這一帶又輕易沒有騎牲口的，此時這匹牲口一衝過來，石金龍得緊往道邊上閃躲，自己眼光一瞬間，竟見馬上是一位年輕的姑娘，倉促間也辦不出面貌來，只在一瞬間看出這位姑娘英氣勃勃，可是馬上這位姑娘似成心捉弄人之意，這小道上既有人，一片農田野地這又沒有什麼遮攔，他早早的就該把韁繩勒住，可是他旁若無人，仍然疾馳過來，從石金龍的身旁這一擦過石金龍用左脚往後一倒，這腳下的土全是浮的，竟自登滑了，再也站不穩，連倒退了三步，才把身形挺住，可是脚下所踏的，正是一片水田，撲嗤撲嗤，兩腳滿了很深的泥水，馬上的這位姑娘，若是趕緊走下去，石金龍因為人家是一個年輕的姑娘，決不肯再說什麼，只有認晦氣，那知這位姑娘在馬背上格格的一陣輕笑，這一來勾起了石金龍的怒火，一蹶身竄上了土道，望着身後喝叱道：那裏來的野丫頭，竟敢這麼橫行無禮，這種地方，也是橫衝直撞的地方麼！把人家鞋襪全弄髒，絲毫

不說客氣話，你有什麼勢力，石金龍這一發聲喊，馬上那個姑娘才把笑聲止住，韁繩也勒住了，扭着頭也把臉沉上來，喝叱道：野男子，怎樣說話這麼無禮，你自己不小心，掉在泥水裏，你怨誰，你再這麼出口不遜，小姐可要教訓教訓你，石金龍雖是在師門中學的這涵養，

不過今天這麼一個年輕的姑娘，竟敢這樣無理欺人，並且也太以的不守女子的本分了，看這衣服打扮，決不是小戶人家的，竟自這麼強掠無禮，石金龍所以決不肯讓步，厲聲說道：我們男子漢本不應該和你這作姑娘的沾惹是非，不過你也太以的欺壓人了，不問可知你家中定是土豪惡霸，才會有你這不說理的女兒，出來惹事生非，我不願意和你胡纏，你姓什麼？家住那裏？我找你父兄去算帳。這位姑娘竟自撲嗤一笑道：好大的架子，我父兄才管不着這些閒事呢，你不用這麼強暴，只怕你連你家姑娘全塘不過去，還妄想找我的家中人，你不服氣，這裏不便動手，咱們錯開這點地方，你有本事把你家姑娘打上一拳，踢上一腳，我不只於低頭認罪，我還拿老師來看待你，小伙子倘若不是你家姑娘的對手，你不只沾了兩脚泥，我要叫你再滾一身泥水回去，往後好記住了別這麼說話不檢點，你可敢到前面去麼？這可出乎石金龍意料之外，自己身為俠義道的門徒，兩位老師全是成名人，自己走江湖尋仇，到處裏雖也本着門規作些個路見不平之事，可是爲這一點小事跟一個姑娘人家動手，一來也失了身分，二來勝敗全不合適，並且也摸不清這姑娘究竟是何路道，石金龍心裏雖是這麼想，可是事情擠到頭上，沒法子不承當，這時那能說了不算，他既叫陣，就得跟他比劃一下子，遂厲聲說道：你既然倚仗着會些功夫，就敢欺壓良善，今日大約是你報應臨頭，那馬上女子含嗔帶怒的說了聲，用不着多費那種無用的話，你就隨我來吧。他一抖韁繩，竟自順着田地間小道，一直往前疾馳而去石金龍，此時是後悔也來不及了，自己越想這件事情辦的越不對，他騎着牲口，還沒有動手，先叫自己跟着他跑這一遭，這也未免太冤枉了，只是還不能被也誇遠

了，立刻左手一提長衫，脚下也如飛趕了下來，自己耳中却聽到那個老農夫似在訕笑着說什麼，活該遭報，叫你現一回世，報應你兩眼向人家死釘。石金龍是說不出的冤枉，急於追馬上這個姑娘，那有工夫來和他分辯，這馬上的女子更十分狡詐，其實這山根底下清靜的地方很多，他竟催着牲口不肯停留，石金龍也不肯招呼他勒馬，他看匹牲口順着山坡下，竟穿過前面那個山口，往山口西轉過去，又出來一兩箭地，這個女子才把牲口勒住，手一按馬鞍子前的銅過欄，飄身而下，他這牲口竟也不用拴，把韁繩往過欄上一搭，任憑那牲口自己走開，石金龍離得他遠遠的站住，沉着面色喝問道：你把我引到這裏是何居心，這女子却笑吟吟的說道：難道你還不明白嗎？你出口傷人，你家姑娘就不饒你這個，我早看出來你一定有一身工夫，才敢這麼強橫，我倒要見識見識你有什麼驚人的本領，來到鳳陽地面，竟敢這麼猖狂？石金龍說道：這可真叫不講理，遂厲聲說道：仗着你是一個女流，任你說話無情無理，不過，光天化日之下，有王法的地方，由不得你這麼強掠吧，我一定要找你家父兄一辯是非，這位姑娘冷笑道：用不着裝這種假道學，我家父兄管不了我這些閑事，我要懲戒你，叫你往後在江湖上行走時，別這麼目中無人，要知道女流中也不是這麼容易欺侮的，你也嘗嘗你姑娘的厲害。這個女子還是真是厲害，說話間他竟不容石金龍再答話，往前一縱身，劈面就是一掌，石金龍還真沒防備他這麼冒昧動手，口中喊了個「好」字，右肩頭往右一斜，左腕輕翻，立掌向他的腕子上便劈，可是這女子竟自把右手一撤，左掌翻出，身驅一橫，野馬分鬃，向石金龍胸口下便打，石金龍見他招術變化的還是真快往旁一斜身，左掌往外一穿，右掌



斜着往右一展，向這位姑娘左臂上打來，這位姑娘往下一矮身，右臂往下一沉，左腳往外一滑，黃龍翻身，身軀很快的一個旋轉，雙掌斜着向石金龍的左肋後便擧，石金龍右腳往外一撤，身軀反向他正面一轉，雙掌合在一處，向下一分，竟自向這女子的雙臂內猛截下來，這女子見石金龍掌風勁疾，也自驚心，雙掌打空，趁勢往兩下一分，他可是很快的往回一帶，「蓮台拜佛」式，身軀往下一沉「雙照掌」向石金龍迎面打來。石金龍猝然一驚之下，認出這種掌法掌力，實是名門正派所傳，分明是師父所說，衡山玉清菴所傳，這女子他既會這種沙門八一式，雖未必是一塵菴主的門下弟子，也定是這一派所傳了，石金龍懷疑思索之間，已經又連接了兩掌，可是石金龍也開門立式，就用平常武林中所傳的拳術立的門戶，自己把瀟湘劍客門下的劍術，和少林派所傳的掌法，全沒露出來，這是遵着兩位恩師指示，入江湖不遇見真正的對手，不准用本門獨有的功夫，任意施展，並且更不知道所遇的準是如何人，早早的以自己的門派現露出來，有許多不利之處，石金龍此時看出這位姑娘門派正大，手法頗見功夫，他和自己動手，倒是手底下也存了不肯無故傷人之意，決不往置命處下手，石金龍對於他加了一番小心，手底下把拳術上異功夫施展出來，應付他兩下裏，連拆了三十餘式，那姑娘不能取勝，竟有些怒不可忍，掌力上漸漸加重，招術也越發變化的巧快，石金龍既和他沒有深仇大怨，他更是女流，武功又出自衡山玉清菴一派所傳，自己無論勝敗，全沒有絲毫的好處，安心撤身罷手，要問問他出身來歷，這時這姑娘正用了手「龍捋珠」右掌的二指向石金龍兩眼上便戳，石金龍往右一矮身，左掌噙食中二指，

向這位姑娘的曲池穴便擊，這位姑娘也正用的是虛實莫測，右掌雙指點出沒往外遞滿了，猛然往回下一撤，可是左掌都從右臂下猛往外一穿，掌心向下，手背向上，也是駢雙指，竟向石金龍華蓋穴點來，他這種掌力遞出來的迅捷勁疾，石金龍回腹吸胸，身軀往後猛一縮，左掌猛然往外一抖，可是右掌也微往回一撤時，却往下一沉，腕子已成立掌式，指尖向上，這一掌也向這姑娘的左肩頭劈去，這種掌式變化的迅疾，眼看着掌風已經打在這姑娘的臂上，也不過僅僅的沾到他的衣裳，却自猛往回一撤，右肩頭往後一閃，身形已然倒縱起來，退出丈餘外，那位姑娘臉一紅，明知到自己輸了招，口中却喊了聲：「好掌法，你是那一派所傳，你姓什麼，叫什麼名字，莫怪你這麼張狂，敢情實受過名師傳授，說到這兒，用手向自己馬上一指，說道：『你看着姑娘還要和你較量較量劍術，說了這句，他忽的自己噤了一聲，說道：『你沒帶兵刃，我要跟你再動手，那算姑娘欺侮你，快快說出姓名住處。』三日內我要找你。』石金龍道：『我跟你沒有什麼深仇大怨，還值得你上門找我拚命，我姓石，至於我的名字，和出身你就先不用問了，我認爲你一個年輕的姑娘，不該這麼放肆。你姓什麼住在那裏，那姑娘道：『你既不肯說，你也不必問，我反正就在這鳳陽府地面，你若是男子漢大丈夫，可敢再和我較量較量劍術，從今日起，第三天太陽一出來，咱們這裏見，石金龍道你趁早不用和我定約，我和你沒有那麼大牽纏，好在我來到鳳陽府，也沒想再走，今日這點小事你既然放不過去，咱們那時相遇，那時算着好了，這姑娘冷笑一聲道：『可惜你是一個男子漢，這麼怕死貪生，畏刀避劍，你真不如我們女流。』石金龍怒叱道：『你一個姑娘人家，怎的這樣

無理講話，你既然定要和我較量劍術，難道我真個怕你不成，我看你拳術施展出來，頗近於衡山玉清菴所傳，你難道是一座菴主的門下麼？這位姑娘微微一笑，一縱身已經竄到他牲口旁，手抖韁繩，靛靛搬鞍，飛身而上，把韁繩一帶，牲口一個盤旋，他却向石金龍道：什麼衡山豎山，你這種無名小卒，你家姑娘用不着跟你稱名道姓，來不來由你，我不陪了。一抖韁繩，這匹牲口轉過去，從這松林前直奔山口，石金龍木立在那裏，望着他的背影，自己真是如墜五里霧中，這個女子分明是一個大家閨秀，既生得丰姿英秀，更有這麼一身好功夫，竟自和自己這樣牽纏不休起來，這真是意外遭逢，直學到那女子那匹牲口，在林木間忽隱忽現，轉過了山灣兒，他却直向城市那邊疾馳而去，石金龍遂也往回路上走來，回到店中，對於這種無味牽纏，本不足放在心中，可是不知不覺的這件事反倒始終忘不下，心中時時的有那女子的影子，這一來石金龍倒拿定了主意，定了去贖三日之約，要看看他劍術上的功夫，轉眼間兩天過去，這天一早，天也就是剛亮，石金龍梳洗完畢，却提着自己的寶劍走出店門，直奔郊外，這時東方的太陽也不過是將將的湧起，碧藍的天空，晨星初斂，宿露未消，曉風撲面，碧綠的農田，帶着一層露水，林間的野鳥，全在振翅飛翔，那小村中農夫們，全在扛着鋤從村中走出來，這種凌晨野外的風景，清新爽朗，石金龍頗覺得心曠神怡，緩步在農田中，一股子清香之氣撲入眉宇，直奔山坡下轉向那個山口東，背後却是一陣蹄聲雜踏，簫鈴振動，石金龍一回頭，見正是那女子，風馳電掣向這邊而來。這田地節窄窄的道路，石金龍和他這場牽纏，就是因為沒閃避開他的牲口，惹出是非來，這時却早早的把路讓開那女子

的牲口如飛而至，來到近前，這女子却看見石金龍這麼閃避，他却撲嗤一笑竟自扭着頭說道：你倒是一個信義君子，不要怕，牲口雖快，再不會撞着你呢。他說着這話，牲口已經竄出兩三丈去，石金龍更不肯答話也跟着緊走下來，石金龍跟這姑娘真是五百年前冤孽債，兩人幾乎斷送了一生。

## 第五章 孽緣前定棲鳳戀遊龍

轉過山坡，奔那日相會的那個松林前，來到近前，見那女子已經下了牲口，在那裏等待，石金龍絲毫沒有輕浮之態，遠遠的仍把身形站住，那女子却說道：尊駕倒很守信用，言而有信，看起來實是個好人，很好，你把寶劍也帶來，較量之下，我也就知道我的所學所能如何，真若全不是你的對手，我也好再下苦功夫，練他個三年五載，和你再會，石金龍道：我不能和你這麼牽纏不休，只爲你那日口頭上那麼輕薄，蔑視我不敢和你較劍，所以今日如約而來，我們可以說在頭裏，彼此沒有深仇大怨，點到爲止，這種較量劍術一個收招不住，危險很多，你既已從師學武，定知道不少武林中怨恨仇殺的事，我們爲這點小事，真要是結下冤仇，未免不值得吧？那女子微微一笑道：你這年輕輕的人，仗劍走江湖，遇到對頭的人，就這麼畏首畏尾，誰和你有什麼不可解之仇，互相較量武功，難道是由我這兒興的麼？不必多言，請你盡量把你那劍術上的功夫施展出來，也叫我看看。石金龍聽他說話的情形，以及一切的舉動上，完全是一大家閨秀，可是這種豪放不羈的情形，又有些不合他的身分了，隨手把寶劍撤出鞘來，劍鞘拋在地上，這時那女子却伸手從馬鞍旁也把寶劍亮出來，石金龍一看他這口劍，就知道姑娘派別既正，劍術也一定高明，這口劍竟是精鋼打造，一出鞘劍身上所帶出來的聲音，非常的清脆，他提着劍轉過身來，石金龍也把寶劍壓在左手下，兩下裏相隔開交餘遠，對面站着的那個女子道：請你立時亮招，說着話，他却右手往左手的劍柄上一搭，

石金龍也是照樣的還禮，兩下裏同時右手駢食中二指，姆指無名指，小指，緊扣手心，掐成劍訣，往起一抬，指尖指到右眉梢，石金龍和這女子一樣的斜身側步，全是往右盤旋，轉了十幾步，身形一停，往回下一換式子，却把劍倒到右手，左手掐成劍訣，石金龍說了聲請進招，兩下裏動作全是同時，各往前輕輕一蹤，石金龍却把門戶封住，決不肯先發招，那女子身形欺了過來，左脚一點地，右足却往前一換步，脚尖斜點在左腿左邊，左手的劍訣往起一揚，却抬到頭頂上，右手的劍已經翻起，平端在胸前，往外一抖腕子，劍尖兒向石金龍胸頭點來，石金龍却是容得他劍已遞出來，左脚往左一滑，身軀變爲跨虎登山，掌中劍一反腕子，用劍身往那女子右臂上便搭，那女子身軀往上一沉，左肩頭往後一擡，一橫身，劍身往外一展，反往石金龍的雙腿上斬來，石金龍右脚一用力點地，身軀已經蹣出三步，却自左脚往左一探，左手劍訣一領右手劍，隨着翻身之勢搭過來，劍尖兒反向那女子的左肩頭削來，那女子一劍掃空，石金龍的身形撤走，反身現劍，迅捷異常，他赶忙把左肩用力的往後一帶，身軀斜探出來，左手的劍訣斜往上一指，白鶴亮翅，右手的劍却向石金龍的後跨上刺來，石金龍一劍翻空，他的招術又到，自己往起一騰身，向上拔起六七尺來，往下一落，身軀才一找地，那女子却喝了一聲「着」，他已經一進步欺身，玉女投梭，這口劍竟向石金龍背上刺來，石金龍聽得，口中發着喊聲，劍到人到，忙的左手劍訣一領掌中劍，腳下用連技繞步，身軀往後圈過來，右手的劍往上一抖，正攔着那女子的劍身當中，硬擦上去，噲的一聲，兩口劍搭在一處，兩下裏各自往外一撤身，石金龍却退出去的更遠，一翻身，把寶劍向胸前一橫

左手劍訣，搭在了劍身上，丁字步一站向那女子招呼道：「你先等一等，我問你幾句話，你這身劍術分明是衡山玉清菴一派伏魔劍術，你師父是何人，你要知道我與衡山派頗有淵源，我們不能因爲這種小小的誤會，傷了師門中有交情的人，這位姑娘見石金龍按劍這麼追問起來，遂也把身形收住，冷笑着說道：天下武術是一家，怎麼你這人非要盤根問底，追問我的師父，你我無恩無怨，我和你不過是以武會友，那日田間的誤會，是不值得介意的一件事，我不過是借題發揮，故意引逗你前來，和你較量劍術，反正你我全是自己明白，曾得名門正派的親傳，我雖然是一個女流，沒在江湖道上歷練過，可是我從師父身上却得來不少的知識，我看你所施展的劍術，很像我師父所說過的瀟湘劍客一派所傳的「一字慧劍」，你可是他的門下麼？你倒是姓什麼，叫什麼名字，原籍是那裏的人，到這鳳陽府地面有何公幹？石金龍道：你真是不說理，我問你的話，你一句也不會好好的答出，反來問我，這也太不近乎情理了，你不要胡亂猜疑，瀟湘劍客已是劍俠一流，他豈能教出我這個廢物徒弟來，給他門戶蒙羞，至於我師父是何人，你既不肯說實話，你也不必來問我，咱們再會好了。那姑娘說道：你這置身江湖中的人，既有這一身本領，怎的一些豪放之氣沒有？不要像那一般人的偏見，我和你雖是素昧平生，可是全是武林中人，就不能那麼小家氣，我很服器你這一身功夫，你可肯到我家中常常的和我一處操練些武功劍術，石金龍一聽忙答道：謝謝你的好意，恕我不能從命，我還有一件大事未了，在鳳陽府地面不會呆長久了，早晚我依然得離開這裏，你住家就在這裏麼？這位姑娘點點頭道：我住家雖此不遠，就在這北關內，一進那道三山街

，玉帶橋邊那所宅子，就是我的家，你何妨到那裏去，你一個行道的江湖的人，不要誤會了我的意思，我身爲女子，從小我自己就沒把自己看成是女兒家，深鎖閨門整天埋在脂粉裏，那種日子我是過慣了，所以我每日遊山玩水更因爲性之所近，自幼就練武功，家父給我請了許多名武師學出來這點本領，我心中總想找到那本領行爲正大的少年人，一處盤旋起來，武功劍術定能得極深的造就，只是這種人是很難得的，恰巧前日與你相遇，我深恨我幾位師父全是教我一人，連個師兄弟全沒有，我若有你這麼個師兄，那該多高興呢！石金龍雖感覺這個姑娘語言放肆，可是也一派天真，一團正氣，決沒有絲毫輕狂之態，這是叫自己不討厭的地方，更兼秀外慧中，說話落落大方，自己無形中也有些愛慕之意，只爲自己大仇未報，更兼這位姑娘對於他的家世姓名諱莫如深，自己又不便自追問，所以只想萍水相逢，連着和他較量了兩次武功，這種遇合也非偶然，心中更存些瓜李之嫌，所以竭力的避免着和他多談下去，連番作別，只是竟被他用話留住，此時只得說道：那麼小姐你不願意告訴我姓名來歷，我也不便過問了，我們只當作武林朋友看待。我姓石名金龍，來到鳳陽府是暫時作客，不久就要離開此地，我能告訴你這些，那麼你究屬何如人，有緣將來再會，那時我再請教你的姓名。這位姑娘把寶劍插入鞘中，嘆噠一笑道：我那好連姓名全不告訴你，你不要胡亂猜疑，我已經和你表示過，我自己的行爲不檢，其實我也算名師之徒，我可處處守着師門規戒，決不敢妄爲，只爲父親的家教太嚴，我恐怕隨意的說出我的姓名來歷，遇到口齒輕薄之人，隨意說些不檢點的話，被我父親聽了去，我豈不是惹火燒身，自尋苦惱，我告訴你



，我姓秦名梅貞，我父親是個作官的人，我很願意和你作個武林中的朋友，現在你既然有事牽纏，我倒不好打擾你，我盼望你將來能重來到鳳陽府，我們能夠再會着面，也就很好了，你現在住在什麼地方？石金龍道：我就住在北關外，清林觀，我關得那廟中清靜，咱們再會吧！石金龍把寶劍收起，立刻轉身就走，毫無留戀。可是那秦梅貞他本應當馬上先走下去，此時竟自把寶劍掛在馬鞍下，手拉着韁繩，竟隨在石金龍的身後，慢慢的跟着轉出松林，石金龍低頭往前走，那馬蹄的聽響早已聽到，自己故作不理會。可是已經轉過這個山灣，到了那田野間，道路很寬的地方，這位秦梅貞姑娘始終的不肯上馬，石金龍不覺有些心頭騰騰跳個不休，一陣耳鳴臉熱，忙的收斂心神，暗叫自己，石金龍你父尸骨尚埋在那金佛寺內，母親慘死在老竹坡，仇家遠走高飛，空學就一身本領，大仇未報，如今來到鳳陽地面，若是意志不堅，路遇這個秦梅貞意戀情牽那可太對不起自己，叫死去父母的陰靈，也要含恨罵我這不孝之子了，何況兩派師門中全是門規很嚴，我初入江湖，要是故犯門規，靜虛老方丈一雙鐵掌，瀟湘劍客一口利劍，焉能容我活在人間，自己反覆思量之下，忙的往道旁一閃身，正顏厲色回頭看時，只見秦梅貞牽着那匹牲口，兩眼注視着自己，慢吞吞的走了過來，石金龍拱手說道：秦小姐請你上馬回去吧！我們將來再會了，那秦梅貞默然無語的脚步一停，愣了愣神向石金龍道：我並不是和你客氣，你貪戀着路野風光，要在這緩步走些路，怎麼你倒和我客氣起來？石金龍道：不是和秦小姐客氣，我要往山坡東邊那片村莊上遊玩一番，我要穿着小徑走了。說着話，自己不敢和他再多牽纏，遂從田地中一條極狹

的小道橫走下來，這一來秦梅貞不能再隨着他走一條道路了，石金龍頭也不抬，一路的緊走，轉眼間，已經出來兩箭多地，在那小道上轉灣時，偶然一回頭望那條大道上看時，只見秦梅貞倚着他那匹牲口，臉正向着自己這邊獨立在那裏，石金龍趕緊把頭低下，脚下加緊，一陣緊走，轉上山坡，往山口轉過來，所有來路，全被林木阻攔着，自己的一顆心才算放下，順着這個山灣走了下來，石金龍心中只有志在復仇，決無一點邪念，只是此時不知如何，竟自心頭煩亂異常，本是想入山口到山上遊玩半日，不知不覺的反順着山口左邊一直的走下來竟又走向那日和秦梅貞相遇之地，眼中望到了山根下那些個農家，自己這才想起來又往這裏來作些什麼，只是既已走到這裏，遂又向前緩步了一程，只見那日險些和人家發生誤會的那個農家，仍然在田地裡操作着，自己心中一動，心想那天和那個老農夫目光一碰之下，分明已然看出他是一個內功很有造就的人，他這麼隱匿在田野間，莫非此人他是江湖道中的朋友麼？鳳陽府近來地面上聽說很不安靖，屢出盜案，並且內中還有那下流的匪徒作些個傷天害理的事，這個種地的農人家，雖則不像綠林中人物，可是那個老者頗有可疑，我何不仔細查看他一番，萬一露出些馬脚，我何妨伸手多管這回閑事，也可以爲地方除一大害，石金龍一想到這些事，遂停身止步，往山坡下貼着山根底下一片樹木叢中繞過來，離得那個農人所住之處有十幾丈遠，自己隱身樹後，向那人家仔細看時，這時他們正在汲水灌田，那個少婦在井口邊擰着轆轤，那一老一少的農人，全赤着足高挽着褲角，在那水田中調整着水流，把那田地中全佈滿，他們操作的情形，又有些叫人看着不肯再起疑心，全是辛辛苦苦勤勤懇

惡，低頭操作，決帶不出一點別的情形來，石金龍認爲自己總還是在江湖中少經驗少閱歷，這個老農夫他有一身武功，那能就斷定他是爲非作惡的人，自己遂轉身想繞出樹林，因爲那日和他已生誤會，要躲避着他，免得被他說出些閑話來，自己一個按捺不住火性，多惹些是非，未免不值得，遂打算緊走出樹林，那知才走出四五步來，突然聽得遠遠有人高聲喊着道：「這是那裏來的野貓，非來找尋我不可，已經被你擾亂了我一次，又來想偷我的食物，我非剝了你的皮不可，石金龍聽得這喊聲，自己脚步一停，探身查看，正是那老農人，已離着這樹林只有三四丈遠，自己這一探頭，那老農人一揚手，竟打過一個大土塊，撲的一聲，打在石金龍身旁的樹幹上，那土塊紛飛之下，落了石金龍一身一臉，連頭上全沾了許多碎土塊，石金龍十分憤怒，從樹旁閃身出來，那老農出來人好似沒看見樹旁有人，跟着又一揚手，第二次土塊又打出來，這次石金龍已有預防，土塊到了面門前，輕輕的用手一撥，打在地上，却厲聲喝叱道：「你這老頭兒，好生無理，無故的你發什麼瘋，這樹林中有人走出來，你難道看不見麼？竟自這麼任意亂拋土塊，你看弄了我一臉一身，這該怎麼講？那老農人却帶着驚異之色，「啊」了一聲道：「原來這裏還有人，這倒真是對不起得很，我這追趕一隻野貓，想不到險些悞傷了尊客，我今日運氣真是不佳，經年累月得不到肉食的人，好容易賣了兩担糧食，發了狠心，買了些下酒物，竟被野貓全給我偷吃了去了，尊客你想我怒不怒，石金龍對於他這種無理的情形，本不甘心，只是他却表示出是無心之錯，自己也是不饒他又該如何，遂悻悻的一轉身，也不去理他，竟從這樹林前沿山根下轉奔來路走出老遠來，耳中聽得那老農

人一陣哈哈大笑，石金龍轉頭看時，可是他正在低着頭向他茅屋中走去，石金龍只好自認晦氣，趕快轉過山灣，無心再在這裡遊玩，遂回轉清林觀，回到廟中想到所遇的事，情節雖全細微，可是想起來，裡面全含着一種作用，那秦梅貞和他臨分手時那種戀戀不捨之情，自己現在想起來凜然可畏，他若果然是那種粗野下流的女子，就無足輕重，只是看他神情態度，實是出身大家，並且他說話行事，全那麼豪爽，天真，和自己萍水相逢，竟自這麼流露出兒女之情，自己越想這種事越覺可怕容易避免開他，又遇到老農夫他口口聲聲是野貓偷了他的食物，可是自己在那樹林開始就沒有看到野貓的影子，那農夫分明是假借之辭，頗有對自已故意戲弄之意，更想到他向樹林這邊打土塊的手法，和腕力，越覺得此八十分可疑了，遂安心要暗中查看那老農人一番，倒要看看他這一家人究竟是作什麼的，石金龍打定主意，遂早早的歇息下，到了起更之後，這清林觀中只有三個清修的道士，一個火工，道人在早早的歇息下，石金龍略事結束後，把寶劍斜插在背後，把案上的油燈僅留一點光亮，悄悄的走出屋來，把屋門倒帶好，飛身縱上屋頂，從廟牆東邊翻出廟外，這時四下裏黑沉沉，這北關外雖有一條長街來到郊外曠野中，更是陰沉黑暗，只仗着天空星斗之光，略辨着圈邊小徑，直撲那片山口，順着山口外東面山坡下，撲奔那農家所住之處，遠遠的望着那十幾戶人家，有些燈火之光，石金龍順着一條小道，借着道邊樹木，隱蔽着身軀，漸漸的貼近了那農家的住所，石金龍就向那農家的茅屋，仔細張望時，見那紙窗上靠着東半邊，還有些燈火之光，知道裏邊還有人未曾睡下，縮足輕步到了他這茅屋前，貼近了靠東邊的窗下，側耳聽了聽，裡

面有低微說話的聲音，石金龍把窗紙戳破了一個小孔，往裡張望時，只見這屋中靠着後牆有一鋪木炕，臨窗有一張白磁的木桌，上面放着一盞油燈，那炕上正是那農家的少婦和那個少年，全坐在炕邊上，那個小孩子已然睡下，那少年却是愁眉苦臉，似乎因為什麼事有些急躁不安，那少婦却說道：你用不着這麼替他老人担心，他老人家闖蕩了一輩子，論本領論經驗全有過人之處，何至於就栽在鳳陽地面。那少年說道：我不是對於他老人家本領上有什麼不放心，無論如何，年紀總算大了，並且這些日來連他老人家全有些着急，所以我總想着跟隨他老人家身旁，也可以幫助一切，可是他那樣脾氣，我是真不敢惹，什麼事也不容人多管多問，倘若盡自在耽擱下去，這種地方早晚總會被人發覺，你看前天那個少年，死力的兩眼釘着你，那種情形很是不對，我認爲多半就許是道中人，我們打不成米再丟了口袋，裏面剛說到這，忽然那少婦說了聲師傅回來了，石金龍也聽出房子西邊似有一種輕嘯，自己趕緊往東一縱把身形隱好果然一條黑影已到了屋前，裏面的人竟給迎了進去，石金龍又翻回來向，窗孔往裏看時，見進來的正是那老農人，一身短衫褲，胸前勒十字絆，背後揣定一口砍山刀肋跨鏢囊，此時正在解十字絆，少年把他的背後刀撤下來那少婦也把鏢囊接過去，全放到桌上，這老農人在窗前落坐，那少婦給斟過一杯茶，送到老者面前，往後退了一步說道：師傅，今夜你老人家又辛苦了，怎麼樣，事情可順手？那老者喝了一口茶，搖頭嘆息道：這次事情真是難說，我們說不定就許全栽在這鳳陽地面，只是我就不服器對手，竟會有這麼難下手，我老頭子在江湖道中，也曾跑了這麼些年，真若是在這種地方栽了跟頭，我這一世的英名，

就算付於流水。那少年道：師傅，這種情形看起來，倘若是這個主兒，真若是我們所訪聞的那種情形，我們可就動不得他了。那老農人從鼻孔中哼了一聲，石金龍這時貼近紙窗，本是連大氣不敢喘的，那麼靜靜聽着，但是不知怎麼一個疏忽，自己的臉在紙窗蹟了一下，屋中的老者哦了一聲，一擡頭向紙窗這邊注目，石金龍就知不好，這若是被他發覺了，自己恐怕要當時就得在這裏露了形跡，趕忙一翻身，騰身躍起，早已打算好了這一帶隱身之地，脚下連着用力，飛躍起來，直撲六七丈外那排小樹林，果然那老者和少年已然追了出來，石金龍已經竄入林中，隱身在小樹後面，見那老者和那個少年一東一西，全是身形輕快，蹤躍如飛，把這茅屋前後，已然搜尋了一週，石金龍把身軀隱着不動，看他們在這一帶轉了一遭，仍然退回茅屋，石金龍見到這一老一少，身手不凡，全是很好的，一身功夫，自己雖然尙遠不致於不是他們的對手，不過在沒查明他們究竟是何出身來歷之下，不能冒昧的動手，現在已被他驚覺，只有暫時先離開此處，自己對於這一家人，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了，石金龍遂從這小樹林中出來，轉奔歸途，一路上默然想着，這一家人真是離奇莫測，原來他們竟是師徒，那少年夫婦，還有一個小孩子，隱跡在這種地方，他們的行跡，又這麼詭密，暗中聽他們說話的情形，似乎在這裏有一件事要等待下手，那話風中，又不像是要在這裏作案，可是又時時的防備着怕我在這個地方，自己未到鳳陽府之先，就已聽到這個地方，在避幾個月，連續着發生了好幾件重案，更有盜劫毒殺的情形，這老農分曉是個江湖道中人，反正他與盜案有關，我既然把這件事看到眼中，我定要多費幾夜功夫，查明他究竟是何來路，石金龍遂

轉回青林觀，可是從這夜起，連着探查三次，一點確實的情形也得不到，石金龍好生悶悶不樂，這天又在白天到郊外閑遊，走向南關，賞玩着山景，漸漸的走向一段山嶺上，站在高處，往遠處看去，峯巒聳翠，林木蒼蒼，在遠處高峯間，更有那一片白雲，圍繞在那樹林間，羣鳥聲喧，那山間的流水，發出一片鏗鏘之聲，石金龍不覺心曠神怡，把這些日來憂鬱煩惱，完全拋開，留戀着無邊美景，到了夕陽銜山的時候，石金龍站的又是高處，一輪紅日反射過來的這種落日餘輝，照在嶺頭上，碧綠的山峯，蒼翠的林木，全添了一種難以形容的色彩，石金龍知道這時轉下山嶺，已經不早了，這正應了那兩句：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趕緊走下山去，也就夠時候了。順着一條斜坡小道向嶺下走來，才轉過一個小山灣，忽然聽見身後有人「呦」了聲道：怎麼又遇上你了，石金龍回頭一看，正是那日松林被劍的秦家姑娘，這時見他穿雅淡的衣裳，脂粉不施，顴眉杏眼，一派天然的秀緻，更顯出落落大方，手裏握着一束山花，緩步從山道走過來，石金龍忙閃在道旁，向他拱手道：小姐，你也來遊山了。這位姑娘含笑點頭道：我們三次相遇，真也湊巧呢，你在那裡，看這情形，你定是在山上呆了許久，我也來了半日，我怎麼始終沒看見你呢？石金龍道：我就在那嶺頭上，那一帶頗為高爽，坐在那裏，可以飽覽羣峯的壯麗，小姐你遊興甚好，這裏是不斷來吧，這位姑娘說話問已來到石金龍的面前停步站住說道：我在家中呆着十分悶悶，所以我不斷的出來，只有這山邊水邊，是我消磨歲月之地，說了這句，却把頭低下，略一沉思，抬起頭來，向石金龍的臉上看着道：你不要笑話，我一個姑娘人家，不認安分守己的緊守閨門，我自從學了這一身武

功，尤其是過不慣那種閨中的歲月，我家中又沒有和我驕得來的人，我想找一個志同道合的常在一處盤桓，也好多得些益處，只是又叫我那裏去找，你若是能夠曠達一些，把這男女的界限不必看得那麼過嚴，我們何妨結爲朋友，互相切磋些武功劍術，豈不好麼，石金龍道：小姐，承你這樣看得起我，你又不是一個平常女子，我有什麼不願意的，只不過恐怕招到你家中人的輕視，於你十分不利，尤其是那些撲風捉影，蜚語流言更令人可畏，你我全是練武的人，彼此雖然出身來歷知不甚詳，你我已經較量過武功，互相已有個認識；彼此全是名門正派傳授出來的，各有門規，更應當嚴厲的遵守着，我們萍水相逢，就這麼結爲朋友，終恐有些不宜吧。這位姑娘却微微一笑道：看你這麼一個少年人，却竟發些朽腐之談，若是看得那麼固執，未免不是我們練武人的本色了，實不相瞞，我也是一個官門小姐，我比誰全知道尊重，只爲我愛好武功，把平常女流那些習氣拋的乾乾淨淨，你不要多疑，我只知道尊重我的身份，不會被人輕視你只要在這地方先不想走，來日方長，我們多見過幾次，你也就知道我是何如人了，你看天色不早了，你我一同下山吧。石金龍年歲雖然不大，稱得起是一個飽經憂患，更有大仇未報，受兩位恩師的教誨，懷着極大的身願，所以決沒有兒女私情，但是和這位秦家姑娘無心巧遇之後，自己原沒有和他接近之心，松林較劍，連這次遊山相遇，兩人不過是三次的遇合，竟自不知不覺的對於這秦家姑娘起了一分敬愛之心，此時隨他走上山道，一邊走着，談談講講，這位姑娘一片天真，豪爽之氣，武功劍術，全得自名師所傳，他雖則依然不肯說出他的師父來，可是石金龍已然聽出他武功劍術，是得於當代武林中



一位成名的人所授，並且還很讀了些書，口齒間更十分的犀利，石金龍有時竟被他窘住，答不出話來，走到了山口外，已經是暮景茫茫，炊烟四起，石金龍和他走在田邊小道上，這才互問身世，原來這位姑娘姓秦名梅貞，他父親作過總鎮，也是一個武術名家，他習武雖不是家傳的武學，可也算是武士家風，他並沒有兄弟姊妹，只生他一人，所以他父親十分的寵愛，凡事任着他的性子，不肯阻攔，母親又早年去世，他父親爲得練功夫，也不再續娶，所以姑娘在家中除了貼身兩個丫環可以解悶外，每天十分的寂寞，石金龍聽到他這種出身來歷，越發的起了敬重之心，兩人分手作別時，遂定了約會，要在次日黎明時到那山頭上賞玩凌晨的風景。這秦梅貞作別而去，石金龍仍然回轉青林觀，到第二日天光才一亮，石金龍遂趕奔山頭，秦梅貞早早的在那裏等待着，這時宿露初消，晨風送爽，太陽才由東方湧起，這山頭上一片清爽之氣，兩人找了一塊潔淨的石頭，坐在那裏，互相談論起武功劍術來，只是這位秦梅貞姑娘，一派爭強好勝之心，遇到說的兩下有抵觸的地方，這位姑娘就要立時動手，石金龍被他逼迫得無法，也只好略與週旋，這兩人在山頭清靜之處，就這麼談一陣，有時對拳，有時折下兩段樹枝來，當做寶劍，動手過招之下，石金龍必須要輸給他一招一式，秦梅貞才肯甘心，只要石金龍不肯讓他，他就跟你沒了沒休，有時還真動了怒，石金龍必須故意的把拳術劍術之理再說錯了，叫秦梅貞佔了上風，他才回嗔作喜，兩人在山頭上直盤桓了半日，方才歸去，石金龍把自己的住處，也告訴了他，不過石金龍雖則知道了秦梅貞住在北關內三山街玉帶橋邊，自己可是決不想到他家中去訪尋他，石金龍雖則是自己行爲上磊落光明，

可是在那種舊禮教下終嫌有男女之別，雖則武林中對於這種界限略的放寬，但是依然是不敢任意的放縱，要時時保守着自己的門戶規戒，所以石金龍與秦梅貞的遇合，決不敢少存私念，致招物議，並且在和瀟湘劍客分別時，師父曾諄諄的囑咐，無論到了什麼地步也要爲門戶保守清白之名，並且自己先前那位老師父靜虛方丈他是少林寺正宗，尤其對於門下弟子管束至嚴，自己雖則已經是仗劍走江湖，師父也遠在數千里外，可是每念及師恩深厚，自己的大仇未報，更不敢少涉兒女私情，所以石金龍對於秦梅貞意念非常正，這天正趕上陰雨連綿，石金龍雖則時時的想念着山郊下那個農家行藏詭密，定要探查他的真像，可是這兩天因爲道路泥濘，已經悶坐在青林觀，沒有出去，這天已經到了夜間，這青林觀十分清靜，因爲這座廟中，只有兩個道士，師弟二人在這裏清修，一個上年歲數的伙工照料着門戶，起更之後，這廟中道士們早入了睡鄉，石金龍住在這青林觀的東偏殿，這裏十分寂靜，這種雨夜淒涼，石金龍自悲身世，想到投師學藝，幸而是父母陰靈護佑，武功學成，仗劍尋仇，只是仇家不知逃向那裏，漂泊江湖，成了四海爲家，如今來到這鳳陽府地面，竟自耽擱下來，雖則是自己報仇心切，可是仍然不忘師門的規戒，做些行仗義的事，也算是略報師恩，可是又想到竟與一個夙昧平生的秦梅貞相遇，雖則他的行爲沒有什麼不正當之處，自己決不是才離師門就敢放縱，實在是因爲他武功劍術頗像是衡山玉清菴一派，所以自己流連下來，也爲得是要看出他的門戶派別，可以放心和他結爲武林道義之交，可是心中時時凜戒着恐怕自己涉世未深，腳根不穩，一有意外的牽纏，可就要自取滅亡了。所以竭力的想着，把那個行藏詭密的農

家查明了趕緊的離開此處，石金龍自己坐在那兒不住的出神默想，這時忽然聽得意外候的一聲輕響，石金龍一驚，認爲外面有夜行人落在窻下，自己往起一長身，離開窻前，手按着桌案角，低聲喝問：「什麼人？」可是心中已經預備着把燈焰吹滅，這時窻外竟自嘆喟一笑道：「好厲害的聲音，不速之客，特來相訪」。石金龍聽到答話的聲音，不禁一陣而熱耳赤，一聽出是秦梅貞到了，自己好生着急，寄居在青林觀，半夜中他來相訪，倘若是被觀中道士看見了，自己有什麼話答對，驚惶之下，趕緊走到門口，一推風門，那秦梅貞已到了門前，竟自不等石金龍相讓，走進屋來，石金龍見他一身短裝，背上背着劍，滿面笑容，進得門來，把他那鞋底子在地上連擦了兩下，向石金龍道：「風雨連宵，真是叫人煩惱，我實在是悶得厲害了，黑夜間特來相訪，我想師兄你也同樣的寂寞，我們剪七燭清談一刻，聊解寂寞，我想你一定很喜歡的。石金龍此時面目上死板板的，眼睛決不往秦梅貞的臉上着，遂答道：「蕭齋固然寂寞，但是這觀中倒有許多不便，小姐你怎麼這麼高興的在黑夜間出來，豈不怕家中人多疑麼？」石金龍說得這種話，頗爲堅強失禮，可是秦梅貞決不介意，竟自一邊往裏走着，一邊說道：「石師兄照你這樣看，也過於固執了，我們武林中人只要自己行爲上光明正大，難到還怕一般俗人的責難嗎？」石師兄你一個行道江湖的武士，怎的竟這樣沒有一些豪放之氣，你不能那麼偏促不安，要是這樣，我在這裡坐下來，也太覺無味，我還是告辭吧！石金龍被他說得不由臉一紅，忙換了笑容向秦梅貞道：「小姐你不要着急，我實在因爲尊敬你，才這麼對於我們的形跡上十分慎重，秦小姐你要原諒我才好！秦梅貞腮邊帶着微笑，點點頭道：「這還像

是待客之禮。說話間，秦梅貞已經落坐，石金龍認爲秦梅貞訪自己的時候雖然不對，他總算是客人，可是自己住在這青林觀，沒有人來伺候，在白天倒可以叫喚那火工道人給自己操做些雜事，深夜間他已經睡下，那好再去呼喚他，自己遂向秦梅貞說了聲：小姐你略坐一坐，我給你燒一杯茶來，也略盡我這做主人之禮。說話間轉身就要往外走。秦梅貞忙招呼道：石師兄我是找你來談話，並想不到你這裏來吃茶，你何必費那個事，你自己把茶燒來，我吃着也覺不安呢！石金龍只好作罷，遂和他對面坐在窗前，秦梅貞道：師兄你這客居真是十分不便了，我常常爲了這些無足輕重的事，發着極大的憤慨，像師兄你有一身本領，依然這麼困頓江湖，所以草野間，不知埋沒了多少英雄俊傑，好在你這樣仗劍走江湖，行俠作義，尙還不辜負一身的本領，可是你自己却飽受些風霜困頓之苦，我總看師兄你應該另尋進身之路，憑你這身本領，何愁不能顯親揚名，你看那一般庸庸碌碌的人，反倒高官得作，駿馬得騎，真是天道不公，我看着真是不平。石金龍聽到他這種話，不由一笑道：秦小姐，你真是官宦人家的姑娘，熱心利祿，認爲不須要腰金紫綬，蔭子封妻，那才算英雄得志，你那也未免看得過偏了吧，因爲你不是一個平常富室千金，我認爲你一身武功本領，得自名師傳授，雖則你不肯說出門戶來，我大致已經猜出，你多半是衡山派，玉清菴門下所傳，你既然是武林中人，也應該知道我們最忌的熱心利祿，我現在秉師門規誡，行道江湖，無家無業，雖受些風霜飢渴之苦，我反覺得心頭上十分乾淨，暢快，不被那富貴之氣薰染，正是我如願以償之時，所以人各有志，不能一樣了。秦小姐你認爲我很苦，我自己倒覺得很甜，這正是那道不同

，不相爲謀，我這寒齋小舍，看起來實不配疑待你這富室千金了。秦梅貞腮邊含着微笑，抿着嘴只注目看着石金龍，靜靜的聽着，直等到石金龍把話說完，微把頭點了點，嫣然一笑，向石金龍道：石師兄，你這人也有些過分無禮了，怎麼當面罵起我來，你看我全身從上到下那裏帶着富貴之氣，富室千金，官家小姐，會肯像我這麼放肆的麼？你怎麼竟自說我不配往你這清高俠士的屋中來坐麼。石金龍道：不錯，你一片天真，你的衣裝打扮，也是很洒脱大方，不像綺麗叢中人，不過你話說的，我實在覺得你認爲一個男子，不取得功名富貴，就不足光耀門楣，我這心直口快的人，實在不服這種話，言語冒犯，請你擔待吧。秦梅貞這時反把笑容盡斂，很莊重的說道：石師兄，我是故意相戲，用那種話來試探你的心胸志氣，你果然志趣不同俗流，我雖然生爲女兒身，我絕不肯把我當作女子來看待，我愛惜武功，也正是討厭那富貴人家的女孩子們，自幼埋在脂香粉氣綺麗叢中，那種人有什麼用，我雖然也沒念過什麼書，不過略識幾個字，我深慕一般俠女們，以一個女子也敢作些驚天動地的事業，爲闡門中的女兒吐氣揚眉，所以我雖然生長在富貴之家，父親既有家財，又作過一任官，可是我把富貴兩個字，看成糞土一般，我自己很幸運的就是我家中也是愛惜武功的人，才能夠叫我一一個姑娘人家也練就一身本領，更遇一位名師，傳授我劍術，我總想着，不要把我十餘年的苦功夫白白的糟踏了，師父傳授我武功劍術，我若是依然戀着那富貴人家的享受，我太辜負了師父教導我之恩了，我自己早有志願，情願仗着掌中這口劍，走入江湖道中，爲人間多雪些不平的事，那樣去作，多麼快意，不過石師兄你想，我考父在堂，他那肯容我那麼任

性，和師兄你在這裏萍水相逢，我看出來你是一個會得名師傳授武林中名手，不過我雖練就了一身功夫，江湖上的事，我是一些不懂，對於武林中門戶派別太多，我辨認的不十分清楚，所以到現在我猜測不出你究竟是那一派的門下，我和你動手過招，你的拳術上顯像是少林派的宗法，可是你的劍術決不是少林派所傳，顯像是瀟湘劍客「一字慧劍」的家數，在我猜測的這兩派中，全是我武林中受人尊崇的正大門戶，我越發的敬重你，我能夠和你結爲朋友，我實在是認爲我一生最幸運的事，只不過石師兄你過分的拘謹，我怕的是引起了你的懷疑，我倒不敢過分的和你親近了，石師兄你既然已經看出我的劍術派別，我也不再瞞你我實在是衡山玉清菴的門下，一塵菴主就是我的恩師，不過我未能得着菴主四十九手伏魔劍的心法，這是我引爲遺憾的，可是師兄你一定能夠知道在這種門戶下的弟子，誰敢錯走一步，衡山派的門規是多麼嚴厲，所以我秦梅貞蒙菴主的恩惠，收爲弟子，這是最難得的事，我焉敢稍犯門規，自取殺身之禍，我十分敬重師兄你老誠持重，武功造就實在比我高，我願意和你結爲忘形之交，師兄難道還懷疑我麼？石金龍聽到他自己說出果然是衡山玉清菴一塵菴主的弟子，自己倒也放了心，和他來往決不致再招出物議來，因爲武林中對於這位一塵菴主 全是十分敬畏，就是他劍術出神入化，他的門規至嚴，這多年來，門下弟子沒有一個敢犯過門規，這秦梅貞小姐，是他的弟子，自己更是瀟湘劍客的門下，何況少林僧靜虛方丈更是自己的恩師，自己和他在一處鍛鍊些功夫，互相切磋，當不致招到別人的談論和輕視，石金龍覺得十分痛快，肅然起敬的道：這一說起來，我倒大胆的招呼你一聲師妹了，你原來是一塵菴主的

女弟子，我也不必相瞞，我曾拜在瀟湘劍客的門下，少林僧靜虛老方丈，更是我的蒙師，我們論起門戶派別來，我們兩下的師父，又全是道義之交，我倒無須再拘束那些俗禮了，秦梅貞聽到石金龍說出他門戶派別，也是十分高興，立時顯得格外親熱了，秦梅貞又問起石金龍的家中，石金龍在這種地方可不敢盡情吐露自己的出身來歷了。因為現在詢訪仇家，對於秦梅貞和那仇人同姓，倒還沒起疑心，只是現在口頭上露出風聲來，那鎮山虎秦大彪手下的人很多，萬一知道自己再訪他報仇，自己還未能下手，就許反遭到他的暗算，所以對於家鄉住處沒肯說出，只說道：自小父母雙亡，所有的家產被族人謀奪，幸虧是被一位少林高僧收留在身旁，把自己撫養大了，孤苦一人，因為那位老師父他認定了我不是佛門中人，所以不肯收留我作佛門弟子，其實像我這樣漂泊無家，我早就認為我應該捨身佛門，皈依在三寶下，作個佛門弟子，豈不乾淨。可是師父不肯收留我，到如今我漂泊江湖，孑然一身，也和出家人一樣麼？秦梅貞不由嘆嗤笑出聲來道：石師兄你這完全是矛盾的話，你這無家可歸，就把自己比作了出家的和尚，其實相差太遠了，人家出家的和尚講究清靜無爲，你這到處惹禍招災，你還想修行，我若是老師父也不願意收你這個弟子。石金龍被他說得也笑了，遂接着說道：後來我師父把積修外功的功德作滿了，他回轉了少林寺，從此不再下山，可是並不准許我跟隨他去，我遂漂流到各處，竟自又遇到瀟湘劍客，他也把我收在他門下，算作寄名弟子，因為我已有本師，在他門中練到三年，我很願意追隨在他身旁，隨着他在江湖行道，只是瀟湘劍客的性格更古怪了，他一生遊俠江湖，慢說我這不中用的徒弟，就是他同門

師友，他從來也不肯和人家來往，任憑遇到多大艱難困苦的事。也要獨斷獨行，我只從拜別瀟湘劍客之後，決意的捨身江湖，把我這一身所學，仍舊報答那授藝的恩師，本着他們的心願，盡自己的力量，作些濟困扶危的事。我這種萍踪飄泊，任意所之，無意中來到鳳陽地方，竟在這裏耽誤下來，只爲還沒到鳳陽之先，風聞得這一帶有綠林人盤據着，地方上出了許多重案，始終沒有緝捕着作案的人，我來到這裏之後，入手訪查，仍然也得不着確實的消息，那麼這綠林人定是扎手的人物了，只是近來才遇到有一些可疑的事，沒得着他真憑實據，我還不敢就下手，所以暫時在這裏耽誤下來，這裏我也未必能夠久居下去。秦梅貞聽他說到這兒，眼珠一轉，向石金龍道：你在這鳳陽地面，有什麼地方看出可疑的人物，我要猜一下，是否我也能注意到了？石金龍微搖了搖頭道：只怕你未必對這些事就肯關心。秦梅貞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石師兄你不要輕視人，這些天看到山根下有一個農家十分扎眼，怎麼看怎麼不像種莊稼的地人，真正是好人壞人還不敢斷定，尤其是那老頭兒目蘊精光，這在我們練武功的人定能看的出來，他定是對於武功造就已經超過了平常的江湖身手。石金龍點點頭道：師妹你還是真有些心路，不錯！我也認爲這一家人的路道不對，我會經十分注意到他，夜間我也曾去探查過，只是還得不到他真憑實據，怎能冒然動手？秦梅貞道：師兄你這回大約決不會看走了眼，恐怕那老頭兒和那年輕的夫婦，全是江洋大盜，故意的隱蔽着形跡，在這裏暗中作起買賣來，我們若是下些功夫，我想不難查出他的真像來，師兄你不嫌我無能，我要幫助你辦辦這件事。石金龍笑道：我沒聽說過一個官門千金小姐出來拿賊辦案，你這是



爲什麼許的？秦梅貞帶着輕噴薄怒的說道：「石師兄，你再這麼奚落我，我可真惱你了。」我生長在這種人家中，叫我有什麼法子？可是我個人有個人的性格，我家中任憑是怎樣家財富厚，官高極品，又與我有什麼相干？石金龍道：師妹不要生氣，恕我失口了，可是我始終沒領教老伯的官諱怎樣稱呼？他曾作過那一省的官職？秦梅貞微搖了搖頭道：你既是最討厭富貴中人，你何必打聽這些作什麼？我父親也不是什麼封疆大吏，只不過作了幾年總鎮，我家中原有家財，倒還不是貪贓枉法得來的家私，我父親已經厭倦了官場中的一切，所以在這鳳陽府落了戶，自己要享兩年清福，更不再和官場中來往，也不願意再提起他過去的事，我不便告訴你他的官諱了，好在說出來也絲毫沒用。石金龍道：好吧！我不問了，我原打算既和師妹你不斷的來往着，我願意登門拜望老伯，將來也好常常的和師妹相見。秦梅貞道：這種念頭你不必動，我父親性情很是古怪，這幾年住在這裏，不是他心裏最喜歡的人，決不願意相見，你若是登門後望他，遭到他的拒絕，更覺難堪，那一來連我跟着全覺面上無光，你若想找我去時，只管去，並且地極好找，在三山街，離開街口玉帶橋旁，路東裏，在一個道邊上，有一所極大的宅子，後面園林佔地頗大，那就是我的家宅，你只從拜面花園子進去，後面丫環婆子他們不敢不聽從我的話，我父親決不過問他自身以外的事，因爲我在家中，任憑我怎樣，決沒人干涉，我的行動。石金龍點頭道：改日我定然到宅中相訪，兩人談談講講不覺已過了三更，還是石金龍陪着笑臉的催促着，秦梅貞才告別而去，石金龍在他走後，反覆思量，這真是意想不到的遭遇，看他的神情舉動，雖然是過於酒脫大方，可是不失天真之氣，

我流落江湖能夠得遇這麼個女俠，並且他和師門中很有淵源，只要我把脚跟立定，不致於把我的意念動搖，倒不妨和他結爲知己，石金龍他這種信念是很正，但是他雖則曾得兩派武師傳授，學就一身本領，可是他總算是初入世途，經驗閱歷全差得多，無形中他已經墮入情網，他自己絲毫並不覺察到，後來見到了不共戴天之仇的秦大彪，那可是他生死關頭，若不是兩派恩師成全他，他幾乎把一生事業完全斷送在今夜，一念之中。

## 第六章 恩愛冤家深宵覓盜跡

到第二日天已放晴，石金龍不知不覺中，竟想到秦梅貞昨夜相訪，他一個大家閨秀，又是一塵菴主之徒，肯對我這個流浪江湖飄泊無依的人垂青，我怎麼不去回拜人家？豈不顯得我不懂得禮節？何況自己決無絲毫雜念，自己若是那麼拘束起來，反覺得小家氣。他遂換了幾件剛乾淨的衣裳，夠奔北關內三山街，才走到玉帶橋旁，見秦梅貞牽着一匹牲口從對面走來，看到了石金龍趕緊迎上前來，招呼道：石師兄，你這是到那裏去？石金龍：我來到鳳陽地面，始終沒到師妹家中拜訪過嫌失禮，今日趁着雨後新晴，特來看望師妹，真是巧，師妹你遊興真豪，這麼早又到郊外去遊玩麼？秦梅貞點點頭道：昨夜我不是和師兄說過麼？陰雨連綿，把人悶死，你看今日這一放晴，碧天如洗，天地全顯着清新了，所以我早早起來，要到郊外看看雨後山林，師兄你竟肯破天荒的來相訪，真是難得的事，我的遊興倒要被你打斷了。石金龍道：師妹既是要到郊外去，我不妨改日再到府上拜望。秦梅貞道：你既然肯來到這裏，那好過門不入。說到這兒回身用手一指道：師兄你看過了玉帶橋不遠，那邊就是我的家中，師兄隨我去，到家中小坐片刻。我們一同再到郊外去。石金龍點點頭遂跟着秦梅貞一同走過玉帶橋，離開玉帶橋一箭多地，在大道邊上一所極大的宅子，並且遠遠已經看到這所宅子有極大的園林，果然秦梅貞說的不錯，看這形勢這秦梅貞果然是做官的人家，可是走到這所宅子前，秦梅貞不奔正門，反領着石金龍夠奔後面花園子，到了園門附近，一坐高大

的欄欄門，一個老人家正在那打掃着門裏一帶，聽得馬蹄聲響，趕緊把欄欄門了避開，着問道：小姐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一眼望到後面跟着的石金龍，不由一怔神，秦梅貞忙說道：這是我石金龍師兄，才來到這鳳陽地面，恰巧在路上相遇，我把師兄請到家中，往後石師兄是不斷來的，你知道大人那裏輕易不肯見生客人，我不好去麻煩他。那名老人家諾諾連聲的答應着，把牲口接過去，牽過了園門，秦梅貞領着石金龍往裏走來，這所花園子地勢很大，山水亭榭佈置得十分幽雅，秦梅貞指點着各處叫石金龍看，石金龍不住的贊美着，穿着一處處的花棚草徑走出好遠來；見前面正守着一片荷塘，有一片萬字迴廊，正在這荷塘邊上，順着迴廊走過去，有一所雅潔的房子，有三間長，前面帶五尺寬的走廊，背後倚着一片竹林。屋前正對着荷塘，秦梅貞用手一指道：師兄我就往在這裏，你看這片花園子怎麼樣？石金龍道：我來在鳳陽地面，也有許多日子了，尙沒看見這麼大好園林。秦梅貞說道：這片宅子，連這所花園，原來不是我家建築的，我們也是客居，我父親做了這些年官，近兩年來，對於官場中厭倦了，在鳳陽地面住了些日子，這所花園子連前面那所宅子，全是曾做過吏部尚書藍雲台所遺留，可是他起造了這所園林之後，老尙書享受沒有了多年，就已去世，子孫不能克承基業，家道敗落下來，就被我父親把這所宅子買了過來，在這玉帶橋要問起我們來，恐怕沒有人知道，只要是提起藍園來，這鳳陽地面沒有不知道的。說話間，已經走進那片精舍前，秦梅貞却招呼道：小蘭你在做什麼？有客人來了。裏面答應了聲，緊跑了出來一個使女，年紀有十四五歲，跑下了走廊的台階，招呼道：小姐怎麼這麼快就回來了？秦梅貞道：

不用你多問，趕緊去泡茶，遂陪着金石龍走進了精舍。這屋中收拾的好生富麗，金石龍雖然出身寒微，因為跟隨少林僧靜虛方丈，和瀟湘劍客多年，受到了兩位恩師的化育薰陶，這種氣魄非常大，所以對於這種堂皇富麗的一切陳設只淡然的看了看，決不感到羨慕而驚異贊美，落坐之後，那個使女小蘭獻上茶來，金石龍道：師妹我既來到這裏，總得去拜見老伯父才是。秦梅貞道：師兄，你不必多禮了，我家中這種情形，若是叫外人看起來，頗能引起疑心，一個官宦人家，竟自這麼放一個千金小姐和外人來往，却道他父親決不知會一聲，其實我這家中的情形就難跟一般平常人比併了，我自幼喪母，父親把我撫養大了的，我們是武士家風，所以我自幼在父親面前就練了些功夫。後來拜在一塵菴主的門下，越發的把我引入武林中，自己決不拿當平常的女流看待，我父親自從辭官不做之後，也不知他爲了什麼，竟自閉門靜養，不是最知己的朋友，他決不肯相見，就連我這親生的女兒，他不呼喚我決不許到他面前去，雖是父女形同陌路，他對我毫不關心，所以我也就一切事不再去問他，好在我授藝的恩師，是武林中成名的人有他的門規約束了我，我雖是現在形同飄泊無依的人一樣，但是我有師門的規戒擺在心頭上，任憑我怎樣的去，自己總是安心，所以師兄你到我家中，雖見不到我父親，用不着不安，日子長了，你也就看出我這家中的情形了。金石龍聽着覺得十分離奇，只是你既這麼說着，那好追問，遂和秦梅貞談論到別的事，問起他當年和一塵菴主學武功的情形，兩下裏全是名門弟子，一論到武功劍術，立刻覺得興緻勃然，兩下裏談談講講，不覺已到了中午時候，秦梅貞再不提出去遊玩，更預備了飯

，款待石金龍，饋饌雅潔，做的十分精緻，在飯後秦梅貞更和石金龍在花園中練了半日武功，兩人拆拳對劍，全是十分高興，認爲兩人的功夫，只要這麼互相切磋起來，定然有極大的進步，直到天晚，秦梅貞還要留石金龍用過晚飯再走，石金龍遂一再的告辭，說是改日再來叨擾，秦梅貞把石金龍送出園門，告訴石金龍往這裏來時，只管招呼那個老人家，他叫李福，不用叫他去通稟，自己進去，免得麻煩，石金龍答應着，遂回轉了青林觀，自己回到觀中之後，反覆思量，對於這個師妹秦梅貞的身世，真有些猜不透了，舉動神情，完全是大家之女，可是家中只有一個老父，父女竟自誰也不見誰。任憑一個姑娘人家住在一大花園子裏，不聞不問，真是出乎情理的事，並且秦梅貞對於他父親的事，頗露着不願意提他，這倒是怪事了。石金龍只是想不出個道來，第二日秦梅貞又早早的來訪石金龍，兩人一同在郊外遊玩一番，石金龍忽的想起靠山根底下住的那個農家十分可疑，遂對秦梅貞略說出自己對他們注意的情形，秦梅貞微微一笑道：「師兄，人家一個安善良民，你就這麼隨意的把人家看成不是好人，那也未免太於武斷了，石金龍道：我從來在江湖道中，十分謹慎，何況我經驗閱歷，全夠不上，我更不敢多惹是非，這個農家就讓他不是綠林盜中人物，他定然是隱跡風塵的武林能手，自己遂把那夜探查他們的情形，也說與了秦梅貞，秦梅貞點點頭道：這樣說起來，倒真得我們注意了，可是我總認爲「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還是少管這些閒事吧，石金龍本來對秦梅貞說這件事，也是信口一談，話風轉到別處，這兩人暢遊一番，各自歸去。又隔了兩三天的工夫，石金龍也沒去訪秦梅貞，秦梅貞也沒

到青林觀來，這天石金龍在一個傍晚的時候，信步走到玉帶橋，想着到秦梅貞家中去找他，才走過橋邊，這時已經暮色蒼茫，炊烟四起，石金龍見這橋邊一帶碧綠的田野，向遠處望去茅屋櫛比，籠罩着一片薄霧，襯托着那希疎的樹林，倦鳥齊飛正在歸巢，遠遠的那農村中，從那草屋上湧起縷縷的炊烟，這種晚景如畫，自己在欣賞這種美景下，遂在那裏站住了，忽然聽到一陣馬蹄聲響，因為在青林觀住了這麼多日，輕易還看不到有騎牲口的，只有秦梅貞家中養着幾匹好馬，疑心是他出來，一回身可是這匹牲口已經到了橋邊，走上了玉帶橋，石金龍用眼角一掃之間，見是一個四旬左右的男子，這人的面貌雖沒有仔細的注目看，可是只這眼光一掃下已然心中騰騰跳個不住，這人分明是青狼堡秦大彪家中的那個武師呂子彬，當日曾和他動過手，雖則事隔多年，自己對於這種人焉能忘掉。石金龍趕緊把頭轉過來，仍然望着野地裏，好在那馬上的金砂手呂子彬，他並沒注意道旁的人，馬走的快過了玉帶橋，更把韁繩放開，如飛的奔向城裏的大路，這一來石金龍就把往事兜上心頭，自己想到此人竟在此處出現，莫非那鎮山虎秦大彪也落在這一帶麼？懷仇十年，天涯海角的找尋他，真若是在這裏能夠和他遇上，那真是天從人願了，可惜此時路上還有行人，自己不能緊自跟綴他，又不知他是從那裏來，到那裏去，不過在他那形跡上看來，決不是路經此處，因為並沒帶着行囊衣物，可是他既在這裏出現，我倒要上上工夫仔細的訪查他一番，只要再遇上他，決定不把他放走了，要從他身上追尋秦大彪的下落，自己反覆的思索着。竟自怔在那裏，可是天色越發黑暗了，現在心亂如麻，也不再訪秦梅貞，回轉青林觀，把過去的事全想起來，石

金龍這一夜是感慨悲憤，又恐怕這呂子彬也是此客居處，今日這一遇上他，也許就是這一兩之緣，輾轉不能成寐，直到天明之後，早早起來，才梳洗完了，忽然門外有人招呼，石金龍出去看時，竟是秦梅貞宅中的老人家，竟自奉他們小姐之命，給送來一個包裹，並且請石金龍晚飯前到宅中，他們小姐等待着，有要緊的事面談，問他包裹中是什麼物件。這老人家說是小姐並沒有吩咐什麼話，只叫我把包裹交給你，石金龍也不便再多問，他把這老人家打發了回去，自己就把這包裹拿進屋中，打開看時，竟是幾件新做的衣服，顏色清淡，樸素異常，倒是十分合自己的心意，並且衣服尺寸的大小，和自己所穿的差不了多少，那石金龍看到這種情形，反倒有些着急了，雖是和他從師門中論起來爲師兄妹，可是過去彼此間決不認識，在這鳳陽府地面，萍水相逢，漸漸和他親密起來，自己也喜愛他武功本領頗有造就，更是一塵菴主的門下弟子，師門的門規緊嚴，他的行爲上洒脫大方，雖是有不拘小節之處，好在自己是心懷坦白，決沒有半點雜念，覺着決不至於招到物議，可是他忽然對自己這麼關切起來，反倒叫自己不能安心了，石金龍對着這幾件衣服怔了半晌，方才拿定主意，還是早早的離開此處，免得惹出意外的牽纏來，喪名敗節，給自己造下無窮的隱痛，想到這裏，心神倒安下來，這一天也沒出門，到了夕陽西下的時候，才走出了青林觀，直奔玉帶橋，來到秦梅貞花園子前，老人家正在門前站立，迎上前來道：石師傅你來的正好，要不然我又得跑一趟青林觀相請呢！我們小姐正在裏面等候，我不給你老通報了。石金龍點點頭道，多麻煩老管家了，自己遂向花園子裏邊走來，遠遠的已經望見秦梅貞正從一座花棚前轉過來，在這



夕陽反照中，看到秦梅貞脂粉不施，淡裝素服，更覺得比較往日秀麗，她走着來到近前，招呼道：師兄，你怎麼到這時才來？叫我好等，石金龍含笑點頭忙答道：我覺得天色還早，我才想着師妹因為這兩日晚上的月色甚佳，又要和我操練劍術呢。秦梅貞道：我有事和師兄你商量，請裏邊坐吧！遂轉身引路，石金龍隨着他走進精室，只見在地當中已經擺好了一張月亮桌，上面放着幾件精緻的小菜，石金龍就是一怔，自己反把面色沉着，很恭謹的坐在了靠窗前的椅子上。那個使女獻茶之後，秦梅貞道：師兄那幾件粗布衣裳穿着可體麼？石金龍忙正色說道：多謝師妹，我雖然沒有許多衣物，平常穿用倒還沒有短少，師妹往後千萬不必這麼破費，並且我和師妹在此相遇，我們兩下的恩師全不知曉，更兼師妹和我往來，老大還人不知道，我們雖然一切事上問心無愧，可是也得緊防物議，不要因為一切小事上落了閑言，那未免就要叫人痛心了。秦梅貞聽到石金龍這個話，不由的面色一沉道：師兄你這個話，我可不可以為然，我們師兄妹全是在武林正大門戶中出來的弟子，我們門規那麼嚴，誰敢拿自己的性命做那無所謂的犧牲，我因為師兄你客館蕭條，難免有不便之處，所以我叫人替你裁製了幾件衣裳，以同門師兄妹之誼，我才敢這麼做，就是叫師父看見，又有何妨？師兄你若是在這多疑，可就叫我秦梅貞置身無地了，石金龍也覺得自己的話說得過於莽撞了些，反倒後悔自己不善於詞令，本是一番好意，反倒惹得他不快起來，這是何必，自己趕忙把面色和緩下來，含笑說道：師妹你要多担待我，是不會說話的人，其實我正是尊重師妹你的品格，所以才這麼直言無忌，這未免太辜負你一番好意了，可是師妹你究竟有什麼事和我商量？秦梅

貞道：任憑什麼事我也不敢和你再商量了，師兄你是一個誠樸謹慎的君子，我這種不拘禮節的行爲，恐怕俟後更要多惹師兄你懷疑了。石金龍趕忙的陪着笑臉道：我幾句話說錯，師妹你就不能相諒，這鳳陽地面我只好告別了。秦梅貞這才一笑道：師兄你原本是行道江湖的俠士，天地吾廬，四海爲家，師兄要走，我那裏攔得住你，我爲你饒行吧！你看我未卜先知，早知道你離開此地，你沒來時，我已預備好了。石金龍道：師妹你別說笑話了。越這麼說我倒不敢叨擾了，師妹你這麼預備倒是什麼意思？秦梅貞道：方才那不過是笑話，只爲我父親有一個好友，好多年不見了，忽然到這裏拜訪，他老人家十分高興，今日特意的預備幾樣精緻的餚饌，忽然想起我這個女兒來，給我單送過一桌菜來，我一人享用，有什麼意思，所以把師兄你請來，叫你嘗嘗我們宅中大廚房這份手藝，也正是我們家鄉風味，石金龍點點頭道：謝謝師妹你，可是師妹你原籍究竟是那裏？我還沒問過呢！秦梅貞道：我們家鄉麼？叫我也有些說不清了，從我們上兩輩就是客居各處，在那裏多住幾年那裏也就算家鄉了。石金龍雖覺他話答的十分糲糊，認爲這種小事，勿足介意，這時使女們已經掌上燈火來了，秦梅貞遂請石金龍落坐，向石金龍道：師兄我們全是不許飲酒的，今日我們破例各飲半杯茵陳露，聊以點綴吧。跟着使女們獻上菜來，果然做得情緻異常，石金龍忽然想起昨日所見到的那個呂子彬，遂向秦梅貞問道：師妹，這一帶養馬主兒不多，我來到這個地方，住了這麼多日，除了師妹你常常的騎牲口，到郊外遊覽，始終沒看見第二家養馬的人，你們宅子附近可還有什麼人家也有好牲口？秦梅貞不由愕然問道：師兄你怎麼想起這個來？石金龍道

：我不過是隨便問問，因昨天看見一匹好馬，和師妹你宅中所養的差不多，這種地方騎馬的極少，所以看在眼中，十分令人注意，秦梅貞淡然的答道：或者也許是過路客人，行經此處吧，石金龍見秦梅貞答話時，神色上很不自然，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跟着也談到別的話，那秦梅貞却忽然想起山根兒底下住的那個農人，自己也看出他們可疑來，想約着石金龍在夜間去探查一番。石金龍覺着這麼和他來往，已非本意，深夜出去，雖然是本着俠義道的門規，要辦些行俠作義的事情，究竟對於這個師妹，總存着一分顧忌，自己想總要避免着外人的物議，免得招來意外的是非，遂說道：師妹，我看還是不必多事吧！我們真要遇在手底下發現什麼不平的事，不能不伸手管他，現在很可以少惹牽纏爲是。秦梅貞却帶着十分不滿意的神色道：怎麼師兄你已入江湖行道，遇上事這麼退縮不前，你真還不如我這個師妹，敢作敢爲呢。石金龍道：師妹，你不用拿話激我，那麼咱走一遭何妨。秦梅貞道：在師門學就一身武功，留着有什麼用，作些有益人羣的事，豈不痛快，他們在飯後又歇息了一刻，秦梅貞道：師兄，你還回青林觀不回？石金龍道：我不打算回去了，近山的地方，所住的人家，尤其睡得早，我們這時去，正好可以探查出些形跡來。秦梅貞道：師兄你沒有一點防身之物，你要用兵刃，我這裏可現成。石金龍道：我們又不是上陣對敵，何必非帶兵刃，師妹你願意作防身之用，盡可把寶劍暗器帶着，我就這麼去，諒無妨礙，秦梅貞道：也好，那麼師兄你先行一步，我去時就不叫看園門的人知道了，免去了許多麻煩。石金龍說道：我到玉帶橋那邊等你去吧。秦梅貞把石金龍送到草亭前，不再往外送了，石金龍離開秦家花園，走過玉帶橋

邊，在道邊上來回走着等待秦梅貞，可是這時耳中忽聽得一陣馬蹄響，石金龍趕緊隱身在道旁樹後，只見從大道的東邊，如飛的過來一騎白馬，雖然天氣在黑暗之中，可是這種牲口易於辨認，正是昨日所見的那個金沙手呂子彬，石金龍十分驚異！萬想不到今夜竟又遇到了此人，自己看他牲口走上橋去，從樹後轉身出來，安心要趕上他，看他是究竟奔了那裏，石金龍才蹤到玉帶橋當中，突然見秦梅貞從橋下橋欄旁騰身一聳，竄上橋來，說道：「師兄你好等了。」秦梅貞，一到，石金龍不好在追那呂子彬，可是兩眼還是盡力的望着那匹白馬的影子，見這匹馬已向師妹這片宅子的前面轉去，只顧注目望着呂子彬的後影，秦梅貞和他說話並沒有答聲，秦梅貞却哼了一聲道：「師兄，你這是怎麼？有什麼事值得你這麼出神的看着。」石金龍趕忙把精神收斂，含笑說道：「師妹不要見怪，我方才所說在這附近看到一匹好牲口，事情真湊巧，那匹牲口又是將從這裏過去，師妹你早到一步，就看見了。」秦梅貞道：「我雖然感是什麼重大的事情呢，雖說是江南養馬的少，但是這一帶北省的富商巨賈，顯官貴人很多，養好馬的也不算是什麼出奇的事，咱們走吧。」石金龍被師妹這麼說着，自己的事更無法向他說明，只得轉過身來隨着秦梅貞一同走下王帶橋，自己失掉這種好機會，心裏是十分懊喪，秦梅貞問到三句話，石金龍不過接上一句，幾乎又把這位姑娘惹惱了，石金龍再不敢想自己的事，只得提起精神來，在黑暗田野中，和秦梅貞施展開夜行術的功夫，秦梅貞居然腳底下功夫不弱，兩人一氣兒直到了山邊，這才把脚步放慢，石金龍道：「師妹，你倒真肯下功夫，你這腳底下實在是夠快的，真要走起長路來，我還許未必跟上你，師妹你看那邊不是還有燈

光麼？按方向來說，大約就是那個農人所住之處。秦梅貞也仔細的看了一下，果然不差，燈光正是靠山根前那個農夫所住處，石金龍向秦梅貞低聲囑咐道：在這人家的來路沒有判明之下，我們得把自己的脚步先站住了，不要惹出意外的麻煩來，因為江湖上到處隱跡着風塵中異人，一個應接不當，就要自取其辱，只要看出他是綠休中的人物來，任憑他多麼扎手，也一樣的動他，秦梅貞答道：師兄放心，我不會給你惹禍的，你只小心你自己吧。石金龍此來是實在是担着心，自己在江湖中雖然沒有多大經驗，可是行事上時時在謹慎着，決不敢有絲毫莽撞，因為個人裁跟頭事小，師門中的名譽要緊，這秦梅貞師妹，他雖然也入了俠義門中，究竟是富貴人家的小姐，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弄出禍來，不止於自己一身的危險，並且也給師門惹禍，此時囑咐他反招得他十分不服，遂不敢再和他多說，漸漸已經到了這農家人住房的附近。石金龍才待招呼秦梅貞，叫他把掩蔽身形之處打量好了，話還沒出口，突然見那農人家的屋頂上，竟發現一條黑影，在上面略一停已經飛聳出來，竟奔這邊猛撲過來，石金龍頗疑心是自己和師妹的行跡已被人覺查，這人既過來，定要立時惹起一場是非，可是秦梅貞居然沒等自己打招呼，已經輕輕一聳，在樹後隱住身軀，石金龍也把身形隱蔽起來，蓄勢以待，這人的身形很快，竟施展的是旱地飛騰術，身形矮着，竟從田壠上如飛的已來到近前，這人毫沒停留，竟自擦着石金龍停身的大樹前邊丈餘外，疾馳而過，石金龍放了心，可是秦梅貞已經輕輕一聳，竄了過來，向石金龍低聲招呼道：師兄，良機難得，我們還不跟綴下去等什麼，今夜定可看出他是何如人了。石金龍也想這屋中人，自己已經查看了一次，

身手上非常厲害，他今夜既然出去，定有所圖，倒是真應該跟綴他一番，定可看出他是否綠林中人物，遂低聲答了「很好」二字，立刻把衣衫下角完全提起，往上面一豎，完全捲住。一矮身，雙掌交錯，飛聳出樹林，直向那條黑影追來，秦梅貞也跟踪趕下來，這兩人可是要時時的隱蔽形跡，腳底下尤其不願意帶出聲音來。在這荒涼的野地中，望着那條黑影，穿着一處處的農田樹林，見他竟撲奔關廂一帶，石金龍和秦梅貞緊自跟綴着，幸喜前面這人絲毫並沒有覺查，漸漸的已經到了有人家的地方，此人的道路很熟，見他一入鑊臼？竟撲上了民房，可是十分詫異的是他竟不奔那城市中，竟順着北關外往西走了下來，這條道路正是直奔玉帶橋，決不通向別處，石金龍暗中盤算，真有這種巧事，遂把身形略慢了些，離着這人稍遠，向秦梅貞身旁一湊，低聲說道：這人怎麼這麼怪？竟和咱們走到一條路上來，秦梅貞道：師兄，你看熱鬧吧，多半就是想照顧我家的，他真要向我家中下手，這是他該着遭報應之時，我們還叫他逃出手去麼？兩人低聲計議，腳底下可沒停，工夫不大，已經到了玉帶橋，那人飛聳上橋的當中，猛然身形一停，却站在那裏，往四裏張望了一番，石金龍跟秦梅貞趕緊把身形全隱蔽在道旁，此時石金龍和秦梅貞全看到這人，正是那老農人，他這種穿章打扮，真看不出他的路道來，依然是田地間所看到的那身家常衣裳，也沒有帶兵刃，隱約的見他肋下跨着一個布袋，這時也已經一聳身，竄上牆去，秦梅貞趕緊的竄到了石金龍的身旁，低聲說道：師兄你看他分明是綠林中的人物了，我們既然已經纏上他，我看不如竟自動手，只要把他圍住了，不叫他走開，我們也不願意過分的難爲他，只叫他離開此處，鳳陽地面不許他

停留下去，我們也算是大仁大義了。石金龍急忙的答道：師妹既然已經縵上他，我們要看出他的行為來才好動手，若不然我們被人問住，沒有真贓實犯，焉能冒昧的動手，不要耽擱，你看他已經出去十幾丈了。石金龍更不再等秦梅貞答話，已經一聳身，也竄下橋去。藉着路旁的樹木隱蔽身形，聳躍如飛，追趕下來。秦梅貞却也把脚底下的功夫，盡量的施展開，輕登巧聳，緊隨着石金龍的身旁，石金龍暗暗懷疑，師妹怎麼這樣一些夜行術的規矩不懂，兩人一同追趕這種江湖能手，那能合到一處，萬一前面這人已經覺察有人跟蹤，猛然把暗器發出來彼此全不易閃避，石金龍雖然心中這麼想着，脚下沒停，也無暇的示意秦梅貞，這時過了玉帶橋已經有兩箭多地，只見前面那人竟自撲奔了秦梅貞家中那所宅子，這一來石金龍還認爲真是萬幸，竟自運般湊巧，今夜下手探查他，正趕上他要向師妹家中下手，這倒很好，我們正好看他用什么手段敢在我們頭上來施展手段。這時秦梅貞忽然脚底下用足了力，騰身聳起，也不再掩蔽身形，往那大路的當中一落，身軀更連連聳起，離着那老農人還有兩三丈，秦梅貞竟自一揚手，三粒鐵蓮子向那農人打去，石金龍見師妹不肯聽自己攔阻，冒昧的把暗器發出，自己着急也無益，竟在他鐵蓮子打出之後，那老農人身手十分矯捷，斜着一轉身，把三粒鐵蓮子閃開，低聳喝斥道：大胆的丫頭，敢暗算老夫。這時秦梅貞却不敢過去動手，口中却喝斥了聲：老賊，你到這裏來。立刻一斜身，已經向東南的一片野地如飛的走去，石金龍好生疑惑他這種的舉動，既想動手，反倒要離開這裏，這是何居心，自己已經預備也跟着他現身，和那個老農人動手的，此時倒把身形縮住，容得那老農人已經追趕了秦梅

貞下去，自己這才飛身聳起，隨後追趕下來，見師妹秦梅貞順着玉帶橋旁那條河岸上，斜着東南出去，有四五箭地，到了一片松林旁，竟自把身形站住，那老農人也跟踪趕到，石金龍却遠遠的站住，藉着河堤上的柳樹掩蔽住身軀，倒要看看師妹秦梅貞，把這老農人引到此地究竟怎樣對付人家。這時那老農人却丁字步一站，把兩手一攤，神情自如的向秦梅貞喝問道：「一個年青的女子，深夜之間竟自無故的向老夫發暗器，你是何居心？」秦梅貞這時却也厲聲說道：「我這玉帶橋以東，就不許綠林道在這裏伸手做買賣，這鳳陽地面連出的幾件案子，不問可知，全是你一個人辦的了，今夜被你家姑娘遇上，我也不想叫你到案打官司，我只問你是久在那龜練上的綠林盜，來到這鳳陽府，竟敢這麼目無國法，任意猖狂，你家姑娘本着師門的門規，就要來多管你的閑事，你就報出你的「萬」子吧。那老農人竟自放聲狂笑道：「這倒很好，老夫在江湖道中，也闖蕩了一生，真還沒有遇上敢像你這麼出頭攔阻我的，鳳陽府地方這幾件盜案，你要算在我的帳上。我也倒願意承當，不過你既不在官府應役，何況又是個年輕姑娘，就憑練過幾年的功夫，竟敢出頭，多管江湖道中閑事，你先把你門戶說清了，我倒要看看你是何人的門下，我才能報出我的萬兒來。秦梅貞厲聲喝斥道：「我因為你是久闖江湖的朋友，才肯和你這麼好說好講，我用不着在你面前表白我的門戶派別，我就憑背後這口劍，我就不容你在鳳陽地面任意橫行，你敢在姑娘面前這麼無禮，我倒要叫你見識見識了。秦梅貞一抬手，亂劍柄，一指一接陸叭實，把寶劍撤出劍鞘，口中喝喊聲，你不肯好好講話，我只有這麼對付你了。說話聲中，身形往下一矮，已經猛身而進，掌中劍，「仙人指



踏」向老者的胸膛上點來，這老者又是一聲狂笑，身形往左一斜，右手駢食中二指，反向秦梅真的劍身上點來，秦梅真驀地一驚，腕子往下一翻，變招爲「撥草尋蛇」向老者的雙腿上削來，這老者左肩躍往左一沉，右腳已經跟着滑出，身形像旋風般已經轉過來，反欺到秦梅真的背後，口中却喝了個「打」字右手的雙指向秦梅真的肩頭上便點，秦梅真一劍削空，這老者身形反欺到自己背後，知道遇見了勁敵，急忙往前一上步，「玉蟬翻身」式，掌中劍倒栽垂柳，這口劍翻起來，正向老者的右臂上截來，秦梅真這種劍招，變得也是靈活異常，那老者右臂猛往回一撤，把秦梅真的劍讓過去，左掌從下面翻出，竟向秦梅真的右臂下掠來，秦梅真見老者竟用的是武當派截手法，這種功夫，是武當派的一種絕技，專能夠空手進兵刃，並且凡是使用這種武功的，全是在武功中有極深的火候，才敢臨敵，這樣施爲，秦梅真越發的心驚，自己原本知道此人決不是綠林道，還沒想到准是這種名門正派，這一來不把一身所學盡量的施展出來，恐怕要反被他掌力所制了。秦梅真這時把師門所學，衡山派的劍術，施展出來，這四十九式伏魔劍，在秦梅真雖然火候不到，功夫不純，可是這種劍術的劍招，却是十分厲害，這老農人施展這趨截手法來對付秦梅真，先前還存着戲弄之意，要看看這麼個年輕的姑娘，有多大的本領，竟敢這麼大胆的干涉江湖道中人，此時看到他把劍術一變，所施展出來的劍招，竟是衡山派玉清菴所傳的四十九手伏魔劍的劍路子，這一來老夫盡量的運用出來，削，砍，攔，切，封，閉，擒，拿，抓，拉，撕，扯，括，挑，打，盤，駁，壓，攻手進退，虛實莫測，快若飄風，穩如磐石，他這種功夫，這麼盡量一施展，秦梅真雖則



而退，這鳳陽地面，就不許你再停留，今夜你總然逃出手去。我已認識你就是那山下的農人，我定要到你的家中找你，石金龍伸手既要動你，就不能叫你逃出手去，這時秦梅貞也緩過氣來，提着劍也聳身竄了過來，向老者說道：鳳陽府地面，無論如何，不許你再停留下去，你敢在此盡自逗留不去，你家姑娘也決不會放手的。這老者却狂笑了一聲道：我的事沒辦完，我焉能走開，現在恕我不陪，我先行一步了，他猛一轉身，身形已然飛聳出去，順着河堤柳蔭下，如同一縷輕烟，竟自直撲玉帶橋而去，這裏秦梅貞還要追趕時，石金龍已把他攔住，秦梅貞低聲問道：師兄，難道我們就任憑他發這種狂言大話，不敢再對付他麼？石金龍道：師妹，你要慎重一下，此人的武功手法很露出也是名家正派所傳，更兼他的舉動決沒帶出一些綠林道的行爲來，我們自不肯放手，儘逼迫出意外的情形，我們怎樣交代，對於他是否真個在鳳陽地面作案招擾，我們沒親眼得見，就是我們本領能夠勝過他，試問對他如何處置。秦梅貞道：我倒沒想到那些事，我認爲到這條路上來，多半是想不利於我家，我焉能再看着他在這一帶猖狂，真要是看他已經動了我們，我再對付他可就晚了，師兄，我們就是他暫時放手，也要看看他是否知難而退。說話間秦梅貞似乎很担心的，恐怕在這裏就攔誤事，竟自不再等石金龍答話，騰身聳起，向那玉帶橋撲過去，石金龍也只好隨他狂奔玉帶橋邊，他們說話不過三言兩語，並沒怎麼耽誤，兩人腳底下全是用足了力，絲毫沒有停留，聳躍如飛，已經到了玉帶橋邊，再看那老農人踪跡早失，不知去向，石金龍向秦梅貞道：師妹，算了吧！那老農人分明是已經逃走，我們不要再管他了。秦梅貞道：我不知怎的，總是不大

放心，你在這裏等我，到家中路過的張望一下，看看他是否真個的逃走了，萬一我家中有什麼動靜，師兄你也好助我一臂之力，師兄不要笑話我，真還不是他的對手呢！石金龍道：那麼咱一同去好麼？秦梅貞道師兄不必跟隨，連我也不敢明目張胆的到我父親所住的院中去，事情不準怎麼樣，我雖是一番好意，恐怕要招出我父親的不快來，他那脾氣古怪的厲害呢！師兄略候我，去去就來，秦梅貞一矮身，已經飛簷出去，石金龍看他情形，神色上十分張惶，自己真猜不透他是什麼心意，只好站在橋邊等待着，工夫不大，那秦梅貞竟自翻回來，到了近前，停着了身形，向石金龍道：還算很好！宅子裏安安靜靜，並沒有一些事情發生，師兄到這時我才算把心放下。石金龍道：師妹和那人動了半天手，也很勞乏了，你還是早早的回去吧！我也回青林觀了。秦梅貞含笑說道：不瞞師兄說，我今夜還是初次和人家對敵，雖則十分危險，可是我很高興，我這時回去反倒睡不着了，師兄你看月色甚佳，你我踏月而行，再談談不好麼？順路我把你送回青林觀，我再回去，倒可以好好的睡下了。石金龍皺了皺眉說道：師妹，夜深了，你到青林觀再一耽擱，恐怕就更晚了，倘若被道士聽見有許多不便，明日我到園中相訪如何？秦梅貞立刻帶出不願意的神色道：師兄你總是這麼拒人於千里之外，我若不是深知你的性情，我早就不能跟你來往了，我並沒說這時再到青林觀中，你何必這麼害怕，石金龍忙含笑說道：師妹你這可是多想，並不是不願意你到青林觀坐一坐，我只怕老伯那裏萬一在夜間有什麼事找你，豈不誤事，其實師妹你願意送我回去，我只有感謝了，咱們走吧！秦梅貞這才回曠作喜，二人遂走上玉帶橋賞玩這清幽夜色，這時三更已過，月

到中天，清疎疎的一片綠野，一條很乾淨的道路，兩旁邊植着松槐榆柳，直從玉帶橋出來半里多地，這條路上全有樹木，兩人緩步的走着，低聲談着話，倒也覺着心曠神怡，才走到這條大路的轉角處，再往北一拐，就是奔青林觀的那條小路了，因為轉角處兩人貼近了樹蔭下，石金龍突然的用胳膊一碰秦梅貞低聲招呼道：師妹你看，那邊有人來了，石金龍已然向樹幹後轉去，秦梅貞也跟着隱蔽住身形，這時只見從南邊橫道上，有兩條黑影，已看出是夜行人，腳底下很快竟自直撲往玉帶橋的這條道上而來，這倆人身形快敏，轉眼間，已到了轉角處，這兩人竟自也把身形略停了一下，借着樹蔭，隱蔽住身軀，把腳步放慢，石金龍在樹後仔細查看來人時，左邊這個正是那金沙手呂子彬，他身旁那人年歲却比他小得多，雖然辨不十分清楚，看出此人軀幹十分矯健，二人從樹底下慢慢走着，只聽那金沙手呂子彬低聲說道：你今夜好險，你不肯聽我的話，認爲我說的無足輕重，今夜可叫你親自遇上了，此人手底下十分厲害，師弟你還是早早的離開這裏，真要是折在鳳陽地面，我這作師兄的若是不來管你，也太以沒有同門的義氣了，可是我真個的管時。又怎樣下手呢？還是走爲上策。那人却冷笑一聲道：師兄，你胆子也太小了，難道我就被這老兒威脅住了麼？我本不想在這裏多呆下去，可是衝着他這一注意，我倒要和他較量較量手段了，就是栽在他手內，決沒有後悔，師兄不必管我的事，我明日決定的離開宅子裏，另找安身之處，我落在他手中算是認命，不然的話，我總得教訓教訓他，叫他嘗嘗蔣一爺的手段，也好警戒他，不叫他這麼目中無人，這人越走越遠，說的話已經聽不清楚了，回頭向秦梅貞打招呼時，見師妹仍在望着那兩個人

的背影，在那裏兒，石金龍低聲招呼道：「師妹，你在想什麼？這兩個人你可認識？」秦梅貞忙答道：「我怎麼會認識他們？」石金龍道：「師妹你既不認識，我告訴你，這兩個人中可準有一個綠林中人物，你要想見真憑實據，好在他們並沒看見我們，我們跟綴下去，倒要看落在那裏？」秦梅貞微搖了搖頭道：「師兄不怕你見笑，我終算沒見過大陣勢，方才和那人動手，我把力量全用盡了我們不要再管閑事了。石金龍此時見秦梅貞說話，一反他平日的情形，這麼畏首畏尾，遇上事竟不肯作，可是方才遇到那個老農人，他竟自不顧一切的楞敢和人家動手，現在想他跟綴這兩個，他反倒擺脫起來，這真是怪事，心中雖然懷疑，因為自己的事，又不便向他說出，也不肯立時拋開他追了下去，這一耽擱，那兩個人已經走遠，石金龍想到在這玉帶橋已經兩次遇到金沙手呂子彬，這一帶定有他落腳之處，我又不是立時想離開鳳陽府地面，只要我下些功夫，不會綴不上他，何必這時惹師妹的不快，想到這裏，只得說道：「師妹，既是不願意多事，我也不必多惹是非了，天色不早，師妹請回吧！咱們明天再見。秦梅貞遂又往前送了一程，直看着石金龍走上了奔青林觀的大道，他才轉身回去。石金龍認爲所遇的事，頗有些離奇，但是對於秦梅貞個人身上却絲毫看不出他一點不好來，只覺着他是一個奇女子，既有一身武功本領，更是灑脫大方，絲毫沒有那種俗女子的那種作做，自己對於他只有敬重，處處覺得他是一個天真豪俠的女子，自己回到青林觀，對於這金沙手呂子彬，兩次在這一帶露跡，認爲是適逢其會，不足爲奇，只有山脚下那個農人，頗覺担心，到此時也不敢斷定他究竟是怎麼個路道，到了第二天，自己不知不覺的又想起去訪秦梅貞。石金龍陷

身情網，所幸尚能振拔，而秦大彪似有所察，石金龍暗試身手，老捕頭躑盜失利石金龍義易有頭，惡黨示威青林觀，斷情絲二次復仇，金沙手威脅孝子，鐵臂功立斃秦大彪，秦梅貞割愛鬥金龍，一清片解冤釋怨，遵師命揮淚聯姻，以上事蹟請閱「錢塘雙劍」即可盡全篇離合悲歡之結局。

（龍鳳雙俠完）

---

---

|         |
|---------|
| 版 權 所 有 |
|---------|

|         |
|---------|
| 不 准 翻 印 |
|---------|

著 作 者 鄭 證 因

出 版 者 元 昌 印 書 館

發 行 者 張 大 椿

發 行 所 元 昌 印 書 館

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二〇三號  
電 話 : 九 三 六 八 〇 號

一 九 五 〇 年 五 月 再 版

---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7352B

